

## 目 录

編者的話

- 拾軍資料零拾..... 刘厚澤編( 1 )
- 辛亥后之四川战記 ..... 楊兆蓉( 1 )
- 刘存厚叛乱始末記 ..... ( 92 )
- 岐鳳战事記..... 張 銘(104)
- 桂系匪帮在广西解放前后的罪行..... 李朝顏(121)
- 庙街的回忆..... 陈拔口述 陈鐸筆記(141)
- 中日兩国外交使节表 ..... 林秀华(145)

## 編者的話

本期共有資料七篇其中：

《辛亥后之四川战記》《刘存厚叛乱始末記》和《岐鳳战事記》三篇主要記述五四运动前后四川和陝西的軍閥派系及战争。从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主义派系和北洋軍閥的斗争，也可以看出軍閥相互間爭权夺地的肆杀，更可注意的是这两种斗争时常糾纏在一起形成錯綜复杂的关系。这些資料中的論断和叙事并不完全妥当，其出于軍閥幕僚的手者更为荒謬，但是从这里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情况，也揭露了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的罪行，和軍閥混战帶給人民的痛苦。可供研究北洋軍閥統治时期历史的参考。

《庙街的回忆》是一篇简短的記述。文中提供了一些中苏人民并肩抗击帝国主义，和中苏人民友好的情况。也揭露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一些罪行，和北洋軍閥随从帝国主义进行反苏的活动。

《桂系匪帮在广西解放前后的罪行》一篇，具体地揭露桂系匪帮依靠帝国主义与人民为敌的种种罪案。帝国主义和大地主买办阶级，从来是殘害我国人民。1949年我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又組織土匪，派遣特务来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設。这一类反革命的罪証还須繼續揭露。

《捻軍資料零拾》，为有关捻軍在河南汝南府活动的一些文件。对于我們了解捻軍佔領区域的情况，如人民生活安定，如各寨单独活动并無統一的組織，以及了解清軍的殘酷屠杀和破坏人民革命的种种陰謀都提供了材料。对于我們研究当时人民为什么拥护捻軍、参加捻軍，而捻軍各寨为什么又为清軍各个击破，有参考的价值。

## 捻軍資料零拾

刘厚澤編

### 資料的来源和說明

捻軍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一支强大的农民起义軍，直至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捻軍声势还十分浩大。其中被过去反动封建統治階級所称为东捻軍部分，是由太平天国遵王賴文光和太平天国封为魯王的捻軍領袖任柱所亲自指揮的。在他們部下的陈大喜、張鳳林以河南省为中心，縱橫于当时的湖北、安徽、河南等省，也达数年之久。据封建統治階級所纂修的地方誌中的記載說：咸丰“十一年七月，髮匪自鄂境敗竄，由平靖关入信陽……当是时，豫境捻匪以旗計者十余，以股計者百余，以圩計者千余……汝宁、平輿，陈大喜为之魁。”（中国近代史資料叢刊·捻軍·卷三百七二·重修信陽縣志。）又說：正陽縣“楊店民彭玉昇聚众据寨，橫行邑东一帶。張鳳林威挾邑东南，各乡寨服从鬪遣，視為部屬。除銅鐘一寨，官兵共守，犹向清廷外，其他地面一切事務生杀予夺均归鳳林主办，居然一方政府。”（同上書頁五四·正陽縣志。）清余海峯著·汝南團練紀略·中也有記載說：“时首逆陈大喜据郡东六十里之平輿，張鳳林据正陽东北四十里之張岡，号召一方，遙为声援。”（同上書頁五四）。

这一支农民革命的鉅大力量，在当时給了封建統治者一定的严重地打击，尤其是陈大喜在1862—1863年之間，曾和苗沛霖合數十万人之众，繞淮軍之后，解太平天国金陵之圍，反动統治階級，把他和張宗禹并称为“陈、張”，更曾經煊赫一时。

关于捻軍的文献，現在已出版的，除中国近代史資料叢刊·捻軍·之外，只有江世榮同志編纂的·捻軍史料叢刊·。有关于以上兩部起义軍的記載，均不多見。

最近，翻檢家中的旧書箱，無意中却翻到一些有关捻軍的文献。我的曾祖父刘成忠，生于1822年，死于1883年。在清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中进士后，一直在做京官監察御史；咸丰十一年（1861年）外放河南汝宁府知府，以后历任河南开封府知府，彰衛淮、开归陈許、南汝光兵备道，在河南凡十七年，長时期地

参加封建統治階級的陣營、鎮壓農民革命。這些文獻就是他當時親筆所寫的記錄和往來文札。把它整理出來，供研究近代史的參考。

這些文獻，原是散亂的，而且寫法也不一致，有的就僅寫月日，未寫年代，還須核對史實，加以斷定，甚至無可考訂。在編輯時，由於手邊參考書籍很少，或有舛誤，希望讀者加以指正。

至於這些文獻中的措辭立論，由於當時原作者站在反人民的立場，自必污蔑起義人民為“匪”為“逆”。整理史料，只需自己有明確的階級立場觀點，不應篡改原文，因此均仍其舊，僅將篇名標題略為改動。現在將所輯文獻內容和時間，大體說明如下：

一、《陳大喜由楚回軍始末記略》原題名為《陳逆大喜由楚回軍始末記略》。所記是清同治二年（1863年）自正月初二日，陳大喜自隨州進入河南確山時起，到同年二月初九日渡淮入光州為止，凡一個月零七天的活動情況。

二、《軍務日記》，原題名為《賊渡西河後軍務日記》。所記為清同治六年（1867年）整個東捻軍由陝西渡河，進入中原後，自十一月二十二日直到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十八日，將近兩個月的活動情況。這一部分材料，正好和江世榮同志所編輯的李鴻章“軍報”“軍情”等資料基本上相互銜接的。文內雖泛稱為“賊”，沒有說明是那部革命力量，但在十二月十二日的眉批中就曾寫出賴文光，原文為：“是日賴逆被擒”。又在十一月廿六日的眉批中寫出：“與張賊大戰，張賊走絳州之龍泉鎮”。這時，張鳳林早已在1863年犧牲了，考據史實，則是指太平天國所封為梁王的西捻軍領袖張宗禹。

三、《同治六年幕府大事記》，所記為同治六年（1867年）東捻軍全年活動情況。

四、稟稿共計十三封。內自第一封至第十封是從十一月初四日至十二月十一日，上當時團練大臣毛昶熙的。原稟上大多註明日期，其中有附稟，有夾單。間有未註明日期的，但事實銜接，而且原稿在一本稟稿簿內依次擬撰的，故大致沒有錯誤。至於年代，則在原稿上根本沒有。根據內容來看，主要除敘述戰鬥情況外，即談所謂“招撫”“匪”首張鳳林，而實際是誘殺這個捻軍領袖的。據《重修信陽縣志》載：同治“二年正月，張曜誘擒張鳳林戮之。”《捻軍》卷三頁七二。又據正陽縣志載：同治“二年春正月總鎮張曜率隊至明港，誘擒張鳳林斬之。”（同上書頁五四）又據《汝南團練記略》載：“先是張逆見大兵日集，黨眾日蹙，陳逆傾巢遠竄，恐勢孤見逼，乃偽投誠以誘我師。大僚燭其奸，誘斬之，余眾據巢復叛。”（同上書九五頁）。在本書第一種資料《陳大喜由楚回軍始末記略》中，正月初五日一條內也有：“是日，張鎮軍曜率馬步各軍械送張逆鳳林入汝寧府

城。”从此証明，这些稟稿应该是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的，殆無疑問。

第十一封，未写明稟何人，但稟內有：“派正陽把总王文行隨毛帥派來总兵趙鳴舉騎兵進攻西南之周寨、藍青店寨均獲全胜。”“毛帥現派吳編修元炳帶隊西下……”等語，顯然不是上毛昶熙的。根据內容來看，談到張鳳林“投誠”漸有成局和“俟明日总兵張曜來正”等語以及時間的敘述自十一月中起至十二月初六日為止，而且原稿与稟毛昶熙稿同在一本，緊接十二月十一日稟稿之後，則应与第一至十稟是联接的，年代当在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前后，估計应是稟当时河南巡撫鄭元善的。

第十二、十三兩稟，事实銜接，時間均未註明，內容系为汝寧城被陳大喜所困的告急文書。月日只写自正月以來。查陳大喜第二次入河南系在同治二年，詳情本書《陳大喜由楚回軍始末記略》已經写得很清楚，且其時張鳳林已經被擒。在这一稟中还說：“而該逆積忿思逞，復糾張鳳林、國寶善以及正、新、息、項等捻，愈聚愈多。”則顯然不是同治二年的事，而是同治二年以前，咸豐十一年或同治元年陳大喜第一次在河南時所写，應較以前各稟為早。稟給何人，亦未写明，惟据第十二稟所附批復一再自称，“本大臣奉命援穎”“本大臣軍營为豫皖兩省鎖鑰，关系中原大局。”就顯然不是地方疆吏，應該是左宗棠或李鴻章二人之一。

五、共計当时所謂“府諭”四則其中为有关“戶口”的告示，有关城防点灯的告示，为抵抗革命勢力的城防守禦的办法和当时的《保甲條例》。这些都是当时所謂“戒严”以后的“战时條例”，也可以从此看出封建統治階級当时惊惶失措的情形。

六、《捻寨目录》原題名为《賊寨目录》。系搜集当时在汝寧府境內所有捻軍势力所在的黑名冊。原文先列出寨名二十二个，以下又就各寨分列所有大小捻軍領袖的名單，共計二百七十九名，但其中有一个“王倫寨”沒有。也有的寨前后用不同名称，或以人名，或以地名，未盡一致。最后又补充了十名。在各寨人名后面，有的并注明来源，如某某人言，某呈、某控等等。著名的捻軍領袖，后面則有“著名”或者“首逆”字样。

以上为所輯录文献全部情况。在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的一些問題：

首先：有关捻軍当时紀律的問題：封建統治者对于农民革命，百般污蔑。提到捻軍時，就污蔑为烏合之众，殺人放火，毫無紀律。但在这里的資料中，如稟稿《臘月十一日稟毛昶熙》就揭露了这个謊言。原文前段中說：“出城二十里之內，田野荒蕪，村舍蕩盡，惟見断垣数百堵，矗立于荒烟蔓草之中而已。二十里

之外，漸入賊境，城市籬落，依然如昨。”顯然地，出城二十里之內，是“官軍”防地，竟然如此一片荒涼，甚至到了“蕩然”的地步；而相反漸入“賊境”了，反而“城市籬落，依然如昨”。那麼破壞廣大人民安居樂業的是誰？殺人放火的又是誰？昭然若揭，無所隱避。

原文後半段又說：“通計正陽以東，由二十里外至四十里，種麥者十居五六，四十里至六十里，種麥者十居八九，車馬所經兩旁田中隱隱皆有青意，塞外小村落，被燬者不過百中之……惟雷堰以西，新斗集以東，此三四十里之地，既以從賊之多，未遭焚掠，又以報官之早，得免誅夷，其氣象竟與完善地方無異。”這就更加清楚，距城越近，就越不得生路，甚至連麥也無法種；入“賊”越深，十之八九，到反而可以不違農時按時進行農業生產。更妙的是，作者解釋這個原因時，竟說“既以從賊之多，未遭焚掠”，那就當然人都願意從“賊”的了。再接上一句“又以報官之早，得免誅夷”，自己把自己和“賊”畫了等號，其實是相反的，所謂欲蓋彌彰，真是絕大的諷刺。這使我們很清楚的看出所謂捻軍的農民革命軍紀律是十分嚴明和極其愛護人民的。

其次從不少資料中也可以相反看出統治階級的鷹犬，所謂“官軍”的紀律是怎樣的。稟稿3，《十一月十五日稟毛昶熙》中說：“城內馬隊人雖多，然新撫之處，斷不敢縱之入寨，設有騷擾，于大局不能無礙。陳副將之騎較少，且系舊部，約束稍易。”這就可以看出，連他們的統率者，都感到“約束不易”和“不敢縱之入寨”。同日夾單中也說：“尹嘉賓之叔及石三元等，各有步勇五百，尹軍則但解虐民，石勇則从不殺賊，諸如此者，實繁有徒。”既稱實繁有徒，當然就不只所舉兩人。而他們所採取的戰爭方式，也還是一個“屠”的辦法，血債的深廣，當然是無法估計的。

廣大人民羣眾是愛憎分明的，他們知道怎樣來對付他們的階級敵人。在《軍務日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是日邵令水營內千總陳玉、勇丁席大發在玉蘭村地方被百姓誤作奸細，亂棒打死。”事實上會不會真的是誤作奸細呢？顯然是不可能的，既不是一個人，又非“不容分說”，捉住奸細，斷無不問之理，何致于到了“亂棒打死。”從這一個事實的暴露中，就可以看出廣大人民羣眾對於封建統治者及其爪牙的憎恨到了什麼程度。

本文系輯錄性質，僅為讀者提供參考資料。但因編者學識淺薄，參考書籍又少，所以注釋疏略，考訂錯誤之處，恐不在少數，尚希讀者教正。

劉厚澤 1958, 5, 30 寫於上海。

## 陈大喜由楚回軍始末記略

同治二年正月初二日，逆首陈大喜<sup>①</sup>在楚北随州之四十里疇为楚省兵練所敗，伤亡甚重。

初四日，由固县集回軍至汝郡所屬确山县西南四十里之石滾河。

初五日，經明港之北至确山东南五十里之新安店。是日，張鎮軍曜率馬步各軍械送張逆瀛林<sup>②</sup>入汝宁府城。

初六日，陈逆由新安店入正陽县境。

初七日，至正陽东南七十里之土扶桥，途經正陽东南六十里之銅鐘寨，为寨中民練及守备田映唐等所截，小有斬获。是日，李鎮軍續焘由明港經正陽，入汝宁府城謁撫帥，張鎮軍由府城赴正陽。

初八日，張營騎將刘游击自順先驅至銅鐘，銅鐘寨長县丞甘鶴鳴等率团練数百人往攻陈逆于土扶桥，孤軍力战，不胜而返。是夜，陈逆襲破桥北之小王寨踞之。陈逆之初返也，其众犹五千人，入汝境，陸續归其家，所余不足千人，騎不滿百，兵械不全，途間劫夺楚客車<sup>③</sup>数輛，得其紅鞞鞞羽毛，旗帜始具。奔走日久，人皆病腫，脰大如腰，不能复馳逐。土扶桥有霍光玉所踞之段寨，陈逆往依之，遂得襲破小王寨擄数百人，皆村农不嫻战斗者。

初九日正陽东路練总雷任权陈鳳云等集千余人往攻土扶桥，官兵不出，未至数里而返。是日張鎮軍率馬队及步队三营，益以余营馬队及步队四营，由正陽县城至銅鐘寨。寨長甘鶴鳴等調集各練請随官兵后，以初十日圍攻陈逆，不許；初十日，又請自以寨中民練往圍陈逆，亦不許。陈逆在土扶桥休息三日，是日薄暮，小王寨所立之紅旗尽易旧旗。民咸曰，賊將窳矣。銅鐘寨長等請以騎兵伏寨外，不許。既暮，陈逆在土扶桥外縱火，附近三四十里內火光照灼，夜未半，陈逆

① 陈大喜即陈大喜，水傍为封建統治者所加，以示污蔑。河南人，原是豫南农民起义的領袖，后来隶属东捻軍賴文光部下，驍勇善战，为东捻軍中原部队的著名領袖。

② 張瀛林或張鳳林之水傍为封建統治者所加。張鳳林河南人，为东捻軍中原部队的著名領袖。清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被張曜誘捕，牺牲于汝宁。

③ 楚客車是湖南行商的載貨物車子。

果东窜。

王守备文行于十一日黎明率所部及民練赴土扶桥会勦，賊已夜遁，追至白土店粮尽，越日遂返。当是时，張鎮軍駐銅鐘在土扶桥西十五里。赵鎮軍鳴举、陈副戎祿兴、張牧桐、王守备等駐正陽东九十里息县所屬之郑楼，在土扶桥东北約六十里。張赵兩鎮相去約七十里。赵鎮軍偵知陈逆已窜，偕陈副戎率騎二百向东南急追及賊于息县之包辛里，賊方襲破一水圍煮飯畢始行，是以赵陈等及之。賊無火器，我軍亦無火器，刀矛短接，小有斬获，賊仍悉众东窜。

張鎮軍于是日追賊至赵陈等所駐之郑楼宿一夜。十二日晨由北折而东南，遇賊于息县之賈寨外，小有斬获。陈逆遁入新蔡县南十二里汝河南岸之袁安愚寨。張鎮軍营于寨外。

余鎮軍于十一日至銅鐘，十二日亦追至息县。是日刘守成忠至郑楼，其夜刘守張牧复命王守备随赵鎮軍及陈副將之子陈游击正文率騎兵裹粮东追，以追及陈逆为期。

十三日陈逆由袁寨东窜入江南阜陽县境。

十五日陈逆由阜陽之华家集等交繞渡汝河至新蔡县东陈二常寨东北三里之邵庄。張鎮軍于十四日由息县袁寨北渡至新蔡县东三十里之华庄。余鎮軍营于鐘寨，尹參將嘉賓营于賊秦宣砦外，赵鎮軍、陈游击、王守备騎兵营于頓家岡以北。余营距陈逆最近。

十七日，陈副將所部步兵三营奉帅命由郑楼西之武家庙移正陽城东八里之王家塘。

十八日，亳州賊張从羽<sup>①</sup>等万余人窜至化庄。

十九日，余鎮軍方攻陈逆，亳匪大至，余軍势孤小挫。賊別以一队攻余营，左营失守，士卒死者二百余人，陈牧学仁、靳秦兩守备皆陣亡。

二十日，刘守移駐正陽城东七十里之雷堰。

二十一日，張牧回郡，赵鎮軍步兵二营赴新蔡。

二十二日，陈逆以亳匪西窜，謀复据平輿。是日，王守备移营雷

<sup>①</sup> 張从羽即張总愚，原名張宗禹，安徽渦陽人，太平天国封为梁王，是当时西捻軍的总領袖。



堰，二十三日移營汝南埠。

二十三、四兩日，賊全數由新蔡竄至汝陽縣境，屯踞汝河以北。汝北寨大且堅，賊不能陷，僅誘踞黃岩，襲踞史胡二寨。張鎮軍由新蔡北馳出賊前，營于韓嶺、張灣等處。余趙二鎮追賊而西，二十五日，咸集汝南埠與賊隔河而軍。

二十七日，余軍由汝埠回郡，王守備孤軍北渡，殺賊百餘人，獲勝而返，河北人心益固。

二十八日，復渡，賊攻余店正急，兵到圍始解。

二十九日，趙鎮軍由汝埠西去，營于正陽東北六十里之寒凍集。張瀛林之叔及妻冀借毫揔<sup>●</sup>之勢，以脅張岡舊時所有之寨，遂潛約陳逆毫揔南渡。汝埠寨大而空，聞賊且至，居民皆逃徙。陳逆遣其黨時東旭潛回白土店，號召其眾，凡四十寨皆岌岌欲動，汝南人心益駭。

二月初一日，王守備耀兵于汝北，旋復返營雷堰。是時劉守猶駐雷堰，命新降之劉延祿往招時東旭。

初二日，賊南渡寔多，由堰東渡者竄踞汝南埠，由堰西渡者竄踞張賊瀛林舊所踞之張崗及寒凍集以西之陳寨。陳協戎奉帥命以是日移駐正陽東三十里逼近張岡之劉夾道寨。賊尋至，我軍已入，得不陷。趙鎮移營正陽城東八里之王家塘。其夜賊襲取雷堰西北之余馮二砦。時東旭寄撫其父及弟，偕劉延祿來見劉守于雷堰。是夜王守備分兵復汝埠。

初三日，王守備攻賊于馮砦外。復馮砦。午後，賊圍雷家橋劉姓小水圍，王守備救之。賊踞正陽東四十里之油坊店攻張震寨。

初四日，劉守調集東路各練隨王守備救張寨。是日，賊悉眾南渡，約萬餘人皆向西南行。會各寨練民皆出，互有殺傷。王守備遇賊力戰。以兩騎敗賊二千餘，殺百人，生擒六人。賊大隊踞張岡以東，其餘分佈于劉守所駐之雷堰西北各小庄內。余鎮軍于是日由汝郡東渡汝河，與余主事本初均營雷堰西北六十里之寒凍集外。是夜火光猶熾，雷堰外面面皆火，由正陽以東，由汝河以南，大小凡七、八十寨，

● 毫揔指西揔張宗禹的部隊。

寨多力分，濠壘淺薄，無一寨能自守者，人心為之大震。

初五日，堰東之賊西去，王守備追之，兩大旋止。

初六日，岳城之賊王倫徐心田等率六七百人自東而西，將赴張岡助賊，營于汝南空埠，駐堰之兵，不能西出。

初七日，汝埠賊去。王守備以兵西下，適賊悉數南竄，及之于王霧橋，殺數百人。自初四日至此，雷堰後路均斷，消息阻絕，是日賊去始知堰西四十餘里之馬、龐、段、趙四寨因近張岡為賊所陷，凡陷土寨水圩八處，馬寨被害尤慘，惟雷堰附近各寨方圓數十里幸無恙。是夜賊宿于王霧橋東南。

初八日，賊入息縣境。

初九日，王守戎追賊至息縣之鄭樓。賊已于是日由息縣之南渡淮入光州境，汝郡解嚴。

## 軍務日記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回捻股匪由陝西延[宜]川對岸山西吉州之七郎窩渡口，履冰過河，防兵敗退。先是十月中，賊由宜川、延長北竄綏德，有由草地及包頭河口過河援銀條梁之說。是時山西臬司陳湜防河之兵均在保德州南北路，兵少天暖河未冰，陝甘總督左使湜分所部兵，率赴北路助守。初十日陝軍復綏德，賊北走榆林、米脂，旋折迴南下。十一月十六七日，賊至洛川，河冰漸結。賊窺西河，為防兵所卻。二十日，賊攻吉州之龍王油。廿一日，賊攻壺口對岸，皆經陳鎮<sup>①</sup>以利字兩營擊退。廿二日，賊攻吉州之七郎窩，時兵賊相持已三日，是時天寒，冰益厚，計長二三十里。賊分八股力攻，至亥子之交，貞利等營皆敗，賊遂渡河入山西。前所調赴北路之陳臬司聞賊南下，由交城迴救不及。

廿三日，賊陷吉州，城中民已逃徙，賊分竄永和、大寧山內。

廿四日，老湘、卓勝兩軍<sup>②</sup>由石樓縣渡河入晉。

① 陳鎮——原註“總兵陳必友”。

② 老湘、卓勝兩軍——老湘是當時廣東陸路提督劉松山的部隊，稱老湘營。卓勝是當時皖南鎮總兵郭運昌的部隊，稱卓勝營。

廿五日，賊分三股，一由鄉窰之三官峪扑太平，一由鄉窰之馬丕玉口、五龍宮等處扰稷山，一由稷山西界至河津。稷山間約計馬步有數萬人，邊馬<sup>①</sup>距運城不及二百里。平陽以南，無一兵幫辦河防，知府陳廣福，蒲州府李慶翹皆函請豫省守晉溝之馬軍門<sup>②</sup>赴援晉省。

(眉批)：左帥奏廿六日老湘、卓勝軍至吉州大勝，賊棄城遁。

廿七日返，賊又勝。廿八日，卓勝軍解河津圍。廿九日，卓勝至稷山，見賊攻城甚急，與張賊大戰，張賊走絳州之龍泉鎮。晉撫所奏亦同。

廿七日，晉兵由平陽南六十里之史村回平陽，擒賊至絳州。此數日，太平之古城、車店，絳州之崔、張村，河津迤南之月村皆有賊，而夏縣、臨晉聞亦有之，并有太平、曲沃已陷之謠。

廿八日，老湘、卓勝入吉州境，此兩軍并汾而南，老湘在汾西，卓勝在汾東。

廿九日，賊棄吉州，老湘、卓勝軍復吉州，賊大股由絳州城西繞向城北而去。

三十日，賊北行出絳州境，湘、卓軍至絳州獲勝。是日晉撫趙<sup>③</sup>奏賊渡西河，略言：已檄臬司陳湜由隰州回勤，又飭陳膺福以福字兩營由平陽回勤，又調澤潞兵防東面之岳陽及東塢嶺嶺在浮山東南沁水西北。晉撫于發折后出省駐韓侯嶺嶺在灵石東南。

十二月初一日，賊由平陽南之史村驛向東北竄去，臨汾南之趙曲已見賊火，太平之東毛西毛亦有賊。馬軍門奉撫帥咨調赴援晉省。是日以安勇四營由關外風陵渡赴晉，適左帥亦稟調馬軍防運城，遂由蒲赴解。湘、卓軍是日至高集此集不知所在應即曲沃北絳州東之高縣鎮也。

十二月初二日，賊由曲沃之蒙城驛在平陽南九十里高縣鎮在蒙城南曲沃北北走。馬軍門抵蒲州，探聞賊在河、稷、絳、萬等處，守晉溝之段道<sup>④</sup>，分精銳一營赴太陽渡在入州上河頭對岸屬平陸會興鎮亦水地其對河為茅

① 邊馬指總軍的前哨部隊。

② 馬軍門指提督馬德昭。

③ 晉撫趙指山西巡撫趙長齡。

④ 段道指當時營務處道員段詰。

津渡防河。湘、卓軍抵平陽。

初三日，老湘軍及賊于平陽之堯廟，大获胜仗。賊敗走至洪洞之天井鎮。陳臬司兵至灵石南四十里之仁義鎮，將南赴平陽。連日聞賊在曲亭在洪洞東南蒙城侯馬驛驛在史村南聞喜北。

(眉批)：探員云：初三日，賊由曲沃度汾向高平、陽城。或云：初三日，賊由洪洞之曲亭東竄，經平陽鎮兵擊斃二百人，賊折向西南。

初四日，馬軍門抵运城，探聞擒匪全數渡河，一在太平北之古城，一在吉州。

初五日，左帥咨：賊竄河西，已具奏自請帥師入晉，以陝事委之劉臬司與高軍門速升。聞喜縣西卅里之東鎮見賊邊馬。

初六日，有旨命宋慶、程文炳赴山西勦賊，使張曜回河北。

(眉批)：初六日，絳州、曲沃、翼城皆見賊。

初七日，賊攻絳縣東南之橫嶺關，領水師強字營兵之周某敗走。賊至垣曲北之泉落寨。是日得十一月二十九日山東官兵大捷，賴逆投水捷書，函商李宮保<sup>①</sup>使張翼長<sup>②</sup>廻軍河北。左帥所調吉林、黑龍江馬隊一千七百名抵潼關。

初八日，左帥由陝西率兵出省赴晉旋返。田參將慶和以精銳一營，歸德鎮兵三百出省赴河內。賊焚垣曲四關，城陷文武官多死。澠池對岸見有紅白旗賊數千東去，聞尚有黑藍花旗在后。是日，有旨命赴晉之宋慶、程文炳、張曜、余鎮恩歸左帥節制，又命陳國瑞與宋、張合統兵勇亦歸左帥節制，又命陳湜留屯趙城。

初九日，賊由垣曲東竄入河南境，擾濟源縣西邵源鎮北之西陽村，距城不及百里。澠池縣見北岸多紅旗，聞白旗已至濟源，余旗尙在后。馬賊百余，掠孟縣之冶墻村，內有塗面者。檄楊鎮由臨漳廻防河內。

(眉批)：初九日，晉撫至平遙。

① 李宮保指李鴻章。

② 張翼長指總兵張曜。

初十日，接到左帥初五日来咨，使翼長喜副都統<sup>①</sup>率吉林騎一千二百名，安、全兩副都統率吉林、黑龍江騎五百取道豫省，循河之南而東，經河內赴澤潞截賊。是日有旨命宋、程等由荻鹿進，張、余等由臨洛進。楊鎮使寶守備一營先赴濟源，即日拔隊。賊至濟源西五里之王庄，旋至城下，城外火光四起，邊馬至孟縣張京村。

十一日，接到初六日飭張、宋軍西行之旨。檄崔鎮所部二營，由襄叶赴河內、濟源。又檄參將玉壽一營，由省赴河內、濟源。孟津縣南鉄卸河口，夜見賊火。卯刻，賊大股直扑濟源，環城數層，甚猖獗。邊馬百余至河內，城下苗店、史村、十三里村皆有賊。喜副都統馬隊至陝州，孟縣已見賊馬。

十二日，賊大股在懷慶。濟源稟，賊用梯扒城，擊退。段道于是日東行。

(眉批)是日賴逆被擒。

十三日，田參將在懷慶出隊擊賊，賊旋去，仍在懷慶境內，時至城下。是日，濟源把總王喜霖帶勇五百擊賊获胜。

(眉批)是日有卻令水營內千總陳玉、勇丁席大發在玉蘭村地方被百姓誤作奸細，亂棒打死，可慘。

十四日，賊騎數百至溫縣，卻令鉞以百人擊之，大获胜仗，除擒斬外，得馬廿余。賊大股由濟源入河內，紮營十八里灘，陷河內柏香寨。

十五日，賊大股至清化鎮，攻破西關回寨。溫縣之賊由河庄竄入孟境。

(眉批)寶守備遇賊于鞏郭驛，是藍紅旗賊，馬隊万余，步隊數千。

十六日，邊馬至武陟，距城三四十里。溫縣東、西、南三面皆賊，溫縣與河、孟交界處，賊眾亘三十余里。飭軍需局委王守志偉、陳丞希謙分赴河北督催糧草，約兵糧四五萬斤，馬草二三萬斤，本省外省兵到隨時支應，向營領價。

① 喜副都統指喜昌。

(眉批)老湘軍至济源境。

十七日,田參將击賊于怀庆城北,获胜。老湘軍至济源,紮程村。張、宋兩軍拔隊由濟寧西下。賊邊馬至荻嘉。

十八日,陝軍馬隊在洛陽渡河,由十八至十九渡畢,甚安靖。邊馬至修武城西五六里。溫縣城西已無賊踪,火光均在東北。十八日,喜都統可至孟縣,大股賊由許良、清化東去,清化圍解。

十九日,崔鎮馬步兵七百,玉壽步兵五百,均由汜水渡河到怀庆,段軍前左兩營渡河。賊至荻嘉城下,修武東南亦有賊。又新乡城西七里店有邊馬,輝縣亦有邊馬,大股在武陟陽邑廟。竇守备胜賊于修武之西。

(眉批)竇守备至修武出隊获胜,陣亡七人,杀賊數十。安全馬隊至怀郡,郭軍亦到,皆向清化一路追賊。

二十日,段軍右后兩營渡河。崔、楊鎮兵一千至荻嘉,紮東關。大股賊在輝縣、荻嘉、修武交界之栢壁店,又在修武西北廿里之大王范橋,清化尚有賊千余。楊鎮探賊大股在鞏郭、大王庄、恩村一帶。

廿一日,段軍至怀庆。段道至孟縣。延津未見賊。武陟猶有賊。崔鎮至武陟。楊鎮至修武。

(眉批):賊在大王鎮築木城,邊馬至修、荻接界之峪河、山陽、王凡等村。

廿二日,賊在原武東北尙未入境。卻令由溫縣回守河防。邊馬至新乡縣西,距城廿余里。賊在輝縣西南,由輝赴修、荻之路皆阻。汲縣尙未見賊。賊踞武陟木欒店東北,崔鎮、田參將击之,擒一人。賊大股在修武西南,乘夜攻城,楊鎮击走之。

廿三日,崔鎮出隊获胜,賊敗向東窳,已過运河。获牛驪百余,使乡民認領。武陟解嚴。賊又攻修武,竇守备以三百人出城被圍,旋經丁把总等救回。大隊至荻嘉,刘、郭、喜<sup>①</sup>由清化鎮東行分進,刘提郭鎮宿武陟之恩村,距清化四十里。

(眉批)原武稟賊已入境,然無時日。

① 刘、郭、喜,刘郭即老湘、卓胜的刘松山及郭运马,喜为喜昌。

廿四日，賊在修武，又在新鄉西北，扑獲嘉城。

廿五日，陽武未見賊，邊馬至延津西卅里。賊至修武西待王村紫木城度歲。是日張軍畢渡。

(眉批)劉、郭、喜三軍廿四五日均過修武而東。

廿六日，楊鎮拔營援獲嘉。延津西北四十里廣家堤見邊馬。夜火甚大。又西北十八里之石白沽見馬。

(眉批)是日龍王廟已有賊住。

廿七日，賊至衛輝迤南卅五里之龍王廟。張、宋軍門至封邱。是日宋軍畢渡。

七年正月初二日，賊渡彰水北行，出河南彰德府境。初四日，帥節至衛輝。初七至彰德。十三至磁州。十二日，賊至保定。十三日，賊西去，官軍進扼涿州，賊折而南。十五日，陷祁州。十八日，至安平。

### 同治六年幕府大事記

正月十二日：帥節<sup>①</sup>出省駐許州，是時捻逆任柱賴文光在湖北，張總愚在陝西與逆回合。十五日，鮑爵軍門超敗賊于湖北鍾祥之楊家澤。十七日，又敗之于丰樂鎮。

二月十七日：鄂軍彭藩司毓橘兵敗于蘄水南之六神港，死之。

三月：賊久踞鍾祥、京山間。鄂撫<sup>②</sup>會議集軍三面困之，賊旋去。

四月初二日：賊由棗陽東竄，偵騎至河南信陽州之大廟畝，宋軍門慶追之，賊旋遁，猶出沒于鄂之北境。初六日，陝西捻逆窺西河，使馬軍門德昭移閩鄉防兵赴山西助守。捻旋去，馬軍門回防閩鄉。十三日，帥節回省秋審，使崔鎮廷桂駐鄭州之京水鎮防河。二十四日，帥節回駐許州。二十五日，賊由隨棗北竄，入河南之唐縣境。二十九日，宋軍門慶擊賊于鎮鄧間，賊大敗。

五月初二日：淮軍盛字營破唐縣少拜寺民砦，杀伤民人一百餘。初三日，宋軍門慶以輕軍及賊于裕州東北，賊大敗。初四日，賊走許

① 帥節指當時河南巡撫李鶴年。

② 鄂撫指湖北巡撫曾國荃。

州，帥率張翼長曜等軍擊之于八里橋，賊大敗。追擊之于石固驛，賊又大敗。東北遁，令張翼長繞出祥符之朱仙鎮，截其前，帥自以親軍追之。初七日，賊窺黃河南岸之柳園口，崔鎮廷桂擊之，賊東走。初九日，賊由杞縣出河南境，北窺山東之曹縣，帥節追賊至杞縣，遂移大營駐杞。賊蔓延于黃河旧堤之北。欽差李<sup>①</sup>議筑墻于堤以截之。十二日，賊由運河上游戴家廟渡運而東，欽差李議扼運河西岸以堵之。使宋軍門出省至山東助剿，使張翼長駐蘭、考防邊，旋亦赴東省助守運河。使段道廣瀛赴閿鄉，偕馬軍門防西捻。自正月至五月十七日不雨，河北安陽、內黃民謀聚眾搶掠，旋解散。

六月：賊渡膠萊河而東。欽差李集諸軍守膠河。帥節回省防河，兼鎮撫河北。

七月：膠萊河墻成，宋軍門助東軍守之。十六日，賊夜攻宋軍所防之河墻，大敗去。二十日，賊毀東軍所防膠萊北河之海神廟河墻，渡膠河而西。宋軍追至鄒城，旋迴軍守運河之上游。直隸梟匪南窺，使楊鎮駐彰德防邊，旋移臨漳。

九月：移閿鄉防兵于晉溝。十四日，直隸梟匪至成安縣，楊鎮夜襲之，賊敗走。

十月二十四日：淮軍劉軍門<sup>②</sup>偕豫軍馬隊敗賊于江蘇之贛榆，斃首逆任柱。二十八日，襄城縣奸民程岱、馬明如等作亂，使崔鎮以兵捕之。

十一月初七日：崔鎮追程岱等至寶豐，一日三戰，捕斬略盡，程岱、馬明如逃，旋就擒。初十、十一等日，淮軍各營與賊連戰諸城、濰縣間，擒斬解散甚多，賊勢漸衰。二十二日，陝西捻匪張總愚等由吉州之七郎窩，履冰渡西河入山西境。二十九日，淮軍劉軍門偕潘鼎新、郭松林、楊鼎勛及豫軍馬隊善慶等擊賊于山東壽光縣，一日數十合，賊大敗，首逆李允<sup>③</sup>伏誅，賴文光投水死，余賊騎數百人南窺。

① 欽差李指李鴻章。

② 淮軍劉軍門，指劉銘傳。

③ 李允東捻軍領袖之一，名李蘊泰，太平天國封為魏王，反動統治者收稱為李允，又污蔑之為房隕。同治六年（1868）十二月兵敗，犧牲于山東壽光縣。



十二月初一日：使馬軍門赴山西守运城。初七日使張翼長、宋軍門由山東移軍河北。旋調段道、楊鎮、崔鎮各營均赴河北進剿。山東余匪于是日竄過六塘而南。初九日，西捻由垣曲東竄入河南境，擾濟源之西陽村。直隸梟匪解散，豫北撤防。初九至十九日，賊東竄，邊馬至輝縣、荻嘉、原武等處。十二日，山東余匪逃至江蘇江都之仙女廟，華字二營擊之，生擒首逆賴文洸，余匪皆降，東捻平。除夕，捻匪張總愚一股竄至湯陰，張宋二軍擊之，大獲勝仗。

## 汝寧知府劉成忠稟稿

### 1. 十一月初四日稟毛昶熙①

大帥麾下：敬稟者，竊成忠疊奉帥諭，欣悉旌麾西指，莫名雀躍。前奉撫帥札委，赴正陽一帶，辦理剿撫事宜，本擬十月二十八日南發。因各隊均未調齊，兼聞帥節將臨，冀得面承指示，是以師期屢易，迄今尙未出隊。前日承諭將汝郡地圖寄呈，成忠自視事以後，即令各屬將輿圖寄郡，而信陽、羅山、新蔡三處，文報久阻，至今尙未寄到，其餘五屬所繪，亦系舊圖，于軍務毫無所益。今春與主事余本初等商酌，邀集各寨首事，繪成一圖，詳于堡寨，略于村鎮，賊勢多寡，一目了然。近日陳巢②垂克，招撫漸多，情形又復稍異。成忠按照原圖，略加增減，其著名之賊寨及民寨，皆已略備，惟里數猝難知悉，僅于扼要之地註明，其餘仍從蓋闕，謹先繪呈，伏惟凱鑒。

成忠伏查汝郡之賊向分二股，東為陳大濬，南為張鳳淋。汝、新、息、項皆陳逆之黨，正、確、信、羅皆張逆之黨，近日陳巢久困，所有陳大濬白旗之寨二十餘，均已投首，所存不過三四寨。而其東劉興、時純一、宋丕基、馬丙等寨，往時黨于陳逆者，尙存觀望，迄未投首。自陳巢以至新蔡，節節阻滯，而正陽張鳳淋一股，其在汝正之交者，歷經余比部③等收撫頗多，惟其心尙懷反側，未盡薙髮，而張逆又率其丑

① 毛昶熙當時以禮部侍郎在河南督辦團練。

② 陳巢指陳大喜根據地。

③ 余比部指戶部主事余本初。

類，不時攻扑，以此人心不定，時向時背。熟察大局情形，由汝陽至平輿，此六十里間，經張余兩軍，剿撫兼施，大局業已漸定，僅余陳逆一巢未克；其淮南之羅山縣，經楚北周鎮剿撫后，所余賊寨亦復無几，自淮而南，略已蕩事。此時賊勢，惟正陽、新蔡兩處之賊為最多，而此兩處，亦均有就撫之意，大兵一到，當可以次戡定。新蔡之賊，股數雖多，其中并無著名兇悍之賊。兩載以來，蜂蟻屯聚，從未見官兵到彼，是以游魂假息，罔知顧忌。今年自春夏至今，新蔡以東之賊，經兵練攻克四五寨，又收復十有七寨。新蔡東南與阜陽相接之路業已疏通，而北路自韓趙集而南三十里之內，各寨均已就撫。自韓趙集而北，直至沈邱縣，均共五六十寨，雖未反正，均已與韓趙集有約。其負隅不下者，惟平輿以東，新蔡以西之數十寨，然皆各立門戶，不相統一。前此皆以陳大禧為盟首，若此后陳巢攻克，移得勝之師東下，自可收破竹之勢，此時似不妨暫緩征討。至于正陽一邑，民寨僅存五處，其餘皆為賊踞。而确山以南，賊巢亦復不少。

通計淮河以北，汝河以南，其間賊寨，除正陽東北，張鳳淋老巢外，惟正陽西南之陡溝，信陽正北之明港，西北之邢集，此三處賊寨為最大。明港已于前月就撫，由明港而南，驛站已通。惟明溝之北，尚余四五寨，為邢集之賊所脅，不肯投誠。陡溝雖經李軍屢攻，迄今亦未得手。若官軍攻開陡溝，則淮河北岸之賊，均當瓦解。即明港以北之寨，雖視邢集為進退，若陡溝已克，亦必聞風胆落，不患其不就撫。所有大帥一軍，若與李軍會攻陡溝，自屬勝算；若欲為開通驛路起見，則當先攻明港以北之藍店、李存店等寨。此數處皆係小寨，以空言招之則難，以重兵壓之則易。彼之所畏者邢寨，若官兵既到，則將以其畏邢寨之心，移而為畏官軍之心，必可望風稽顙。俟此數寨，均已投首，豫楚之路大通，然後移師東指，夾攻陡溝。彼時成忠或已將正陽東南北各寨招撫大半。張鳳淋隔于正陽之東北，必不敢越界以救陡溝，所有陡溝一寨，南無信羅之援，西則無邢寨之助，北則無張逆之救，孤危已極，何患不克。陡溝既克，再將陡溝以東，銅鐘以西之寨，一律收復。然後合全力以攻張逆之老巢，如伐樹然，先去其枝葉，后其本根。此賊本無狡謀，亦無大志，若陳逆已誅，而确、正兩邑，又

漸就肅清，則蠢尔鯨鯢，必不能久稽天討也。成忠管窺所及，謹附呈大略，伏候訓示，敬請捷安，恭惟凱鑒。取刘成忠謹稟。

## 2. 稟毛祖熙

敬稟者：窃成忠昨將攻克圍寨七处詳細情形稟陈在案，諒邀帥鑒。今日卯刻，复派令署正陽把总守备王文行、軍功雷鎮坤导引赵鎮、陈副將向东路进剿。行至刘夾道寨、魯店等处，晨霧迷漫，見东路約有賊騎十余，王文行、雷鎮坤縱轡急追，兩矛并舉，連刺三賊落馬，其余皆駭走。我軍直巡至相近汝南埠之地始回。途經張鳳淋老巢，其时赵鎮所部別向迤南一帶进剿，連破水圍三处。副將陈祿兴一軍，仅余百騎。張寨附近之賊，趁勢出追，勢甚兇猛。陈祿兴左右冲突，連斬數賊。旋复下馬地斗，愈战愈奋，賊遂大敗而去，我軍全胜而归。是日杀賊約六七百人，所获牛馬亦多。三日之內，兩获大捷，足使鼠輩聞之心胆皆裂，此皆仰仗福威所致，凡在官民，無不欣感。

成忠前在郡时，軍功雷鎮坤稟称：有二十六寨，真心归順。当經成忠給予諭帖，准令自新。自成忠抵正之后，雷鎮坤寄信各寨，即日薙髮。昨又新收三寨，共計得二十九寨，皆雷鎮坤之所糾約，应俟薙髮已齐之后，由成忠委員驗看，陸續办理。茲先將所收寨名，开單呈覽。此皆胁从之寨，本欲反正，近日軍威大振，益可坚其向化之心。尤可喜者，今日張鳳淋寄信与正陽总局，又張鳳淋之伪軍師單某寄信与县內書吏，皆有投誠之意。成忠玩其辞气，尙涉含糊，当即置而不答。晚間又有县民袁玉来者面謁成忠，具言伊之一子一甥于前月在田間被張賊之党擄去。嗣將其子放回寄信与袁玉来，令其至張鳳淋处一行，否則將其甥杀害。袁玉来遂至張鳳淋处与張賊会面。張賊邀伊至密室之內，款以烟酒，自言真心归順，願將所屬各寨，一律薙髮納粮，并設法擒拿陈大禧以求恩宥等情。成忠因夏間蒞道<sup>①</sup>亲入張賊老巢推誠劝諭，予以四品頂戴，而該逆反种种要素，欲收錢粮，欲充总練，譬如驕子愈养則愈驕，其心終不可測。今日陈逆既衰，我軍又

① 蒞道指当时河南南汝道蒞實孫。

兩獲全捷，此賊真如几上之肉，不值与之迁就。因告以兩大帥統帶雄兵，指日南下，本欲必除此賊，并無欲加以招撫之意，姑念崑岡玉石，延及無辜，予以一條生路，如擒獲其一，本府即为之稟請大帥，准其投首，但能宥其一死，斷不准充當總練，亦不准妄求官職。如陳逆果為所擒，或者帥恩寬大，予以空銜，此則意外之事，非本府所能預許。據袁玉來稟稱：張逆救死情切，并無妄想，以上所言，似屬可行。成忠業已令其寄信回復，俟有定問，再行稟陳。

成忠伏思，張賊之罪，誠無可逭，然正陽賊寨多至八九十處，除已收二十九寨之外，尚有三分之二，若張賊一投，則皆可不血刃而下。推大帥好生之心，亦未始非保境安人之一法。然此輩性情有如鬼蜮，稍事俯就，即不可成。夫惟示之以不欲撫，而后始可使之就撫。昔赤眉以百萬之眾降于光武，光武但言待汝以不死耳。成忠之于張逆，也只此一語，此外不得稍有干請也。是否當如此辦理，恭候訓示。敬請捷安。

### 3. 十一月十五日稟毛昶熙

敬稟者：竊成忠昨將三日兩捷并續撫十有七寨如情稟陳在案，諒邀帥鑒。通計張逆所屬之寨。十已投其六七，惟張寨東南之徐真揚寨、彭玉昇寨，張寨西北之魯店寨、劉夾道寨，此四寨尙爾負固。十四日，守備王文行、軍功雷鎮坤導引趙鎮各騎進攻城东之徐真揚寨。該寨惟東面有一門，趙鎮分軍為二，一由西而北而東，一由西而南而東，該賊胆敢于墻上開四槍一炮，我軍毫無退縮，整隊徑進，賊亦出巢抗拒，有悍賊十餘在前，王文行、雷鎮坤兩騎當先，疊刺數賊落馬。賊皆身著小棉襖，矛刺不死。雷鎮坤拔刀亂砍，連斃七人，所用刀芒刃皆頓[鈍]，前隊之賊始却，后隊復蜂拥而上，趙鎮指揮各軍奮呼冲壓，賊遂大敗而逃。我軍追至門畔，王文行呼賊與語，勸以速降，賊欣喜從命，遂遣已薙髮之寨民一人隨趙鎮回城。該寨在張寨之南，彭寨之北，該寨投則彭張之信不通，而彭寨亦將不守矣。今日駐紮銅鐘之都司田映唐來城稟稱：有銅鐘附近之黃寨、皮寨、陳寨、老店寨、王家台寨乞恩反正。成忠今夏曾駐銅鐘，此五寨早有投誠之說，嗣因軍返，

其議復寢，此時自應許其投首。

計五日以來所撫已五十二寨，均在正陽東、南、北三面，而西路則尚無動靜。今日有正陽西南陡溝東北之周家寨因游击唐金鳳以來請撫，該寨長周玉鼎舊與唐游击在宋州相識，本非真擒，成忠業已加恩應允。此為西路投誠之始，自此以往，當必有聞風而至者。該寨距正陽三十五里，距陡溝約三十里，陳大溥現竄至陡溝西南小水圍內，張鳳淋亦常在陡溝來往，陡溝客商輻湊，是以陳張二逆均欲倚此為一窟。如我軍將陡溝北面之寨一律收撫，則陡溝勢成孤立，擒首蕭文杏必將授首，而兩逆首亦無可遁逃矣。張鳳淋自前日來信後，本城紳士今日始給回信，尚須兩三日，方有定問。此賊罪惡貫盈，若將陳逆及息縣戕官之霍光玉縛獻其一，庶幾尚可自贖，否則寬大受降，實恐無以儆後。有今日之兵威，有今日之兵力，與其多撫一賊而遺孽猶存，不如多殺一賊而禍根可絕。成忠所撫之寨，強半脇從，惟正陽東南，銅鐘東北之方寨，其中真擒頗多，成忠本不欲遽予招撫，因該寨墻高入眾，為迤南第一大寨，又有已革廖令所散之勇在內，其人習兵，攻之猝不易下。此時所必欲誅者，不過張霍等數賊，方寨雖有真擒，并無首逆，拒之則必勞兵力，且方寨以東之寨，亦恐因此愈懷觀望。為此勉強收受，俟大局已定後，凡屬舊勇，均應令仍入營，庶可不致再變。

此外，著名起反之賊或并未投首，或雖欲投，而無人為之先容，成忠皆听其自外，絕不有心招致。若張逆則窮凶極惡，雖寸磔市曹，不足以洩萬民之憤。成忠身任地方，當為久遠計，尤不肯稍為遷就也。成忠通計所受各寨，有本有成約者，有近日始投者，此時威聲丕振，操縱之權在我，誠不患其不從命。然成忠體察其情，抑亦猶有所懼，一則恐官府意存染指，一則恐兵勇入寨擄掠，一則恐既投之後又加誅討，是以翰凍<sup>①</sup>以南之楊庄陳寨因主事余本初所留之三百勇仰食于彼，遂致已降復叛；而雷鎮坤所招之寨，當成忠未至正陽之先，望之如歲，絕不肯在他處投誠。甘鶴鳴身居縣署，亦必待成忠至正，始肯由縣回寨。成忠認為正民所信向，不敢不兢兢自矢；既已示以潔清，又復加之要約，凡茲各寨，不投則已，投則既往不咎。至將來入寨查驗

① 翰凍疑寒凍集之誤，地屬正陽。

之時，不得不帶兵，要必嚴加約束，不得因系新投之寨，遂魚肉視之。照此辦理，或可無虞變動。惟此時軍需孔亟，將來所收各寨除供給芻束外，所有大戶應勸令將本年之糧完納，其餘貧民，一概蠲免。哀此遺黎，甫離水火，示以帥恩之浩蕩，庶几知今日之始登樂土也。所有趙鎮收復徐寨及招撫各事宜，謹具稟縷陳，敬請捷安，伏惟鈞鑒。

原註“稟十四日趙鎮收復徐寨并續撫六寨由”

#### 4. 十五日附稟（一）

陳大溥踪跡無定，此時既在陡溝附近，成忠已設法諭令陡溝寨民將該逆縛獻，許以破格之賞，不知能得手否。張鳳淋自前日來信后，本城士紳頗有願與袁玉來均赴張巢者。成忠以該紳等若往張寨，則跡近說降，于體統不順，且恐因此轉增其驕志。此時兵威既振，該逆之投與不投，無關輕重，不直為之遷就。因諭令不必前往，但寄信張巢，喚其羽黨一二人來城面議。此信今日方去，大約兩三日后方有回音也。

連日所撫各寨，薙髮者已居大半，皆爭請成忠委員驗看。又息縣之賊，時至東面各寨滋擾，亦須請兵堵勦，成忠所部太單，難以遠出，城內馬隊雖多，然新撫之處斷不敢縱之入寨，設有騷擾，于大局不能無碍。陳副將之騎較少，且系舊部，約束稍易，或尚可偕之前往。而該副將又因瘡臥病，只可待之數日，再作計較。所有趙鎮收復徐寨并續撫六寨各情，謹具稟縷陳，敬請捷安，伏惟鈞鑒。

#### 5. 十五日夾單（稟毛昶熙）

敬再稟者：都司銜候補守備署正陽把總王文行，身經千戰，力敵百人，忠義本于性生，机警不由学得，從戎數年，從未一挫，王小五之名，賊中無不聞而畏之者。正陽四面皆賊，叢爾一城，其所以留至今日，大約皆此人之功。成忠夏間帶兵銅鐘，見其謀勇兼備，輒以為可方之嘉慶時之羅思舉，咸豐時之張國樑，惜所部僅有三十騎，不足以展其驥足。該守備去年曾練有步隊三百，皆正陽土著，因無口糧，后遂散遣。前月成忠因有正陽之行，稟請中丞<sup>①</sup>，招其舊部，隨同成忠進

剿。至今未奉批回。誠知籌餉維艱，增一隊則增一隊之餉，原未可輕議及此。然如尹嘉賓之叔及石三元等，各有步勇五百，尹軍則但解虐民，石勇則从不殺賊，諸如此者，實繁有徒，度支方絀，安可用此有損無益之兵為。若裁汰其一，而使該守備王文行自成一營，則三五百人足抵一二千人，在此時既可剿正、確兩邑之賊；即將來全境肅清之後，汝郡勢必留兵，該守備威名素著，汝人之所共知，若使之駐守郡城，居中援應，譬之猛虎在山，豺狼自然躡跡，于地方實屬大有裨益。再成忠前承示諭，擬于豫省增添馬兵，易步為馬，則追剿有資；化勇為兵，則騷擾可免。卓識鴻議，非淺見所能窺及，如此時招勇不便，或即以新設馬兵歸該守備管帶尤屬得力。此人可騎可步，攸往咸宜，敢求大帥俯念人才難得，鑒核施行。敬請崇安。

## 6. 十五日附稟（二）

敬再稟者：正在發稟間，祇奉鈞函，所諭張逆投誠及軍營各事宜，盡慮周詳，至精至當。成忠往時，但知陳逆罪無可宥，尙未知張逆之不赦，亦復奉有諭旨。今承慈訓，益得有所遵循，私情曷勝欣忭。此賊罪大惡極，即寸磔不足蔽辜，成忠之心，實不願其漏網，其所以猶開一面者，不過俯順輿情，為稍省兵力起見，然禍根不去，今日之所省有限，異日之所費猶多。成忠身任地方，非僑寓可比，斷不能存暫顧目前之見。今既承諭以生擒陳逆及獻出陡溝、邢集二事，然後始可宥其一死，自當遵照辦理。至帶同各寨薙髮一事，此系袁玉來述張逆之言如此。若成忠之諭袁玉來所云薙髮納糧及擒獻陳逆以自贖各情，皆指張逆本身本寨而言。此外各寨情罪有輕有重，或不必納糧而可宥，或雖欲納糧而不宥。張逆果擒獻陳逆，亦只能贖自己之罪，宥與不宥，均當別論，誠如鈞諭斷不容張逆得持操縱之權。此中關鍵，自應審慎。至于充總練、受職官，則尤其不待再計者已。成忠抵正以來，所撫之寨雖多，然如藍青店寨、王國棟寨、李寡婦寨、彭玉升寨、彭大寺寨、孫九門寨、霍光玉寨、陡溝大寨，此八寨未嘗無求撫之意，因其中皆有著

① 中丞指河南巡撫鄭元善。

名之賊，且與居民怨仇太深，成忠均未允許，將來必須縛獻逆首，始可受其投首，否則惟有加兵而已。陳副將腦後生瘡，兩日均不見容，此人系一武夫，所言各情，或出自一時喜怒，未必竟與趙鎮<sup>①</sup>有固結不解之處，而趙鎮昨又自行出隊，并未專倚陳副將，該副將聞之，當亦可以釋然。且此次兩戰兩捷，在該副將亦只謂分所應然，而大帥即擬為之入告，微勞必錄，至于如此，該副將自必感恩圖報。成忠明日往存，擬以帥指告之，當可使之和衷共濟也，肅復敬請鈞安。

### 7. 二十日稟毛昶熙

敬稟者：竊成忠昨將十四日趙鎮收復徐寨，并奉到鈞諭附陳張逆及軍營各事宜，諒邀帥鑒。十六日趙鎮進攻西南之藍青店，店中之賊未出，其東面水圍有賊百餘出拒。趙鎮叱令投戈歸順，該賊竟敢舉矛相向，趙鎮槍斃二賊，余遂駭走，圍而戮之，百餘賊無一脫者。自十三日之後，副將陳祿興瘡傷大發，至今尚在床榻。王文行亦因初十日攻燒孫家樓，磚傷左脛左膊，連日舊傷忽發，不能跨馬持矛，十六日雖亦裹瘡出陣，然已非復往時之剽悍。計自大帥調遣趙鎮赴正以來，八日之中，四戰四捷，為向來所未有，聲威實已大振。現在兩梟將皆為傷病所阻，大約須休兵數日方可再出。

成忠所撫各寨，其初投之二十餘寨，髮已薙畢；此後所撫各寨，如徐寨、楊寨均距張岡極近，尚有未盡薙髮者。首逆張鳳淋昨晚王楊兩寨首事詣成忠處稟稱，情願即日薙髮并擒拿陳大濬，如不見信，請先委員赴寨驗看薙髮。成忠斥以該逆罪大惡極，大帥現統大兵即日來正，專欲剿除此賊，斷不令其漏網。如爾等必欲為之乞命，惟有捕送陳大濬，再將陡溝、邢集獻出，庶尚可代乞帥恩宥其一死。此時陳逆既尚未擒，髮之薙與不薙，無庸委員往驗。至于此外各寨，或剿或撫，均由大帥按其情罪之重輕分別酌辦，尤非張賊所得過問。各首事聞言，唯唯而去。

成忠思張逆此時勢已日蹙，欲其薙髮甚易，至縛獻陳大濬則恐未

① 趙鎮指總兵趙鴻舉。



必。所云擒拿陳大濬乃系搪塞之詞，不過于既投之後，帶同數百人隨官兵之後以為助捕而已。其實陳逆之所在，該逆雖知之亦斷不捕送也。該逆與陳逆消息相通，如欲誘致，亦復何難。今若先准其投，後責其獲，則既已薙髮助官，殺之則近于失信，縱之又適以養奸，惟有仰遵帥諭，先將陳逆縛獻，然後再網開一面，此為至當不易之辦法。現在附近張巢之寨，終有畏懼之心，惟願寬大受降，目前便可免害。而城內官紳如王文行等又恨不誘而致之以洩其忿。此二說均非全策。大帥成算在胸，自必籌之至當，應如何處置之處，仍望隨時指示，俾得有所遵循。

至將來進兵機宜，莫如首攻張逆。張逆附近之寨，除東面外，其餘三面，均已歸順，距張寨不過數里，官兵即可分屯此數寨，以駐防之兵為圍剿之兵。其東面再立數營，則張寨自歸掌握。張賊積蓄之富，視陳逆尤甚，足以延至食新之月。然陳逆被圍時，此外賊寨甚多，猶有待援之望；張逆則羽翼已摧，一經合圍，便成孤注，揆度其情，當可內潰。該逆若見及于此，勢必奔逃陡溝，官軍便可燬其巢穴，使附近各寨得以安生，然後再與李鎮合而圍之，終亦必授首于我矣。惟成忠伏思：現在汝郡軍務約有四事，一追捕陳逆，一攻取張逆，一开通驛道，一掃除零賊，此皆今日應辦之事。陳逆踪跡無定，東捕則西竄，俟各賊皆盡，此一賊自無所逃，此時姑可从緩。零賊惟正陽、新蔡尤甚，新蔡已有張鎮進剿，正陽十撫六七，其必不可撫者，俟大兵進逼張巢，然後分兵壓之，必有縛獻寨中擒首者，亦可不致十分費手。惟張賊究系渠魁，求撫不得，勢必逞其螳臂。如果寨中內潰，自屬大幸；否則援雖絕而糧不尽，恐亦不免有曠日持久之患。惟开通驛站一事，似尚易辦。李鎮現已進據明港，所部約有三千人，若大帥以大進隊逼張岡，姑示以將欲合圍之勢，以安附近各寨之心。另分千兵助李鎮取明港以北之藍店等寨，此皆小寨，理應投首，俟其既投之後，命李鎮留兵駐紮，以防邢集之賊，其餘帥麾所部均各撤回赴張巢為合圍之用。如此則當張逆未殲之先，且得先了此一事，于大局似屬有益。是否有當，恭候訓示。

再近日有彭玉升、王國棟等寨，均欲投首。此系著名擒首，成忠

均拒而未許。其余各寨，無甚動靜。謹將趙鎮獲勝并張逆投誠尚難作准等情覩縷具陳，并附呈正陽地圖一紙，敬請捷安，伏惟凱鑒。

### 8. 二十一日稟毛昶熙

大帥麾下，敬稟者：本日發稟之后，奉到鈞函，荷蒙指示一切机宜，并欣悉調集諸軍，分道并進，為會攻張逆之舉。蓋畫精詳，莫名欽幸。惟正邑以南銅鐘一寨，貧窶不堪，今夏成忠駐軍于彼，因無糧可買，是以旋返。該首事等昨會而稟：此后进軍懇請改由他寨，良由糧無所出，非獨畏騷擾也。所有趙鎮騎兵，如欲由銅鐘以攻陡溝，計程虽止三十里，其間尚有二三小寨，尚須掃除，乃可進逼。核計趙鎮兵數，战虽有余，攻尚不足，似可移回西路，先將明港以北藍店等寨，与李鎮續焘兩面夾攻。此一路多系小寨，或勦或撫，似尚不難勘定。既定之后，所有豫楚文報，从此便可無繞道阻滯之嫌，各省脈路皆通，于大局至為有益。邢集虽稱悍賊，驛道已通，移兵西指，則該寨隔于驛道之西，業已斷其左臂，东南不能通陡溝，东北不能通張逆，援絕勢窮，終必授首。成忠管窺所及，恭候訓示。

陡溝為客商輻湊之區，陳張二逆，往往經由于此，陡溝下則淮河兩岸之寨自下，是亦扼要必爭之地，如此時必欲規取陡溝，則由溝東之銅溝進，不如由縣西之胡寨進。胡寨之南為周寨，前此虽經投順，昨有言其為真擒者，成忠尚未給予諭帖。如欲前抵陡溝，則將周寨與其北實系肋從之胡冲店均予招撫。自此而南，仅有黃魯店一寨，或勦或撫，便可直至陡溝寨畔，而北路無甚阻隔矣。是否有當，恭候鑒定。至成忠此次收復各圩，皆由軍威已振，是以易如破竹。趙鎮一軍，其功實非淺鮮。而大帥發縱指使，不后不先，虽兵數仅有五百，而忽東忽西，縱橫出入賊中。但見處處皆有兵到，互相傳播，以為城內現有精兵万余。各寨之輸誠以此，張逆之破胆亦以此。碩畫訂謀，洵非淺見所能窺測。成忠因人成事，方自愧之不暇，乃竟得與身歷行間者，同登奏牘，慚感之誠，尤非楮墨所能罄陳。除再肅丹祇叩外，謹先附陳蟻悃，敬請捷安，恭維鈞鑒。

### 9. 十一月二十三日稟毛昶熙

敬稟者：竊成忠昨得探聞張逆裝旗薙髮等因，附片稟陳，諒邀帥鑒。兩日以來，未見動靜。探得張逆仍居本寨，前日派令其黨李春道等未經薙髮之數百人前赴淮南蕭王店等語。成忠復查陳逆現據蕭王店，所有銅鐘附近之寨，凡著名之捻，陸續前赴蕭王店者甚多。張逆之裝旗渡淮，名為助官剿賊，未必非助賊抗官，鬼蜮性情，殆不可測。惟現在軍威甚盛，該逆之真心畏懼，此則毫無疑義者。前數日成忠曾諭令距城較近之新投各寨，捐輸芻秣。今日張逆忽託新投之寨，代該逆担送草料若干徑至公局，自言業已薙髮，办案理應出差等語。當經成忠令公局將草擲還，并告以陳逆不獲，則雖易草為金，亦不能贖該逆之罪，諭令公局毋得遷就。

現在正陽各寨，其已投者，薙髮固十居八九，其未投及不准其投者，薙髮亦十居二三。我方視之為賊，彼已自附于民。人心知悔，誠亦可喜。惟其中實有必應誅殛者，未便因其自行薙髮，遂予寬縱。通計此數日中，未嘗無續投之寨。其來投者，如屬良民，成忠則令其將寨中捻首設法擒獲。其來投者，如屬真賊，則惟有拒之而已。將來大兵進剿之時，雖極小之寨，居民亦不下數百，玉石俱焚，斷有不忍，若能內外勾結，以寨民而捕獻寨賊，自屬最善；否則以從賊而擒首賊，亦屬必不可少之筭；然非至極其困迫之時，則蚩巨相依，雖欲禽之而不得。經此一番掃蕩，汝郡之賊，約可去其大半。恢恢之網，不敢謂其不漏，只可于善后事宜中，設法安插，俾不致余燼復熾而已。

陳大濬竊據蕭王店已非一日，較之前半月之東西飄忽者，情形頗異。若再閱旬時，負嵎不去，則是平輿之外，又增一窟，所有我軍攻剿事宜，屆期又當稍變。畫圖精詳，自必籌之至當。現在陡溝之賊，妄謂十日中必能擒陳逆，而張逆亦自言能誅陳逆，又有文生姚某者，欲使張逆之心腹單景尚誘擒張逆而已再擒單逆。紛紛獻策，不一而足，譬之治病之偏方，未嘗不有時而效，然皆不得謂之正辦。惟有分道進兵，圍攻首逆，此則堂堂正正，雖韓白無以易之者也。節旄在望，足慰孺私，除俟面稟外，所有張逆及各寨情形，謹先稟陳，敬請勛安，伏維

審鑒。

### 10. 臘月十一日稟毛昶熙

敬稟者：竊成忠于初十日叩辭后，即于十一日黎明会同副將陳祿興，帶同署正陽方令、委員從九品錢汝鑑、廟灣巡檢沈桂等向東路進發。出城二十里之內，田野荒蕪，村舍蕩盡，惟見斷垣數百堵，矗立于荒烟蔓草之中而已。二十里之外，漸入賊境，城市離落，依然如昨，居民皆避居寨中，途間寂無一人。又數里至趙家寨，寨民堅請入寨獻茶。又數里至距城三十五里之余寨，陳祿興自此而北，成忠自此而東。又經熊寨、張寨，寨皆土垣，無雉堞，惟濠水頗滿。凡所經及所不經之寨，其寨中首事，無不衣冠來送，兼派團練，分段護送。前者去，后者續，途間彼此相望。

成忠所帶小隊，有善火鎗者，沿途擊取樹間田間烏鵲，鎗無虛發，凡獲野鳥十餘頭。鎗銃之聲與旌旗之影，一路絡繹不絕。所過之寨，寨民皆出寨跪接，愈東則接待之禮愈恭，墻上道旁，觀者如堵。成忠帶同方令，便道入寨，傳見各首事，諭以：爾等各寨，既經從賊，皆應誅殛，今奉大帥之命從寬赦宥，自今以往，洗心反正，毋抗糧，毋擅殺，毋萃逋逃，毋懷反側。府縣今日之來，所以安戢爾等，如有兵勇吏胥騷擾需索者，本府即行嚴辦，斷不動爾等一草一木。一時听者皆點頭太息，大有不圖今日復覩司隸威儀之感。

通計正陽以東，由二十里外至四十里，種麥者十居五六，四十里至六十里，種麥者十居八九，車馬所經，兩旁田中隱隱皆有青意，寨外小村落，被燬者不過百中之一。據云由雷堰而東，因為鮑進朝、廖景章、于三麻所擾，其荒涼亦與近城之地相等。惟雷堰以西，新丰集以東，此三四十里之地，既因從賊之多，未遭焚掠；又以報官之早，得免誅夷，其氣象竟與完善地方無異。所見人民，大都村朴，絕無桀傲之氣，察看情形，實系被脅，竟不必以寬大受降為疑。

十二日，飭令方令、錢從九、沈巡檢分三路前往驗察，各帶成忠小隊十名。方令驗堰東之王寨、易寨，錢從九驗北路之馮寨、甘寨，沈巡檢驗南路之三李寨，共七寨。成忠各給條款一紙，令其將戶口、人數、

器械、濠壘、田地逐一開單存記。大約正陽以東之寨，皆非堅壘，或雉堞不全，或有牆無隍，固不足以拒賊，亦不足以抗官，其所以遇賊則從賊，見官則從官者以此。經此番驗看之後，寨之大小，人之強弱，成忠皆已胸有成竹，即或再有反復，而形勢虛實，已為我所洞悉，不難立即剪除。至雷堰東北岳城及息縣各寨，積賊尚多。王文行昨日攻打白土店十五里之何寨未克，受傷者五人。陳副將現駐汝南埠南十二里之李家樓，軍威甚盛，投者接踵，明日擬以全隊攻何家寨。所有成忠十一日行抵雷堰，十二日分驗各寨情形，謹先縷陳，敬請捷安。

### 11. 稟 稿

敬稟者：竊成忠昨將汝寧軍務大局及正陽剿撫得手情形稟陳在案，諒邀鈞鑒。十一月十六日、二十三日，經成忠飭委署正陽把總王文行隨同毛帥派來總兵趙鴻舉騎兵，進攻西南之周寨、藍青店寨，均獲全勝。周寨畏懼乞降。二十五日，復經成忠飭委駐紮銅鐘之守備田映唐，千總楊繼才會同銅鐘首事王貞卿、龔大觀等擒斬涂寨擒首胡守庸、胡守中。二十八日，該將弁、首事復會攻彭大寺寨，斬賊首李三保、黃守等凡二十一級。四日之內，兩殄巨擒，復收撫銅鐘附近之皮店寨、饒寨、涂店寨、傅雙樓寨、小王寨、李寨，合之涂、彭兩寨，計銅鐘所復凡九寨。益以成忠抵正以來所撫之寨，計已六十五寨，而陡溝大擒蕭文信亦有投誠之請。二十七日，有陡溝生監五人由副將陳祿興導至成忠處求撫，成忠以陡溝所屬之寨最多，諭令擒獻從賊數人，始准自贖。該生監已允于初一日來獻。初三日，李鎮續差官來正，始知李鎮于初一日已將陡溝收撫。陡溝為必爭之地，李鎮圖之已久，近因軍威大震，遂乃唾手得之，机宜湊合，是誠可喜。而陡溝以西，明港以北之藍店、李存店亦經確山王令先時收撫，邢集亦有求撫之說。豫楚之路大通，客商絡繹。其規取張逆之余鎮際昌一軍，前數日已將劉夾道寨收復，李存道先期遠颺，戮其同教之匪數人，并將濠壘剷削。惟迤北有小王寨者，忽降忽畔，負固未下。初二日晨，余鎮以全力攻之，血戰三時，始屠其砦。由此進攻張岡，當可無后顧之慮。張逆心胆久寒，所云投誠一事，近已漸有成局。然終恐其為緩兵之計，

余鎮各營，仍擇于初六日移紮距張寨四里之魯店，扼其咽喉，使不得出。而新附之陡溝，則令副將陳祿興以一營駐之。若獲營于砦內，則不獨蕭逆不能反復，而張逆亦从此愈難西窺，投與不投，均不足慮。

陳逆昨已窺至信陽以西，淮源以北之固縣集。此集旧系官卡，未必即能久踞。毛帥現派吳編修元炳帶隊西下，而李鎮留駐白馬坡之三營，亦可移以併力。該逆母妻兄弟皆已伏誅，孑然一身，所裹不過二三千人，大兵四集，斷難抗拒，難保不亡命他鄉以延殘喘。若得一軍，由桐柏繞出其前，以絕其西走之路，則于蕨事尤易。昨已稟商毛帥，俟明日總兵張曜來正，合籌兵數再行分撥。通計汝郡及正陽各賊，一月以來，實已瓦解冰泮，無論大股小股之賊，莫不奔走乞降，絕無敢萌抗拒之念者。兩載之中，誠不易得此氣象。惟各砦由剿而得者十之一二，由撫而得者十之八九，良莠雜居，根株均在，火燒不尽，風吹又生，此意中必然之勢。成忠所撫各砦多至六十餘，安敢謂其盡無伏莽。然凡著名起反之砦，成忠皆勒令縛獻擒首。半月之中，所收之砦甚少，求者愈哀，拒者愈峻。在成忠之意不過謂多戮一起反之賊，即可少留一復反之賊，衡之事机，原應如此。然其中竟有難以固執者，姑勿論總兵李續焄、主事余本初此兩軍博采兼收，本非成忠所能過問。即以成忠所不收之一二十砦言之，每砦之中，居民千百，概予駢誅，斷無此理；且砦砦而攻之，亦有攻不勝攻之患，舍縛獻擒首之外，實亦必無他法。無如詣官請撫之人，往往即為賊乞命之人，既已自投，而又欲其自縛，勢實有所不能。不得已，降格以求，則用以賊攻賊之法，甲降則使之縛乙，乙降則使之縛甲。若輩蚩巨相依，為時已久，欲其自相吞噬，亦復甚難。此外良懦之民，平時久為賊所挾制，權既不屬，黨又無多，虽有自拔之心，竟無相圖之力，以賊捕賊固難，以民捕賊尤難，是以縛獻首逆之一說，成忠虽守之至堅，而將來恐亦有不得不從寬假者。事勢使然，虽知其害而無如何也。

成忠再四籌思，豫南之賊，其技勇實遠遜于官軍，其所以留至今日，無非因堡寨之故。欲為善后之圖，以平燬賊砦為第一事。我之所長者戰，彼之所恃者守。夫惟奪其所恃，而后可以用我所長而使之不敢動。此合郡紳民之所共知，與之言及，未有不以為首肯者。然非借兵

力以攝之，則虽欲为此而不得。此时反側未安，姑且仍旧，俟將來兩逆已平，官軍將撤，然后舉所有賊砦，除陡溝寒凍，向系客商所集，不得不酌留一二外，其余悉舉而平之。淵藪既空，萌芽自淨，即間有因此而激變者，亦必堅持定見，不以一隅而害全局，約計一兩月間，當可掃蕩。以言乎補偏救弊，在今日實已仅此一着。若更憚其勞而存之，則延袤千余里間，小之則為狐鼠，大之則為豺虎，既已留此害人之物，而苦于不能盡矣；而又予豺虎以山林，假狐鼠以窟穴，使之有所憑依，以逞其毒，虽有龔黃亦無以善其后也。成忠管窺所及，昨已面陳毛帥，因系善后中第一大事，是以不敢不豫為稟呈，恭候訓示，敬請勛安。

## 12. 稟 稿

敬稟者：竊汝寧府城自戒嚴以來，經卑府督率在城官紳晝夜防守，復隨同張藩司派勇出剿，賊始稍退，適值楊副將一軍來，郡城圍漸解，業經節次馳稟在案，諒邀憲鑒。二十八日，因楊副將接奉帥札，調赴槐店，聞城百姓當驚魂甫定之余，一聞此信，均甚駭懼，奔告乞留，填塞街道。伏思軍營調度，自有机宜，卑府何敢冒昧瀆請。惟地方情形，實有非增兵不可者，不得不據實直陳，恭候憲鑒。查陳逆自二十五日敗竄之后，去城業已漸遠，即酌撤援兵似亦無關輕重。惟該逆凶狡異常，自正月以來，張藩司激勵兵勇民團，屢戰屢捷，而該逆積忿思逞，復糾張鳳林、國寶善以及正、新、息、項等捻，愈聚愈多，每官兵大捷一次，則賊必更增數倍，而扑城亦必更進數步。初八日官兵敗賊于城東李旗屯一帶，平毀賊壘甚多，而十四至二十一等日，賊又由西至東，乘夜蔓擾，直逼城關。二十三日，官兵敗賊于去城二里之東關寨外，斬獲頗眾，而是夜四鼓，仍有數百賊潛至壕畔，意欲偷渡，幸殘月已升，窺見人影，卑府督率在城文武併力击退。二十四日五鼓，賊又至東北城角，列炬如林，至曉始退。若非二十五日楊副將兵到則城圍仍難遽解。該逆自知計窮力竭，惟有多其黨羽，以為極力抗拒之計，勾結既多，蔓延愈廣，輒敢分扑營盤，斷截餉道，以致高平寺等營，節節隔阻。即使自今以後，逐漸开通，亦但能拔出圍困之營盤，斷不能殄盡勾結之丑類。蜂屯蟻聚，所在皆然。以六七千之兵，剿三四萬之

賊，打穴擒渠，尙無把握，若更撤去其半，竊恐官兵朝去，賊眾必夕至城下。張營兵力甚單，府城大營，勢難兼顧。蕞爾一城，將何以守，此府城不可無兵之實在情形也。至于所屬州縣，确山南鄉，諸捻勾結，城中練勇，時有內潰之虞；正陽五里以外，到處皆賊；信陽羅山被圍屢次，迄未解嚴；而新蔡縣自十四日被賊四面急攻，情形岌岌，兩遣人改裝賚到棉紙草稟赴張營告急，張藩司以楊副將一軍急須會合，以解大營之圍，不能分顧新蔡，業由卑府飛稟大帥另請撥兵馳救在案。孤城受困，今已半月，引領東望，無涕可揮。此所屬各州縣，不可不救之實在情形也。通計汝寧一府，有賊者居其大半，而新蔡、羅山二縣，信陽一州與府城及大營兩處，均在十分吃緊之際。往日之民，其所以忍死須臾不致離畔者，以為救援可望，必不忍置此一方民命于度外也。乃請兵不下數十次，始則云有周鳳山之兵，繼則云有穆翼長之兵，望眼欲穿，皆成畫餅。茲幸節旄蒞豫，戎馬甫臨，賊踪便退，一時百姓感激涕零，方擬先解大營之圍，次救新蔡之急，然後併力攻克平輿老巢，再行分兵往救信陽、羅山，併將正陽、确山之賊節節掃蕩，使一州八縣之民，復見天日。今則勁旅甫來，又復北去，竊恐民心失望，賊勢愈張，府城危亡在即，而新蔡、信陽、羅山，更無論已。應調應留，非卑府所敢妄擬。至于郡城及所屬州縣實在需兵情形，不敢不據實瀝陳，恭請勝帥將楊協戎一軍留于汝郡，萬民幸甚，恭候訓示。肅此具稟，恭叩勛安。卑府成忠謹稟。

#### 附原批復

據稟已悉，所陳自系實在情形。惟本大臣奉命援穎，需兵甚急。查穎郡被圍已四十餘日，粵逆交乘不下數十萬眾。賊勢之重，望援之迫，實屬危急萬分。汝防雖為吃重，究未被圍。陳大濬匪黨雖多，亦不過數萬之眾。孰緩孰急，孰重孰輕，不待智者而知。況本大臣軍營為皖豫兩省鎖鑰，關係中原大局，更非汝防一隅可比。現在援穎前敵各軍業已深入至太和一帶，後路空虛，粵捻各逆麇集，沈項淮鹿大營三面賊氛，急需厚集兵力，分頭堵剿。若以一隅牽制，遂置大營于不顧，無此機宜，亦無此辦法。且楊副將一軍，系奉旨調援穎郡，更不容稍有稽延。是以本大臣迭次催調前赴槐店听候調遣。本日復派令戈什



哈長瑞持令提催，嚴札申飭，并札飭張藩司在案。原欲迅解潁圍，俟潁圍解后，再當回軍他顧，彼時或令楊副將仍回汝寧協勦，再行酌度情形，相機辦理。此時則先其所急，斷不能听其留汝也。惟據該守為民請命，情詞迫切，本大臣于汝防情形亦時屢懷抱，不得已，勉從所請，已批飭該副將暫留數日，迅解前敵營圍，并平毀附近最要賊卡后，仍即遵照迭次嚴札，拔隊星夜趨行，前赴槐店，听候調遣。不得以平輿賊巢尚未攻拔，恐賊復來猖獗為詞，再事遷延，重干罪戾。彼時該守，亦不得再行瀆請也。切切此繳。

### 13. 稟 稿

敬稟者，竊卑府自正月戒嚴以后，節經請兵援救，并稟留楊協戎在郡，另請撥兵馳救新蔡在案，諒邀亮鑒。伏查汝寧一府，自陳逆滋事以來，地方百姓蹂躪不堪，一切情形，久已上厪滋注。今年正月，賊氛益熾，張藩司奮督各軍，戰無不捷，而賊之蔓延如故。闔城百姓，當風聲鶴唳之時，恭聞大帥建牙，無不欣然色喜，咸以為汝水東西本往日棠陰之所蔭，兒童竹馬，今已成人，必不忍使昔年階下之民，悉化為異日溝中之骨，是以雖當困迫之余，而其心猶隱有所恃。既而被圍并急，而楊協戎之兵，果蒙亮恩剋期馳赴，既聲威之大振，遂魑魅之潛逃，城內紳民，同深頂祝。及至勝帥屢檄催調，初九日楊協戎決意北上，前隊于辰刻甫行，而賊匪即于巳刻竄至距城十余里之白龍王廟，人心大駭。幸值帥札到郡，楊協戎中途折轉，賊始遁竄回巢。迭次恩施，悉符民願，兵燹遺黎，從此漸有生全之望，莫不謂非大帥之德不至此。惟是軍務情形，難以預料，万一此后，各府州復有如潁州杞縣之告急者，羽書再至，勢必移營，小民之心，不能無慮。卑府伏思：中州百邑，咸隸帡幪，何重何輕，在亮意原無厚薄，然受害有淺深，則需兵有緩急，敢求俯念汝南一郡，被兵已及三年，較之他處甫經賊擾者，其顛沛流離，實增十倍，願留節制之師，永作干城之固，則感荷鴻慈，愈無既極矣。

抑卑府更有請焉者，現在張楊兩營之兵共六千名，由前敵至府城，節節布置，僅能使賊不攻城而已，至于掃穴擒渠，則非增兵三四

千不可。卑府非不知豫省之兵，僅有此數，斷無均集汝郡之理。若欲另行添募，則現有之帑，尚不足供現有之兵，安有余資，再募新勇。此種支絀情形，卑府未嘗不久為扼腕。惟是地方光景，受害已深，今年賊勢蔓延，二麥均未能種。若賊匪一日不蕩平，則田野一日不耕作，窮民無食，勢將安歸。即以帑項而論，汝寧一郡，地丁銀共十九萬有零，歲若不登，銀從何出。但使陳逆遲滅一年，則不獨使府境增數萬之賊，亦且藩庫少十萬之銀，此中關係，良非淺鮮。伏查豫省目下支款，僧、勝兩營及袁、田兩營兵餉每月共二十萬兩，軍需緊急，誠無可減。此外新旧京餉及東三省、甘肅河工等餉，雖皆應發之銀，容有可緩之款。再彰、衛、陝、汝均尚完善，若嚴催丁銀，不准絲毫短少，再委廉能之員前往此數處勸捐抽厘，或借富商，或撥雜款，但使每月能增入項三四萬兩，便可添勇一萬名。兵力既厚，逐節掃蕩，與其處處相持，不如專攻一處，一處之賊既滅，即一處之田有收，所征之銀，不難償所靡之餉。即如陳逆一股，久困老巢，今年雖到處擄掠，多為勾結之賊取去，若四面合兵，斷其打糧之路，數月之間，准可破滅。然后再攻陡溝、明港等巢，亦不過數月，便可肅清。肅清之後，每年汝郡兵餉可省二三十萬，汝郡丁銀又可增十餘萬。一出一入共計得銀五六十萬，以增兵為滅賊之方，即以滅賊為生財之法，辦理機宜，似覺不無裨益。卑府不揣冒昧，敬陳管見，是否可行，恭候訓示，敬請勛安。卑府成忠謹稟。

## 汝寧府府諭

—

諭各街首事知悉：現在寇氛未靖，欲防外患，先去內奸，必須严查戶口，使奸細無從藏匿，始可萬全無患。昨本府已出示曉諭，令委員紳士逐戶編查，惟委員人數無多，除分防各門外，業已無員可委。仰各街首事，先將各人所住街巷挨戶編查。凡屬丁男，逐名開列，按照本府所開條款一一載入清冊。務須遍告各烟戶，令其從實呈報。如有隱匿一名者，即是奸細，除本戶從重懲辦外，其經手之本街首事，亦復自干未便。務各秉公辦理，毋得瞻循遺漏以及遲延觀望。毋違！

切切此諭。正月二十九日府正堂諭。

二

諭各局委員首事知悉：日來月落甚早，夜深昏黑，俯視不見城外，賊若攀垣，無人知者。屢次諭令各牌戶將燈懸掛堞外。陽奉陰違，殊深痛恨。自今日為始，晚間各牌戶赴局領油時，仰各委員將燈留下，若無陰云，不必遽掛。先檢點繩索，均以二丈為度。不足者，仰各首事，即日買細繩接續。俟月欲落時，由委員督帶局勇將油灌滿携至城頭，按照應掛之處，垂燈堞外，愈低愈善。點畢之後，面諭各牌戶：一，不准將燈吹滅。二，不准提燈上城。三，不准剪斷繩索或將繩捆繞竿上，致長繩變作短繩。如有犯者，定責二十板。黎明時，或委員或首事，帶勇上城，將燈收回，仍存局內。前此城頭之燈所以不能如法者，總由各燈皆存牌戶之家，牌戶利于偷油，或竟不燃火，或旋燃旋滅，或携至城頭棚內吸烟聚賭，百弊叢生，如有緊急，誤事不小。今收發皆由各官紳，于牌戶毫無干涉，斷不敢再蹈前轍。倘各委員不親往懸掛，不面為吩咐，或不待月落，以致徒耗燈油，此則委員之過，本府斷不能代為隱諱。至于添買繩索，為費無多，一局數紳，豈無能佃千文之人，事在必行，毋得推諉。此事虽小而關係頗大，務望遵照辦理，勿誤此諭。

三

為嚴定輪班守堞章程，以重城守事：照得各牌戶，專為守城而設，賊已至則合力堵御，賊未至則留心了望，自宜通宵看守，不容稍有疎懈。惟念戒嚴日久，各牌戶皆疲困已極，欲其徹夜不睡，未免太勞。本府俯念下情，曲為體恤，設為輪班了望之法：每一牌分為五班，每一班站立一更。十人在城，則以二人為一班；五人在城，則以一人為一班。各按牌戶名冊，第一日，以第一第六人為第一班；第二日，以第二第七人為第一班，余可类推。一更時第一班立于堞口，注目外視，不但不准安睡，并不准進棚。至二更時，此一牌已立多時，換第二班出棚站立，所有第一班及三四五班之人，均准其入棚安睡，但不准解脫衣褲，尤不准私自下城。三四五更一律照辦，每閱一更，更換一次，

以鑼為號，不問城下之鼓，但听城頭之鑼。仰各局預備更香勻分，五更初點第一節，着城勇二人上城敲鑼，由兩頭敲至中間。第一班聞第一更鑼聲出立垛口，點至第二節再敲鑼一遍，第一班進棚，第二班出立。自此以後，逐更遞換，如未聞鑼聲，即入棚偷睡者，重責四十棍，願罰者罰錢四千；其未睡而入棚閑坐者，重責二十棍，願罰者罰錢二千；仍責令守垛一夜，以昭炯戒。切切此諭。

#### 四、保甲條款

一、每戶除婦女不計外，凡男子無論老少，逐名開列，註明年几歲，系何處人。

一、每戶男子皆註明以何為業，不得但註家主一人，其有作店伙傭工者，須註明在某街某店某家，以便核對。

一、每戶有取官、生監、首事、兵丁、民壯、練勇等人，均註明于本名之下。

一、每戶男子有在外省、外府、縣及城外營生者，于本名之下，註明現在何處，作何營業。

一、每戶男子有殘疾者，註明殘廢二字。

一、府縣各署吏胥，凡卯簿內有名者註明是吏役，在何衙門，不得泛寫公門二字，其卯簿無名者，不准妄註。

一、店舖有店號者，將店號註明。

一、住戶、店舖，凡伙計、傭工均將姓名、年歲、籍貫逐一開列其家。有家住城內者，無論本籍、寄籍均註明家住某門某街，以便核對。

一、店舖內住有家眷者，凡男子一律開列，如住戶之例。

一、城內僧道照住戶之例，一律將年歲、籍貫開列，並將是何廟宇註明。

#### 擒寨目錄

張岡寨	彭玉升寨	方家寨	藍青店
信陽蕭曹店	陡溝	永興鋪	段家寨 (即在光玉寨)
兩吳家寨	孫九門	王國棟寨	王倫寨

梁心恬四寨	王化国寨	刘心良寨	鮑进朝寨
徐文田寨	周文学兩寨	时寨	白土店
郭寨	李寨		
張崗寨:			
張鳳林首逆	曹魁著名	張溝著名	單景尙著名
張聚德 <small>姚煜言 雷振坤</small>	張世琴 <small>姚煜言 雷振坤</small>	張連光 <small>姚煜言 雷振坤</small>	張明庸 <small>姚煜言 雷振坤</small>
張明德 <small>姚煜言 雷振坤</small>	張明星 <small>姚煜言 雷振坤</small>	楊 栋 <small>姚煜言 雷振坤</small>	王結子 <small>姚煜言 雷振坤</small>
張仲山 <small>姚煜言 雷振坤</small>	張从恒 <small>雷振坤言</small>	姚之亲 <small>雷振坤言</small>	張名魁 <small>雷振坤言</small>
陶 魁 <small>雷振坤言</small>	林万清 <small>雷振坤言</small>	吳重山 <small>雷振坤言</small>	刘邦治 <small>雷振坤言</small>
王二山 <small>雷振坤言</small>	張采芹 <small>雷振坤言</small>		
彭玉升寨:			
卓要山著名	王贊文著名	魯小四公呈	彭印章公呈
彭大安公呈	李明山公呈	石璞才公呈	石璞玉公呈
孙連璧公呈	刘薄餅公呈	陈三奇公呈	陈三虎公呈
彭云章 <small>楊繁亭控</small>			
方家寨:			
張振全著名	張正行 <small>甘鶴鳴言 雷振坤</small>	張鳳亭同上	邵玉亭同上
何 清 <small>雷振坤言 公呈</small>	張士俊同上	張老怪同上	張德兒 <small>甘鶴鳴言 公呈</small>
王正文 <small>甘鶴鳴言</small>	黃 全 <small>銅鐘公呈</small>		
藍青店:			
夏廷渠著名	夏廷渠妻胡玉成言	王化成 <small>沈典史言 銅鐘公呈</small>	李大成同上
李小成同上	沈紀德 <small>銅鐘公呈</small>	李光祖 <small>胡玉成言</small>	李文燦
方文功	占 車	李大眼	李 理
李学恩	李 磅	李保义	李 毛
李逢祥	郑 时	周逢安	李繼培
李繼万	李馬祥	梁三棍	李詩文
王化东	吳进修	李老八	楊大山

楊小山	郑逢时	李元非	李元桀
李元秀	李道輓	李节子	李元功
王化辰	程既德	程道輓	王全心
馬 靠	周天河	李从人	李既万
李秀子	李 丙		
蕭曹店:			
王学亮	王学貴	王新春	張小文
張南文	周 熙	張西山	王家啓
王自紅	王 早	刘文潤	刘文蔚
白士貫	喻廷桂	閻景心	
陡溝寨:			
蕭文信	熊次山公	陈万选	閻 茂 <small>閻公</small>
閻宗聖 <small>閻承会言</small>	范金华 <small>閻</small>	李 山 <small>閻</small>	陈守福
高 八	宗連茹	周 姚	余老代
戴 宸	田 衡	蕭文义	陈 炳
陈 方	陈 馬	蕭进恭	畢獅子
田 哲	田 虎	田 士	
永兴鋪寨:			
周天保 <small>銅鐘公呈</small>	周应山 <small>同上</small>	周应召 <small>同上</small>	周应宣 <small>公</small>
蔣万秋 <small>公</small>	蔣体仁 <small>公</small>	尤殿元 <small>公</small>	蔣 年
陈鳳池 <small>公</small>	陈金山 <small>公</small>		徐鳳祥 <small>公</small>
土扶桥段寨:			
霍光玉 <small>逃</small>	霍張非	霍金章 <small>逃</small>	霍 羣
兩吳家寨:			
吳景峰	吳仰魁	吳明貴	吳 云
吳志顏	吳景国	吳仰德	吳景尙
吳景贅	吳仰茂		
孙九門寨:			
涂道宇	温黑子		
王国栋寨:			

王希天	王国宝	李公一	混天王
郑牙子	李士和	李国宝	王国立
叶应朗	常万福 <small>田守备稟</small>	刘小猛	刘登鴻
馮家寨:			
梁心恬	梁周士	梁朝一	梁全义
梁心存	梁心太	梁七十	梁米貴
梁心誠	梁东領	梁西元	梁 磨
梁六十	梁得元	梁 横	梁平天
梁 义	梁靠墙	梁三行	梁应貴
梁元东	梁东国	梁魁元	梁麻子
梁保安	梁荣桂	梁小狗	梁長松
梁双貴	梁拐狗	梁 复	梁西山
梁狗拐	梁玉儉	梁小气	梁山霧
梁利挂	梁玉貴	梁东山	梁应山
梁士一	梁 田	梁小順	戚小順
戚小恆	代 倫	代 璜	代 恒
代 馬	李东明	李相見	王 狼
王 笨	何吉祥	何进升	何进道
房長松	何和尚	范占华	范小神
高振西	馮 定	閻玉林	陈万春
赵世荣	郭明远	陈 祥	
鮑寨:			
鮑进朝 <small>著名</small>	鮑攬子 <small>雷鎮坤言</small>	刘 驢	郑茂林
傅大嘴	王順名	鮑 月 <small>尤殿拔控</small>	
譚寨:			
徐文田 <small>著名</small>	徐心田 <small>雷鎮坤言</small>	徐西田	周建国 <small>王兼山言 雷鎮坤</small>
周小灣寨:			
周文学 <small>著名</small>	周得升 <small>著名</small>	周恒言 <small>雷鎮坤言</small>	周 灵
周四印	商 大	商 四	王 封
王 瑤	刘玉紅	王 仲	王 瑄

王寨:

王化国            王廷干            王振清            王步廷

刘寨:

刘心广            刘心良            張貫一雷永齡控    王順明

王大水            李采文            王华国            刘德行

杜光优

郑寨:

郑繼祖            郑毛奔王廉山言

时寨:

时中旭雷任叔言

白土店:

盛德秀雷任叔言 余世英

郭寨:

郭玉华

李寨:

李光策

同治元年正月信陽馬牧寨:

蕭曹店、新店、三官庙、梅黄店、严家灣、長台关总捻头严金怀，  
小捻头王書沅、刘金安、耿金华、赵金声、李稳、曹益、黄恩。

又罗山管令寨:

欄杆舖、子路河，江大个子。息捻，岳开舖。

計开未获捻匪姓名:

陈咬巾 朱尾八 赵老悶 刘大緒 謝天順 謝天平 李紅江  
顧天宝 殷大富 王天一 陈黑毛 蔣明礼 吳 庚 耿麻子 黃  
金正 黃金發 徐文礼 曹妮子 張大毛 (按本件系紅紙抄件，旁  
註“八月初五李天麟开”。)



## 辛亥后之四川战記

楊 兆 蓉

**編者按：**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不徹底；全国已形成封建軍閥的割据局面，四川由于地处偏僻，加以北洋軍閥的封鎖，更形成割据中之割据，一省之中，軍政派系，異常复杂，当时情况，外边知道的很少。本文作者楊兆蓉先生熟悉此段時間的种种經過，本文叙事自辛亥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均系亲見亲聞，又經当事人熊克武先生修改訂正，可供研究者参考。

### 叙 言

辛亥革命，四川为孙中山先生领导之革命地区，辛亥以还，四川革命力量雄厚。因統一川政退讓，为異党削弱，仅存熊克武所領之第五师，后来扩大为但懋辛所領之第一軍。是皆四川之革命主动力量。繼因旧川軍中之地方軍閥，为北洋反抗革命之封建軍閥吸引，兼以四川革命同志，分出个人主义之小团体，为唐繼堯之兼併政策所愚，造成認不清敌我之种种內乱，为四川革命史上一大污点，言之痛心。謹

据事实，分段写出，顏曰：辛亥后之四川战記，以供大雅参考，知我罪我，非所計也。

公元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四川瀘州市楊兆蓉初稿并叙时年七十有七。

### 熊克武討袁失敗

辛亥武昌首义，四川革命党人，首在重庆响应，建立蜀軍政府。次

于瀘州活动,威胁清吏,成立川南軍政府。而成都軍政府,建設独立后。迨南京政府孙中山大总统,为謀南北統一,讓位与窃国大盜袁世凱。四川党人亦謀統一,成渝兩軍府首先合并,川南軍府自动取消;同时四川同志,有为異党麻醉者,認識不清,引敌为友。于是四川政权,落于共和党人胡景伊之手,甘为袁贼爪牙,將革命党过去抛头顛,洒热血換来之革命力量,多方削弱,仅存熊克武所領之第五师駐防重庆。1913年癸丑,袁世凱暗杀湖南宋教仁于上海火車站,孙中山先生領導的南边革命力量,發动討袁之役。熊克武因長江战事梗阻,傳到消息較迟,于七月在重庆与參謀長但懋辛、江防司令余际唐、川东宣慰使黄金鯨和巴县楊庶堪、朱之洪、石青陽諸同志,宣布討袁。因四川都督胡景伊,向附袁逆;同时討胡。軍事計劃,參謀处初主張,以一个师对四个师之敌,宜用突貫攻击,集中兵力,从东大路直搗成都,使观望动摇之师附我,以省城为根据,再作第二步战斗。但許多同志認為太冒險,故分兵兩路:北路以团長范秦为支隊長,从合川攻遂宁向成都进攻。敌軍系第二师模范团团長王陵基,除其本团之兵外,另加楊子元一团,企圖进据合川。其时我軍团長周国楨不听指揮,分兵去攻順庆,合川吃紧,熊克武乃亲去督师,將王击退,挽回了頹勢。

东路以旅長龙光为支隊長,以永川为据点,一面攻隆昌,一面要攻瀘州,因瀘州是第一师周駿所部根据地,隆昌及合江一帶皆其部队駐紮,因而在沿江一帶加有余际唐的川江水师部队及川东道黄金鯨的警备队,不先取瀘州,于东大路前进必不利。故熊克武特命但懋辛前去督战,隨即命其为前敌临时指揮,由王坪、立石站进攻瀘州。因辛亥但懋辛被推为川南軍府副都督,后改任川南总司令。先声夺人,經過瀘屬立石、云錦、石馬、兆雅各乡鎮。地方同志和团防,紛紛起而欢迎,代办軍粮接济,沿途無阻,进展甚速。瀘州第一师师长周駿,布防瀘之北岸草店子一帶,一击而潰。討袁軍进占小市五峰頂,此山为最高据点,可以俯窺瀘城。周师隔陀江而守;同时周之營長梁度,响应討袁,从牛腹渡直攻瀘之外圍龙头关。瀘城同志席乾生、邓西林、罗肇圖、徐琳、黃子休与隨營書記瀘人姚星瑩等,在城謀內应,得周师參謀長李某同情,暗中活动部队。为周駿查覺,將李立时槍杀,軍心动搖不

安，瀘城指日可下。

当此兩路軍情胜利之际，而長江、安徽、江西等省討袁軍已失敗，南京不守。同时胡景伊請袁世凱下令五省会剿，陝軍由張鈞率領已到奉节、万县一帶；滇軍已將到瀘州；貴州方面唐繼堯派黃毓成率領滇黔軍乘虛直攻重庆，已到南岸之黃角壩，謀渡江攻城。熊得上項各消息，以腹背皆敌，根本动摇，回师渝城与諸同志协商。僉以討袁大勢已敗，四圍尽敌，欲死守待援，無援可待；欲提师出川，無地可容；迫不得已，將部队遣散，囑其分投各方，以待时机。熊、但、余、楊、黃、石等先后逃往上海。余之參謀長陈紫驤自戕，討袁之役，至此全盤失敗。

熊、但等敗走出川后，周駿在瀘城捕拿党人。席乾生、罗肇圖、徐琳、黃子休先后逃上海；邓西林、姚星瑩避乡間；瀘人李琴鶴在重庆参与討袁組織，归时几不免。周駿搜捕党人不得，將乾生房产沒收，迫其八十多岁老父母及全家搬出，父母不久皆气死。乾生、肇圖旋赴南洋沙橫，护国之役，回国参加，同病死上海（靖国之役，熊克武任四川督軍，明令將乾生房产發还，并迎乾生、肇圖及在北京、天津为袁世凱所杀之張培爵、程某等旅櫬回川，命重庆鎮守使余际唐，公葬于浮圖关烈士陵园）。

### 陈宦巧胁民意贊成帝制

孙中山先生討袁失敗后，袁世凱指国民党为乱党，明令解散，并令各省官吏，捕杀乱党三人者，獎以二等文虎勳章。于是革命党人被杀者，各省各地都有，不能以数計。袁世凱得机得势，做起皇帝夢来，先設一个筹安会，伪造民意，拥护他做皇帝，办法由各省召集各县人民代表，到省总投票，測驗人民贊成帝制与否。时陈宦为四川巡按使，設四川人民总投票事务所于成都，投票会场，布置得很华丽，大門口有武装崗兵一百多人，巡視会场周圍街道，会场門口亦有大批武装崗兵，巡迴視察于会场門窗外。代表划到后，招待員引入休息室，檢查身上有無禁物，是暗防革命党混充代表，在会场內投炸彈打手槍的意思。場內代表座位，每个人桌上，有毛笔一枝，銅墨盒一个，点心一盤。笔桿上、墨盒上都刻有“贊成帝制”四个字。点心是綠豆

做的潮糕，糕面上亦印有“贊成帝制”四个大字。場內監視投票的人員很多，會場主席宣布投票意義後，叫代表在票上只寫“贊成”二字，不贊成的寫一個“不”字。宣布完畢，監視員以手指着墨盒和點心，口中連叫“寫”。看見有人好像在沉思的樣子，監視員連聲不斷的喊“快寫”“快寫”。會場外又聽見存拉槍上機柄的聲音。票寫完了，投入票櫃。仍回原座。監視員叫吃點心，有人想把點心包一塊帶起走，監視員說不行，吃不完留在盤內可也。照這樣的投票辦法，無疑的是全國一致“贊成帝制”了。這是我當時在成都問了好幾個投票代表，告我的真實情形如此。

一日，我為友人招飲，座上有一位前清翰林，做過順天府府丞和某部侍郎的陳孟甫，他是四川人，此次總投票事務所的提調，他說：“昨天我由事務所出來，剛上轎的時候，所內工役，交給我一封信。我在轎中拆開來看，是送的月薪一百元。我想拿來作家用，不適當，順手插在靴桶內叫大班抬在一個友人家去閑談。到時，有三個客在那裏組織‘搓麻將’，三缺一，邀我參加。我正想找點消遣事來混混時光，就坐了下來，結果輸了。”他冷笑一聲說：“真是奇怪，不多不少，剛剛把這一百元輸光了。”“唉”的嘆了一聲：“我這個人連享受這一百元錢的福氣都沒有。”我想陳孟甫是前清帝制時代的大官，又是總投票事務所的提調，當然是贊成帝制的，把他這段話玩味起來，弦外有音，不過不敢明言耳。

### 護國軍攻克瀘州及北兵蹂躪人民的慘狀

袁世凱偽造民意，全國人民總投票揭曉。一致擁護他做皇帝，興高采烈，改元洪憲，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大封功臣，擇吉登位，并封副總統黎元洪為親王，并加以監視，免他在外為人利用，擁他出來對抗。不料顧此失彼，湖南邵陽蔡鍔，事前逃出北京，赴雲南宣布護國，先是歐事研究會（此會系與黃興有舊的軍人為多），在上海的有程潛、李根源、方聲濤、但懋辛、余際唐等，因袁世凱籌安會起，他們早已向雲南唐繼堯及其部下之團長如鄧泰中、楊綏、黃幹臣等聯系，如袁賊稱帝，即就雲南起義討伐。其時唐尚遊移，而其下之三團長則早有決

心，故已事先欢迎李烈鈞、方声涛、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唐等到了昆明。但唐繼堯聞蔡鍔已脫險由日本轉香港而至云南，必待蔡到后始宣布討袁。蔡于12月19日到昆明，当晚唐大宴到昆明及所部之首腦于五华山，并會議出兵方略及討袁文件。20日即命刘云峯为护国軍第一梯团长，以邓泰中为第一支队長、楊蓁为第二支队長。邓支队即日先行出發，熊克武、但懋辛等遂随队向四川宜宾前进。1916年1月佔領宜宾。此时各路部队均未齐，第一梯团在此打了不少拉鋸战，因击败敌人后不敢深追。同时熊克武的老五师旧部紛紛来归。刘云峯將此情况电告唐繼堯，唐乃委熊为四川护国招討軍司令，协助滇軍作战。袁賊于是年3月21日宣布取消帝制仍称总統后，醞釀和談。袁賊因陈宦、陈树藩、湯薌銘等之宣布独立，而于6月初倒斃。周駿尙以袁賊未死前任命他为四川崇武將軍督办軍务之伪命，率陆軍十五师，师长王陵基进攻成都，陈宦逃跑，蔡鍔养病在瀘州，乃命左翼总司令罗佩金率师击之，熊克武部协助进攻。隆昌、内江、資中、簡陽一带节节胜利，周、王棄成都而逃。罗入成都后，蔡不久亦到成都。熊克武向蔡提請辞职，將队伍改編。蔡不許，随后即改編为四川陆軍，暫編第五师，熊以师长兼重庆鎮守使。其时尚有張午嵐，辛亥反正时任蜀軍政府护衛营長，曾随尹昌衡到川边，討袁之役任边軍团长，在雅安起义失败后逃往南洋，云南起义时到昆明，随同第二梯团到瀘州，以护国川边軍司令名义协助滇軍作战，后来改編为边軍統領到西昌去了。

北軍張敬堯师为前敌总指揮，率本部及另外之两个混成旅，在瀘州对护国軍中路作战。李長泰师布防合江，接应中路軍事。曹錕会办軍务，率本师駐重庆，向护国軍右翼警戒。陈宦以巡按使督理四川軍务，命第一师周駿、第三师刘存厚助战。張敬堯以护国軍中多川人，不敢令周刘二师在前綫迎敌，令周师在瀘州、永川間接应瀘渝兩地軍事。刘师在瀘州、宜宾間，防护国軍左翼活动。張敬堯亲赴前綫督师，在瀘納交界險要地方，棉花坡一带，与护国軍旅进旅退者一两个月。因此瀘州南岸，与战綫接近乡場，如白节灘、大旺場、龙車山、牛背石等地方人民受北兵蹂躪之痛苦情形極慘。

一、姦。瀘州人民一般呼猫兒为“咪咪”，北兵十数成羣，到民家

找“花咪咪”，人民以为是“花猫兒”，請他进屋来看。北兵进屋，看見年輕妇女，就强加姦污，四五十岁或五六十岁的老媽媽出来叫喊，亦几不能免，甚有輪姦之事。人民受了这回痛苦，才知道“花咪咪”是“花姑娘”以后来找“花咪咪”就答应他沒有。北兵不管，进屋来搜，人民無法避免，只有在附近大山，搭草蓬而居，白日防守要路，見北兵上来，男女皆以石塊击之。虽然得免侮辱，妨害农業工作甚大。

二、搶。民家喂的鷄鴨与种的菜蔬，听其拿去，不敢阻擋。至于猪羊多少給点錢，牵着就走。大戶人家被借口私买被盜的子彈，进屋搜查，前批来的人，暗將子彈丢在不注意的地方，后批来的人拿出来，認为查得赃物，要把家內的人捆回营去；人民跪地哀求，献出金銀，才能了事。种种行为与盜匪之搶劫財物，有何差別。

三、燒。人民見北兵橫蛮無理，有勇气的人便想見机报复。每当雨后天，乡間道路泥滑，北兵个个都穿皮鞋，走路不穩，一手拿竹棍，把槍掛在肩上，一步一步的安穩了，才敢开步行走。想报复的人在此情况之下与他橫冲直闖而过，把他挤倒在地，偶有击以拳头者，等他爬起来时，人已走远，路又泥滑，無法往追。上場去叫团保拿人，团保問以姓名，当然不知，团保以無姓名之人，無从去拿。北兵認为伙同一气，把团保拉回营去，或关黑屋，或打軍棍。团保沒法，不敢上場办公。場上居民，因此見北兵上場，一齐关门閉戶。北兵認为消極抵抗，暗助敌人，先將出事地点，附近民房燒了。場上人民，搬家躲避。又將場上民房燒起来。可憐牛背石場上三四百家人，未燒的無几。

四、杀。人民受了北兵痛苦，初向保甲申訴，保甲亦有同样的痛苦，無可奈何。后来大家联为一气，有事打鑼为号，一齐出来抵抗，以鋤头扁担为武器。北兵見此情形，开枪就打，當場打死的或受伤的不計其数，事后搜杀的亦不少。最后張午嵐在白节灘起义，集合附近各乡場团防壯丁，打出川边司令旗帜，协助护国軍作战，扰乱北兵后方，人民始免此痛苦。

同时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建立护国軍政府，所领导的長江各省革命力量，起而护国，打通長江与西南相呼应。袁世凱大势已去，第三师刘存厚取巧观望，移师嘉定。北軍張敬堯以帝制势力已孤，久留川

中，进退皆敌，同曹錕、李長泰及两个混成旅，从下东取北道退回北方。以長江不通，陆路退兵，炮兵甚感困难，將重炮二尊，送給周駿。周亦移駐隆昌东路一帶。护国軍总司令蔡鍔进入瀘城，因旧病复發勢頗沉重，將总司令职权交罗佩金兼代，在瀘城休养医病。云南护国軍至此停頓。

### 楊維在瀘县起义护国

永寧楊維，清末同我由日本回国，在兴隆場黃方家与黃复生、熊克武密謀首义。因造炸药爆發失敗，后在成都与黃方、熊克武等謀起义，同黃方为赵尔丰捕获，被禁六人（詳情見我著“《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出獄，任成都巡警总监。时当兵变之后，省城秩序紊乱已極，楊維捕杀首要二人，治安得保無恙。后为袁世凱調京，听候任用，帝制前出京回川，过宜昌时，为湖北当局电令扣留，旋遞解回籍看管。巡按使陈宦到川，以楊維声名太大，久住边县家中，恐地方官防范不周，电邀到省，聘为顧問，便于就近提防。

同时，我亦由上海回川，过宜昌时，楊維虽被扣留，除禁止出境外，一切仍得自由，与我留連月余。彼先起解回川，我与顏德基、薛瀛海及杀赵尔丰之弁目队官陶澤昆同輪返渝。顏为开江人，在万县上岸。我到渝时，周駿为重庆鎮守使，不敢久留，立即回瀘。未到家前，謠傳革命党分批回川，熊克武先到瀘州，住小市洋火厂，当局正严密偵查中。八月中秋节，川南道尹曾昭琪，駐軍团長陈礼門，率兵百多人，圍我家捉拿。幸我事前見机，八月初旬离家上省，得日本参加同盟会老友，川西道尹龔廷栋力为調护，幸告無事。曾昭琪捕我未得，又捕韓丽生亦不获，乃捕杀無辜之欧魏二人与江安所捕之革命党饒某共杀三人，得獎二等文虎勳章。后知杀赵尔丰之陶队官与薛瀛海在重庆为周駿所杀。渝瀘兩地捕杀回川革命党之案，暫告平息。我以在省久住，难保不另生枝节，借川西道查烟差使，往汶川、茂州边远山僻县分暫避一时，并可相机活动。楊維到成都时我始回省。

帝制發生，楊維与我及与彼同禁之張治祥和黃方之胞兄仲宣（举人，广西凌云县知县）在省城密謀起义，响应护国。楊維从前巡警队

部下頗多，派其往附省各县运动部队和会党，得周星甫与白某二人，各集合有一团之众，散住灌县各乡場，决定在灌县起义。时孙澤需、吳庆熙、丁厚堂、張某在温江、陴县一带招集零星部队，号称护国，力量虽小，一般称为孙、吳、丁、張联合的声色頗大。陈宦一面派兵进剿，一面防范楊維甚严，密令城門軍警，不許楊維出城。守城警官乃楊維旧部，告知其情。楊維乃化裝邮差，混出西門。先备有滑竿等候，將邮差綠衣邮袋，交还同出邮差后，立坐滑竿，兼程到灌县。次日即宣布护国，称招討軍，楊維任司令，我与張治祥为参贊，黃仲宣为秘書長，委周、白二人為团长，着手組織司令部，并編制团部官兵。

### 陈宦出走楊維入成都与四川之混乱狀況

楊維草創成立招討軍部，正編制部队，筹备内部各处。張敬堯、曹錕、李長泰出川，陈宦不能孤坐省城，欲謀出走，以省城治安为慮，亲笔写信，派人專送楊維，約其回省負治安責任。楊維即如約到省，陈宦委为第一师师长，令前方潰回部队及留省軍隊，由楊維改編成师；并以兵工厂关系重大，委楊維兼任总办，妥为保护。陈宦出走之夜，布告軍民，省城治安，交楊維負責。次晨，楊維坐涼轎，遍遊城內街道。

同时，設招討軍行營司令部于古天府（即成都府衙門），我以参贊代行职权。張治祥任高等审判厅长。巡警总厅無人負責，以楊維任总监时之总务科長楊叔堯暫任厅长。第一师师部，設兵工厂后面紙厂，武备同志曾任新軍团长之黃冰如为参謀長，周、白二团，調駐师部附近地方。兵工厂有山炮数尊，新組炮兵一队，以韓家山为炮兵陣地。日本士官生郭季吾为招討軍参謀長，住城內兵工老厂，督造机关槍，三日出一挺。停造九子彈，改造五子彈，計劃所有部队一律用五子快槍，九子彈不需要也。

楊維常住东門外兵工新厂，加工赶造五子快槍和子彈，一日可能出快槍一二百枝。周、白二团，原有九子毛瑟等槍，一概不用，改發五子快槍。招討軍实力强而且大，当时四川党人护国之义軍，力量雄厚者，以楊維为第一。

此时北洋兵虽全部北归，陈宦亦出川，然而四川局势羣龙無首，



成一混乱状况，分析如下：

一、云南护国軍，蔡鍔总司令，因病未过問川政，部下爱戴虽有主持川政之心，未得义軍和川軍同意，不便显露出头角。以宜宾、瀘州、重庆为川东南重鎮，又是長江交通要道，駐兵三地，可以控制全川。逆料义軍与川軍，不能相容，必有爭端，不难坐收漁人之利。

二、刘存厚駐兵嘉定一帶，想主持川政，非得云南护国軍同意不行。明知彼亦有想主川政之心，万难得其同意，但不能不虛与周旋。暗中联络周駿及其他川軍刘成勳等，并委刘成勳为左翼总司令，以厚实力，借以联系义軍而威吓护国軍。

三、周駿实力較刘存厚为大，且得北軍送給重炮二尊，为川軍与云南护国軍所無，軍威甚壯。派人与刘存厚商議軍民分治，以刘長民政，自己長軍政，并提出川人治川口号，使义軍附己，以杜云南护国軍想主川政野心。

四、义軍熊克武、張午嵐实力有限。熊之兩支队，不过一旅，槍枝复杂。張把白节灘一帶团防壯丁，迁回各乡后，只有一千多人，槍枝更說不上。惟楊維实力較厚，槍械亦精。但三人皆在云南护国軍領導之下，楊維与护国軍且無直接关系。明知罗佩金、戴戡都有主持川政之心，而川軍刘存厚、周駿皆想逐鹿，自己力量不够，不敢問鼎。四川局勢，混乱若此，大家都观望徘徊，以待演变。

### 周駿入成都襲击楊維于兵工厂

四川政局，当时在混乱情况之下，各方面虽有逐鹿心理，然都不敢妄动。殊周駿不度德，不量力，由重庆率师，从东路直赴成都，打出北方督理的招牌，想借帝制残余力量，虎視一切。在隆昌出發时，挽該县革命党人陈伯珩一同到省，委为成都县知事，其用意在于借以联络各义軍。而成都人民，自楊維入省以来，喘息稍定，見周駿的北方督理名称布告，一般認為又要引起战争，人心又为之不安。

一日，周駿託陈伯珩約我往談，当即同往。彼云欲与莘友（楊維的号）見面，表示与义軍亲善的意思。并言省城治安問題，莘友久負人望，託我轉約进城洽商；最終以兵工厂为各方所必爭，莘友恐不能

長久支持，相当时可以交出。我答以俟出城与莘友晤面后再談。辞出后，我分析他所言三个問題，欲与义軍亲善，当然出自本意；因見省城人心不安，欲与莘友洽商，亦是实情；最終目的，是要莘友交出兵工厂，才是主要問題。他打出北方招牌，甘为帝制余孽，敌我分明，安有商量余地。当出城与莘友面談。时熊克武代表刘亞休到省已久，住在兵工厂，大家意見相同，認為兵工厂是周駿主要目标，早晚必来爭夺，不可不防。我亦移住兵工厂內，以電話通知陈伯珩，請其轉达周駿，我因天热出城即病，俟病好同莘友进城，再为面談。旋因城內老厂，运子彈出城，为东門守城軍警阻擋，互相爭执开枪，我押运連長受伤，拾回新厂，裂痕已破，战端从此开始。

当夜，我軍警戒，从厂地至牛市口，設防衛綫三道，韓家山炮兵陣地，亦加戒备。次晨，周駿果然拂曉攻击，槍声大作，楊維同亞休与我先赴第一师部督战。未几，白团長来部报告，我軍第一道防衛綫，夺得敌之机关槍一挺，楊維同亞休前往給獎，鼓励士兵。少許，东門城楼上重炮轟發隆隆之声，繼續不断，炮彈从师部屋頂飞过，屋瓦动摇。川軍向未見過此項重炮，胆已先寒。我軍三道防衛綫均不能稳固，韓家山之炮兵陣地，小巫見大巫，不能压住陣脚。無何，兵工厂烟筒，为重炮彈炸毀，磚塊和炮彈破片橫飞，厂房多被打坏，我兵心胆皆惊，紛紛后退。楊維令退灌县。我在师部，重炮彈接連从屋頂飞过，势甚危險，出郊外探知退灌县消息，乃繞道于第三日始到达灌县。然收容部队，不过三千左右，已損失过半数矣。

### 楊維敗退灌县重整旗鼓

楊維到灌县后，改組招討軍，因熊克武已称招討軍，改为第二招討軍，在水利局設部办公。我以參贊兼政务处处长，亞休为克武代表，未便任职，以私人助理參謀处事务。黄仲宣未来，适杜柴扉夫妇，在灌县避暑，以杜为秘書長。杜原名德兴，長寧人，前清进士，民政部礼俗司司長，妻杜黄与楊維妻弟赵鉄樵之妻为姐妹，皆津京同盟会党人，杜因此亦加盟，改名杜关，号柴扉（書大小鬪頗有名）。并函邀湖北人宗伊，号藻生，曾为黎元洪秘書，由省来此，任灌县知事（宗書汉

碑亦大佳)。一面派人往山内汶川、茂州、懋功等县，招各該地汉軍，均同意护国，遂委各該县知事，扩大政治力量。一面派兵清乡，肃清土匪、巩固治安。清乡时設執法处，我兼处长，仅杀盜匪二人，地方即告安靜。

軍餉政費，照地方原有稅收，節約开支，并未另設苛捐雜稅及預征借墊名目，增加人民負擔。部內職員除供給伙食外，月給津貼少許，以作零用。灌县为山内葯材木材出口，原有稅局收入甚旺，部中开支勉强够用，是以数月来軍民相安，地方公正士紳皆乐为协助。唯一資望之“不山山人”賈克卿帮助尤多。

汶川大土司索季高，頗識时务，聞招討軍措施，与我过去查烟时，为彼所談革命宗旨無異，亲来灌县接洽，招致汉軍及夷民拥护护国，多得彼宣傳之力。

### 罗佩金驅走周駿及与戴戡内訌、 刘存厚乘机联帶倒罗，繼又攻击戴戡

周駿夺取兵工厂后，罗佩金率师西上，將周駿驅走。蔡鐸扶病由瀘到省就职，不过兩旬病不能支。將督軍、省長二职交罗佩金护理，电請中央改任，赴上海医病，临行告别蜀中父老文云：

鐸履蜀土，凡七閱月矣，曩者馳驅戎馬，不获与邦人諸友以礼相見，而又多所惊扰，于我心有戚戚焉。願邦人諸友，曾不我責，而又深情篤摯，通愴款于交綏之中，动謳歌于受命之余，人孰無情，厚我如斯。鐸知感矣。是以病未能兴，犹輿舁入蓉，冀得当以报蜀，不自知其不可也。乃者視事浹旬，百政棼如，环顧衙參森肃，宾从案牘，杂然并陈，目眩神惊，甚矣其憊，繼此以往，不引疾則臥治耳。虽然，蜀患深矣，扶衰救敝，方夙兴夜寐，胼手胝足之不暇，而顧隱情惜己，苟偷食息，使百事墮坏于冥冥，則所謂报蜀之志，不其謬歟。去固負蜀，留且誤蜀，与其誤也宁負。倘以邦人諸友之灵，若药瞑眩，吾疾遂瘳，則他日又將以报蜀者，补今日負蜀之过，亦安在其不可。鐸行矣，幸謝邦人，勉佐后賢，共济艰难。鐸也一輩东杭，日日俯視江水，共澄此心，虽謂鐸犹未去蜀可也。蔡鐸白。

蔡鐸离省，罗佩金正式就护理四川督軍兼省長职，着手編制义軍和旧川軍。时各义軍將領和川軍將領，皆齐集省城，听候編制，罗对

編軍問題，異常重視，一再与各將領商討，并派員与各將領洽談。然後發表熊克武為第五師師長，兼重慶鎮守使。張午嵐為寧雷馬屏屯殖使，兼漢軍統領。楊維為川南巡閱使，其部隊交護國軍總司令部高級參謀川人陳戎生改編為第四師師長，第四師的前身系陳宦所委的師長盧師誥，委陳為師長時，以盧充任旅長，在行佈達式的時候，將槍枝提收，該師遂解散，僅留巡閱使衛隊一營。劉存厚三師如故。周駿出走，部隊不願同行，以周道剛為第一師師長，鍾體道第三師師長。我以存記道尹，署理銅梁縣知事（即縣長）。護國軍興以來，四川混亂狀況，于此暫告統一。

但是，窃國大盜袁世凱雖死，他手練的北洋陸軍，實力存在，竟成為北洋反抗革命的封建軍閥。馮國璋為副總統，國務院各部總長，多是北洋軍閥有關的官僚，與總統府爭奪政權。以戴戡非革命黨人，又是護國軍的右翼總司令，現任四川，沒有他的位置，心中當然不滿，可以利用他來造起川亂，以便乘機侵占四川。遂任命戴戡為四川省長，兼會辦四川軍務，羅、戴內訌，從此起點。

戴戡奉命，即到成都就本兼各職，羅佩金不能不交出省長職權，實行軍民分治。然而軍民兩政權，初劃分不易徹底清楚，常有矛盾爭執之處。況為國務院之北洋封建官僚，從中挑撥離間，四川政局欲求不亂，萬不可能也。

當時四川制度，縣有警備隊，為地方武力，由縣知事監督指揮，省設警備隊總部省長兼任總司令。戴戡編制零星小部義軍，成立警備隊兩團。如盧師誥、石青陽兩部，皆為編制。委盧為警備隊副司令，石為省長公署實業科科長。民政方面，省署為全川政治中樞，管轄一百數十縣，縣有知事，缺分大中小三等，每日上衙門求委縣缺者，門限几穿。財政雖為財政廳專司，省長有權監督，所用征收局長，應由省長加委。戴戡自己領有黔軍，加上警備隊武力，與羅佩金相等，或且過之；又兼有會辦軍務頭銜，儼然督軍兼省長，因此趨炎附勢的人日多。羅佩金當軍民兩管時，到省听候改編部隊的將領，和求委縣知事的人員，天天上衙門，督署之熱鬧，如山陰道上，現在的督署不啻冷壇破廟，前往燒香拜佛者很少。相形之下，羅意大為不滿，兼以羅之親

友和部下，間有求彼保委民財差缺者，不能期其必成，于罗之面子，大不好看。凡此种种权利上之冲突，隔閼漸生，日复一日，感情不洽。戴亦毫不客气，好官自为，兼之双方部下，不無譏諂面諛之輩，传达不悅耳之言，于是意見日深，最終竟發生內訌。刘存厚趁此挑撥离間，驅除罗佩金，于是戴、刘醞釀倒罗計劃。1917年春季罗佩金召开編遣會議，由于段內閣令四川的軍隊只能編三个师及一个混成旅，而当时四川本省軍隊就有四个师，还有滇軍顧品珍、赵又新已形成两个师的架子，黔軍熊克成混成旅也有九营之多，會議时不能解决，是否和滇黔軍在川者改編在川省範圍。因此在會議上，罗只言陸軍部有此項令文，要各單位考虑切实縮編，俟再与陸軍部商洽后，如何編遣，靜候明文規定（这是陸軍部長靳云鵬有意給罗佩金以难题，罗密向陸軍部拟議滇黔軍編兩师，川軍編一师一混成旅，刘存厚在被裁之例。靳將秘密洩与刘存厚，因刘系共和党与靳早有勾結，刘之老上司胡景伊坐在北京，所以刘敢于打罗又打戴，中間是有詭謀的）。會議畢后，刘存厚于次日晚即約各师在省与会代表密談，拟电陸軍部攻訐罗改編軍隊不公平（第五师代表但懋辛未列名），罗刘間的矛盾登时緊張起来。刘、戴醞釀已成熟，戴以軍务会办默守中立，相約驅罗复戴以会办讓刘，而刘遂公开与罗寻衅，向罗进攻，將罗圍困在皇城內，罗請戴援助，而戴不理，滇軍大部在資中、乐山、自貢、宜宾、瀘州一帶，馳援緩慢（唐繼堯又对罗不滿，还在与顧、赵电商办法）。罗驟遭此变，皇城內粮食不济，相持数日，成都工商学界及各法团邀請英法兩國領事，一同出而調停，罗已洞知戴、刘勾結，唐又同他不对，靳云鵬亦恨他，就趁此率兵出城，退往宜宾。

此时北京虽是黎元洪当政，而內閣总理段祺瑞專断一切，进步系梁啓超一派，正依靠老段，求分政权，而以戴戡兼督軍，刘存厚听候查办，一面派王人文为四川查办使。戴是一个器小易盈的人，对刘不但不向中央說好話（推口俟查办后再說），反而大摆督軍架子，叛將未洗清，会办問題根本說不上。因此，刘存厚一不做，二不休，積極准备，要使王人文穷于查办，就非打倒戴戡不可。戴移住皇城督署后，亦厚集兵力，多备食粮，以防万一，但仍以中央有靠山，而不知靳云鵬与刘

存厚之勾結，故以為有恃無恐。劉遂派人將與戴醞釀倒羅時之代表軍需課長某暗殺以威脅之，戴不能忍，雙方即行決鬥。此時戴又電羅求援，羅口允而兵行甚遲，戴被包圍在皇城內，劉軍愈攻愈烈，經約二十餘日，米鹽俱無，非搶奪於城邊居民不可，繼而沿城民房又被火燒，食品既不可得，而又糧盡援絕，只好突圍而逃，但至東南郊外，被劉軍層層夾攻，終于潰不成軍，戴戡自殺，參謀長張承祜、旅長熊克成、財政廳長黃大暹，均被擒殺，其殘部回黔，戰役告終，段內閣即命第一師師長周道剛兼督軍，張瀾為省長，劉存厚听候查辦。

戰端開時，無辜人民中流彈死傷者，不知有若干。後在城內，分據南北兩城，在軍民兩署附近街道，各設警戒，安置機關槍，斷絕交通，挖街面石築防衛工事。偶爾步哨接觸開槍，又巷戰起來。時有互相進攻之事，如是相持不下者，几達一月。

人民最痛苦者，關門閉戶避免流彈外，為日常生活之柴米問題。成都向來普通燒柴，來源從灌縣，船運至東門外柴市，內江一起，灌縣停運，不數日漸告缺乏。米由城外西壩運入城內，米店囤積無多，供不應求，發生恐慌。至于小菜，則農民不敢冒險來城，無菜可買，而一般人心，只求柴米供應不缺，即大幸也。

### 熊克武靖國驅走劉存厚任四川督軍

劉羅、劉戴之戰甫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年七月初張勳擁宣統復辟，黎元洪出走，劉存厚被命為四川巡撫，劉雖未宣佈就職，但不表示態度而私心甚喜，以為犯上作亂之查辦，將無形消滅，還可以望升官。其時馮國璋以副總統執行大總統職權，段祺瑞仍為內閣總理，委吳光新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周道剛在重慶（原第一師部住此）不敢上成都，只張瀾到成都就了省長職。吳光新在宜昌很久才到重慶，周道剛偵得北京消息，吳有借查辦而督川之說，於是周轉而聯絡各師，措詞先攻擊滇軍，使吳窮于查辦，以消滅其暗欲督川之謀。其時二師劉存厚、三師鍾體道與周之第一師皆舊川軍系統，當然一致行動。惟五師熊克武所部乃從護國之役重新結集之兵，為周爭位置而打戰，自然不願。熊克武面周直吐實情，五師部隊不能用于

前綫，只能在川东一帶作为后防。周对熊早就怀疑，战争开始，周請調熊为川边鎮守使，以鍾体道为重庆鎮守使；但又密电代川边鎮守使陈遐齡反对交代，使熊無着而垮台。然战争从資中、內江、隆昌、瀘州一帶，都非常激烈，鍾一时不能到渝接事，熊遂在重庆日日周旋于吳、周之間，周累說吳以熊暗通滇黔而杀之，但吳不报可。

当此之时，孙中山先生因張勳复辟，于七月率海軍南下，組織軍政府，經国会非常會議举孙先生为大元帅，唐繼堯、陆荣廷副之，宣佈靖国护法（靖国为了懲办复辟罪魁，护法为段解散了国会），不承認馮国璋不經国会通过而違法窃位。然而唐、陆均未就副帅之职，暗中观望，有依附馮而各遂据地自雄之意，与孙先生大有矛盾。此时孙先生委黄复生为四川靖国軍总司令，由昆明回川，便道与唐繼堯洽商靖国事宜。唐响应号召，組織滇、川、黔联军，自为总司令，刘显世副之，召回罗佩金而以顧品珍为第一軍軍長，赵又新为第二軍軍長。唐自設行營于貴州之畢节，亲自指揮，先派參謀長庾恩陽到畢节代行。貴州以王文华为前敌总司令，派袁祖銘为先遣縱队，分別向川进攻。滇軍由宜宾向瀘州、永川推进，威胁重庆，并电黔督刘显世出兵。刘委王文华为黔軍总司令，由松坎入川，推进至南岸綦江，向重庆进逼。黄复生設总司令部于瀘州，以盧师誦为副司令，与瀘人李琴鶴、徐琳、韓丽生等策划进行招編部队。同时，顏德基响应于夔綏（夔府綏定府），夏之时响应于本县合江，郑啓和、郑經武亦在梁山、大竹与陈鳳石分头响应。石青陽率湯子模等在重庆南岸，协助黔軍作战，四川靖国高潮，达到極点。

吳光新、周道剛坐困重庆，四面皆受靖国軍包圍，熊克武与彼輩同处渝城，在吳周方面，認為腹心之患，加意提防。熊以孤身留渝，不啻網內之魚，稍有疏忽，危險堪虞，乃將鎮守使印信，送交周道剛，說明最近將赴川边鎮守使任。在未动身前，每日仍照常与吳、周周旋，因而危險性得稍和緩。然亦五师大兵在外，吳、周均不敢冒昧予熊以不利也。

在此時間，黔軍已在南岸，与北軍、川軍屢进屢退作战。石青陽部湯子模，助黔軍九攻長生桥，滇軍因永川为周道剛之旅長刘湘駐

防，顧品珍軍長率部从南岸江津渡河，进展至白市驛，重庆岌岌甚危，熊克武事前密派黔人薛助石与黔軍联系，派刘亞休与滇軍联系。唐繼堯鑒于罗、戴之爭，不便出头再問川政，表示拥熊，盖唐之兼併四川野心，时机未熟，且当时四川革命党，除熊有实力有历史外，另無第二人，大势所傾，不得不然耳。

吳光新困处危城，白晝已聞南岸槍声，城中亦有流彈飞入。一日，号称要亲赴南岸督师，令警察厅封大小木船若干备用，吳于上船之夜，凡通过街道，一律警戒，断絕交通。深夜，南岸川軍，電話周道剛告急，周以总司令亲往督战，何以尙未到达。答云：不但总司令未到，前綫北軍已完全撤退。周電話問水警，始知吳光新已率部乘船东下，周倉皇無措，立率城內少数衛队，出城逃走。城中秩序大乱，总商会會長到鎮守使署，請熊克武維持治安。熊即电調城外全营入城，会同巡警队，分布各大街口，維持秩序，一面仍用重庆鎮守使名义，布告安民。因無鎮守使印信，借用五师关防。次晨，居民陈繼在街上拾得鎮守使印信一顆，可見周道剛出走时之忙乱情形也。南岸川軍同时潰散，滇黔軍將領，先后入渝城。

事后知周道剛出走，至銅梁东山，为匪人提槍攔路。周乘一小轎，匪問何人，周答为师部書記。到銅梁县城，地方人士留吃一飯，即匆忙首途。吳光新到宜昌致熊一电，內有“鞭弭周旋，頗添滋味”二語，盖吳乘船东逃，經過涪陵、万县，为五师兵夾击，輜重船全失，向傅义旅拾繳吳光新大礼服一套，袁世凱帝制时賞賜之五獅指揮刀一柄，足見吳光新出川之狼狽，电文中“鞭弭周旋”之語，非無因也。然而馮国璋仍不放手，又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軍，張瀾为四川省長。黔軍师长袁祖銘先入城，总司令王文华后至。滇軍顧品珍、赵又新兩軍長，晤熊后，顧率部赴內江資州，赵回駐瀘州。黃复生亦来渝。重庆党政軍同志开一联席會議，公推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軍总司令，熊义不容辞，立即就职。当时川东道尹亦出走，熊以鎮守使不能过問民政，又兼代川东道尹。因江北为重庆嘉陵江要区，委我署理江北县知事。盖我自护国任銅梁知事，靖国發生，周道剛之旅長刘湘駐防永川，为扩充武力，兩次派人提銅梁、大足兩县团防警备队槍枝。初次我会同大竹



知事和地方法团申請，以銅、大兩县。地居东西兩山匪巢之中，地方武力，原为防匪之用，一旦提去，兩县人民生命財產均無保障。二次派队估提，銅梁仅留警备队一排，其余人槍和团防槍一齐提去。因此东西山匪徒蜂起，人民日夕难安。又以我为著名党人，周、刘都不放心，委刘旅書記甘續鏞率兵一連来銅梁繼任知事。我交代清楚，即赴渝任重庆鎮守使署秘書，故此次得署理江北县缺。是役实情，为我目覩。熊就靖国各軍总司令职后，即筹划提师进省，驅逐刘存厚、張瀾，川东道尹一职，交黄复生兼代。

軍事計劃，令石青陽、顏德基、郑啓和、郑經武各靖国軍，由川北进攻成都；駐雅安之川軍刘成勳，駐嘉定之川軍陈洪范，均响应靖国，向成都方面进展。駐永川之周道剛旅長刘湘，亦表示愿受調遣。熊克武电約滇軍顧品珍軍長，由东路資川向成都协攻。熊率五师本部，同但懋辛由遂寧进逼成都。刘存厚孤立省城，所部以众寡不敌，多不愿战，有临陣潰退者，有投降者，刘無法制止，同張瀾退出川境。刘存厚駐兵陝南，張瀾走北京，熊克武長驅入成都。未几，广东政府孙中山大元帅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軍。四川党人靖国，至此得庆成功。

### 熊克武督川之措施

1917年11月，熊克武率領四川靖国各軍，驅逐了依附北洋封建軍閥，反抗革命的刘存厚，算是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四川获得巨大胜利。然而四川从癸丑(1913年)二次革命，討袁失敗以后，經過护国之役(1916年)与周駿、周道剛、刘存厚等地方軍閥，受北洋軍閥指使，所發动的战争，接續不断，連年都在战乱中。因此，人民飽受了長期的横征暴斂，搶夺騷扰，如水深火热的痛苦。熊克武就督軍职后，針对当时兵多、匪多、捐稅多、紙幣多四种情况，分別整理。

一、縮編軍隊。連年战禍，所有义軍都是临时招編之部队。旧有川軍除原有武力外，亦以招編队伍，估提地方团警槍枝，扩充自己实力。熊克武首先召开軍事會議，确定縮編軍隊与編制条件，一律以快槍为限，結果縮編川軍为八个师。但懋辛为第一师師長。刘湘为第二师師長，向傳义为第三师師長，刘成勳为第四师師長，呂超为第五

師師長，石青陽為第六師師長，顏德基為第七師師長，陳洪范為第八師師長。劉湘、劉成勳、陳洪范都是地方舊有軍隊，號為舊川軍。其餘都號為新川軍。此外屬於新川軍的黃復生、盧師誥部隊，只有一旅，不夠編師條件，正式任命黃復生為川東道尹。由盧師誥仍以護國軍副司令名義領其眾，於是軍餉乃有確定之數目標准。

二、實行清鄉。戰亂頻年，盜匪滿地，搶劫財物，擄人勒贖，十室九空。富者逃避城市或居砦堡，小康之家，在鄉亦少幸免。布告全川軍民，責令駐軍，會同地方知事，實行清鄉。訂出剿匪條例，繳械投誠者准予自新，不咎既往，並按照所繳槍枝給價，作為改營小工商業資本。負固山林之匪，由駐軍長官，會同地方知事，尅期搜剿。以軍隊為主力，地方團防警備隊協助。除當場格斃之匪外，生擒者一律交由縣知事，依照懲治盜匪條例擬辦。又鑒於各縣，過去報請法院核辦之匪案，挑撥甚大，常有數月不能辦一匪者，不足以寒匪胆而快人心。特設四川省警備總司令部，督軍兼任總司令，各縣辦匪案件，一律報部，由執法處照懲治盜匪條例，迅速核辦，不得延擱。我曾以督軍署參議，兼執法處處長。不過半年多，而全川盜匪，遂告肅清也。

三、停止苛捐雜稅。戰亂時，各縣軍隊，皆自為風氣。除截留糧稅正款外，有籌借、墊支各種名目，向糧民工商業增取額外巨款。哀我人民，正苦盜匪破產之餘，復增加苛雜之負擔。乃明令取消苛捐雜稅，禁止向人民借墊籌款，規定納糧上稅標準，由各縣稅收機關統收。駐軍軍費，由督軍署軍需課，按月發給各軍預算內分期領款憑單。縣知事政費，由財政廳月發領款憑單，向當地稅收機關，一律照撥。稅收機關，以軍政領款單，向財政廳抵繳收入稅款，既省總繳總撥之手續，兼樹統收統支之規模，而人民除上納正額糧稅外，復免負擔一切苛雜之痛苦。

四、折價收毀紙幣。自亥辛以來，濬川源銀行（四川地方銀行）發行之軍用券及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在四川所發出的大量紙幣，都是不兌換現金的紙幣，充斥城市。幣價貶值，物價上漲，市場波動甚大，人民生活極為不安。乃斟酌當時幣值與物價情況，提高紙幣價格。原額面定為一元的，折為硬幣銀元五角，明令公布，一律通用銀元。

凡国家和地方税收机关，及濬川源总分支銀行收入支出，概以銀七券三計算，市場交易与人民持紙幣向机关銀行掉換硬幣者亦然。如是輾轉折合，所收三成紙幣，一律截角。匯繳金庫，訂期銷毀。由此市面流通的紙幣，逐漸減少，市場逐漸穩定。不过一年多，將此項不兌換紙幣，全部收完，一齐焚毀。

此外如兵工厂为革命武力基础，力謀改进技术增加产量，調五師軍械長梁緒为督工。梁系广东机器厂工友，技术甚精，当时德国所造“自来得”手槍为軍隊著名利器，購買不易，梁緒將手槍全部下脫，一一照样仿造，然后合攏試驗，射击速度效力与德制相差無几。

又以子彈制造，需用白藥，白藥非硫酸不成，而硫酸又購自外国。上海洋行虽能代購，然長江交通为北洋軍閥梗阻。改道滇緬鐵路運輸，再由云南、貴州駝运回川。硫酸裝置，系用大瓦缸，每只駝馬，只能运兩缸，云貴山路崎嶇，损坏很大。梁緒用土法改造，以大木甑蒸化硫磺，引其汽水从管中流出，經過頂大盤腸水池，迴旋而出，即成硫酸。不但可免購运之艰难，并可使財源不能外溢。

其他以四川生产，比全国落后，欲求事業發展，非从机械工業着手不可，而机械工業，又以鋼鉄为基本条件。延聘任鴻雋为鋼鉄厂筹备主任，先赴美国，購办鋼鉄厂內各种制鋼机器。后来此項机器，陸續运回四川，現尚在使用中。

又以四川交通不便，为生产落后之大原因，計劃先筑成渝馬路，以利交通。業經聘請技师設計，然后着手勘测路綫，分段建筑。

又依法召集四川省議會，为民意代表机关，以树民主国家基础，而符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之同盟会革命大綱。

又开办講武堂，培养陸軍干部人材，熊克武常往講武堂与学生講話，曉以南北敌我对立形势，勉学生为革命努力，并与学生会食，以示將來入伍后与士卒同甘苦。后来將畢業生編为二混成旅干部，使二混成旅得成为节制善战之师。

以上种种措施，皆为巩固政权与改善人民生活之必要条件，也是当时人民很迫切的希望。故自1918年至1920年，川、滇、黔战役未起以前，兩年多的时期中，四川的局面和人民的生活，远比过去辛亥

革命以来的其他时期要安定些，也可以說比此后解放战争胜利以前的某些長时期要安定些。

### 川、滇、黔战役的醞釀

当熊克武督川的时候，正是南边革命的退潮时候。1918年7月，领导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因陆荣廷、唐繼堯不就副元帅职，在广东的桂軍、滇軍，軍政府不能指揮裕如，不能不辞了大元帅，退出指揮革命的中樞机关。軍政府改組为总裁制，設总裁七人，桂陆、滇唐与黔督刘显世，均为总裁，而以封建代表岑春煊为之首，实行与封建势力妥协政策，进行南北和議。此种和議，实因南北双方，均有內部的分化和矛盾使然，南方的分化矛盾，已如上述；北洋軍閥方面，有直系、皖系的斗争，因而全国局势，更加錯綜复杂。

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前，任命楊庶堪为四川省長，回川协助熊克武，巩固四川政权。而唐繼堯于此时期，以西南領袖自居，發展其兼併四川之政策，自称川、滇、黔、鄂、豫联军总司令，又是广东軍政府七总裁之一。

滇、黔兩省軍隊，自护国之役以来，便駐紮川境。黎天才所領之鄂軍，王天縱所領之豫軍，亦駐紮川边。滇、黔、鄂、豫各軍粮餉，均由四川省供給。而唐繼堯却想把四川实权，移轉到自己手中，对于負实际責任的同志，不是团结协助，而是离間挑撥。他这样企圖是出于个人的扩张，一般認識都看作是滇省地方政权，对川省地方政权的兼併，于是熊克武竟成为兼併的目标。

唐繼堯兼併政策的入手，以熊克武縮編軍隊时，黄复生、盧师諦不够編师条件，未能成师，当然不滿。又以川东北盧师諦、石青陽駐軍县分，种烟太多，开花时为外国教士照有像片，寄与广东政府，交熊查办。熊派第一师师长但懋辛徹查究办，將种烟县分的知事，撤职看管，并將抽收烟捐的土豪杀了几人。盧、石震恐，倡言熊要消灭他們軍隊，因此，烟案不能徹究而中止。盧为謝持之小团体活躍分子，石为楊庶堪、謝持兩派的中坚人物，于是进行反熊活动。唐繼堯抓着这些弱点，从中挑撥操縱，使新川軍化分附己，而孤立熊克武。

唐繼堯的兼併政策露骨透出，是在1918年5月，由貴州到重慶，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聯軍會議。先是孫中山先生未辭大元帥前，章太炎以大元帥秘書長，由廣西、雲南勸陸榮廷、唐繼堯就副元帥職，陸、唐均不願意。章到重慶，傳達中山先生決定辭職，囑熊克武認真整理四川。章去渝不久，而唐繼堯來。

唐未到前，派高級副官來渝，指示辦差事宜；要設寬大宏廠的行轅，豎五丈長旗桿一根，到時鳴禮炮一百零八響，並放火炮，經過街道，軍警戒備，禁止行人。及到之日，見其大擺封建架子，儀仗甚多，有騎兵隊、欽飛軍（欽飛是周代荊勇士之名，漢朝用以名御前武官），每兵手執方天化戟，荷于肩上，背負大馬刀，刀把纏以紅綾，結一大花下垂，腰掛自來得手槍。騎兵背負馬槍，腰掛自來得手槍，手執長桿軍旗，騎兵隊長，手執大紅旗一面，上寫斗大一個唐字。唐坐八人抬的綠呢大轎，轎頂有五嶽朝天錫鼎一個。人民見其威武行動，儼若王者，以西南王呼之。

唐到行轅，很隆重的就總裁職，然後舉行聯軍會議，參加會議的長官將領，有四川督軍熊克武、四川省長楊庶堪、鄂軍總司令黎天才、豫軍總司令王天縱、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師長袁祖銘及滇軍軍長顧品珍、趙又新和代表等。

會議的重點在北伐，唐提出準備北伐案三點：

1. 以四川兵工廠，作北伐軍械彈的補充；
2. 以四川釐稅作北伐軍軍餉的補充；
3. 以上二項由聯軍總部，在渝特設機構，主持辦理。

會議的方式，沒有着重討論，先與參加會議的將領和代表，商量妥當後，然後約熊參加；要熊同意此項提案，立即簽字，將兵工廠與釐稅交出。熊表示這樣重大的案件，須先經四川省議會通過，才敢照辦。當時新任四川省長楊庶堪，亦出席會議，熊並言楊省長雖未就職，名義已定，釐稅屬於民政範圍，更不敢代為決定。楊亦不便表示意見，會議無結果而散（我當時為江北縣知事，以上情形，是我親見）。

當熊克武就四川督軍後，過去所兼重慶鎮守使一職，須另委人接替。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在唐繼堯支持下，想兼此職，熊未同意，委江防

軍總司令余際唐兼代，王文華當然不滿。見唐之兼併企圖，在聯軍會議上，又為熊所阻，而唐、王聯合倒熊的陰謀，遂更加急。唐亦快快離渝，由瀘州回滇省。

不久，楊庶堪到成都就省長職，熊與楊是討袁時曾共患難的同志，甚願與之合作，遵照中山先生意旨，巩固四川政權。殊楊以討袁失敗，熊未與他同行，先自出川，楊為英國教士保護，始得脫險，逃至上海時，熊已赴日本東京，參加了中山先生新組的革命團體。楊隨後亦至東京，袁死後，返上海，很不活動，對熊大為不滿。遂聯合逃瀘四川同志暗組楊派，以為將來與熊對抗。時我亦在上海，曾有人邀我參加，為我所拒。旋謝持為袁世凱取消國民黨籍國會議員來瀘，欲擴大其實業團組織，楊與聯絡，互為協助。但楊、謝皆未與中山先生蒙面，無從發展，乃託黃復生介紹，因此，二人均在中山先生身邊任秘書。楊通英文，尤為賞識，此次得任命為四川省長，即此原因。發表的命令，有未到任以前，着川東道尹黃復生代理二語。時楊之生父病在上海，黃以為一時不能回川，擬在渝就代理省長職，佈告已經印好，楊突然乘法國兵船，化裝水手到渝。在省就職後，對熊從前政務，大加變更，熊不無歎然。而唐之心腹與盧、石等，復從中挑撥離間，於是熊、楊意見日趨嚴重。

楊之生父在上海病死甚久，楊匿喪不報，後來傳遍省城，人言嘖嘖，始請假回渝，迎柩治喪。全川軍政各界，機關法體，送的輓聯很多，內有省議會某老議員送一聯云：“公來何晏矣，汝安則為之。”此聯即暗譏化裝水手，乘法國兵船回川做省長之事，楊疑有人指使，惱羞成怒。乘盧師誦、石青陽來渝弔喪之便，并拉老好無主見之黃復生，一同會議倒熊。但須取得唐繼堯支持，才有可能，向唐表示意見，正合唐意。於是滇、黔將領，在重慶發起“川、滇、黔共進會”，表面上是聯絡三省情感，實際則為策動倒熊的機構，而川、滇、黔戰役，至此醞釀成熟也。

### 川、滇、黔戰役的經過

倒熊醞釀成熟，便進而採取行動，以滇、黔軍為主干，因他們分駐

重庆、瀘州、叙府、自流井、資州和逼近成都的簡陽，都是軍事要地，實力比熊強大。楊庶堪親往合川，遊說舊川軍首腦劉湘，許以川軍總司令職位。劉湘是地方軍閥，與屬於南方系統的川軍暗中是對立的，新川軍的分化，正合他們的希望，便允諾合力倒熊。於是熊的力量，只有舊部的三個師。還認為不夠，更進一步分化熊的舊部，因盧師諦與熊的舊部，第五師師長呂超，同屬謝持的小團體，可以拉攏，更由呂超去拉熊之第三師師長向傳義，呂、向是保定軍官學校同學，很有把握，那麼，熊的舊部只剩下但懋辛的第一師了。這些計劃都逐步實現，遂作軍事佈置，以盧師諦、石青陽等部隊，向成都移動，以為一舉便可以倒熊了。

情勢推演至此，熊克武事先沒有及時地對這些分裂活動，加以防止和消解。到了此時，已演成不可挽救的局勢。然而在熊的方面要作軍事鬥爭，不是沒有把握，焦慮的是西南發生內爭，從此更難團結起來。熊便決心下野，將軍權交給呂超，保全西南局面，他公開表示“不願革命黨打革命黨，只有自己引退，電廣東軍政府，委呂超繼任。”但懋辛亦表示與熊同時解職。呂超所得這個消息大喜。託向傳義約但懋辛到德陽會商，欲以老五師同事的關係，擁他繼熊。但以此意告熊，熊決定與但同到德陽，與呂面談。會談時，熊表示荐呂自代，呂當然喜諾。熊回成都，便電廣東軍府，舉呂繼任其職；并告呂超，俟得復電，便將任內一切事務，交由但懋辛辦理交代。呂據以電告唐繼堯，唐竟露出猙獰面目，命令滇、黔軍及呂超各部，火速進軍，包圍成都，迫熊親自交代。熊看此種情況，知道不是退讓可了，就是呂超繼任，仍要趨于破裂，局勢更不可收拾，如不將破壞團結的兼併政策摧毀，不能前進。

熊的軍勢情形分析：他的舊部呂超，所率第五師官兵，不會對他作戰。以劉湘為首的舊川軍，步調頗不一致，劉湘意在乘機取利，初步可以爭取他們中立，在軍事有利的时候，不至輕動。石、顏、盧等部多系招撫收編，雜湊而成，力量薄弱。顏部遠駐綏定，石部駐順慶，一時不會出動。盧部不過一旅、且甚脆弱，都不足慮。實力強大的是滇軍，有顧品珍、趙又新兩軍，都是久經戰陣的勁旅，而顧品珍素有善戰之

名，滇軍可算是主要的敵手。此外只有王文華率領之黔軍，力量遠不及滇軍。熊自己有第一師、第三師及余際唐所領的江防軍，張冲所率的警衛團力量頗不弱，與滇、黔軍一戰，頗有把握。

可是，滇軍的顧、趙兩軍長，自護國之役以來，與熊便是戰友，對熊都很敬重，顧與熊尤交好。唐繼堯蓄意圖川以後，熊屢使人託顧，向唐疏解，不但無效，顧反遭忌，而滇軍內部，亦大有人不贊成唐之挑起川戰。如川南道尹趙鍾琦（滇人）、趙又新之朱德旅長（今副主席）、參謀長楊森，曾密告熊的代表，說：“滇唐有電來，倒熊戰爭不能免，宜作準備。”（我為熊之代表，赴黔省過瀘時，趙在道公署，朱與楊在他的公館，向我密告的。）有這些情形，熊認為只要滇軍不動，戰爭是可幸免的。復派代表分向滇、黔軍將領疏解，表示不計個人進退，惟求三省相安。

在此時候，劉湘突派他的參謀長胡春田到成都，第四師師長劉成勛、第八師師長陳洪范亦來成都，他們都向熊力說，到此地步，退讓不是辦法，終必出于一戰，堅決表示，願合力討唐，驅逐滇、黔軍出境。劉湘忽然有此表示，據說他原參加倒熊活動，過去楊庶堪親來合川，說推他為川軍總司令，呂超副之，繼而與滇、黔軍改推呂超為總司令，他反作副，疑心滇、黔軍對他不好。後聞熊與呂超會于德陽，他更疑懼，又因盧師誥的部隊，已進入中江縣，與呂超取得聯絡，呂既明目張膽的倒熊，何以又能夠在德陽與熊、但會議，怕對他不利。他感到必須表明態度，站在一方，並認為戰爭對於他是有利的。熊對滇、黔作戰，已箭在弦上，引滿待發，故有迅速表明態度之必要。而劉成勛、陳洪范知道此情，乃親來成都與熊當面談話，表明態度，比派代表更為親切。

熊於是更進一步想戰爭爆發之後，能夠提早結束，使破壞不至過大，川省仍能保持安定局面。他知道顧品珍是不滿意唐的，希望他能夠于戰事發動之後，自動退回滇省，以後仍繼續合作。他同但懋辛與顧約會于簡陽石經寺，熊表明此意。顧頗費躊躇，沒有結果，但以後顧回滇驅唐，却有相當的影響。

熊與但回成都後，楊庶堪突然出走，熊、但知他是策動倒熊的重



要人物，他一出走，战事立可爆發。为爭取主动，乃于1920年5月21日，通电討唐，表明只須客軍出境，即行結束战争，于是战端便开始了。

熊克武方面的軍事布署：1. 以但懋辛为中路总司令，率第一师及第三师的邓錫侯旅，对駐簡陽、資州的滇軍顧品珍軍作战，是为主攻；2. 以刘成勳为南路总司令，率所部第四师及陈洪范第八师的刘文輝支队，对自流井方面的滇軍作战；3. 以刘湘为北路总司令，率所部第二师，同余际唐所領的江防軍，对重庆方面的黔軍作战；4. 以第一师第三师的一部及張冲所領的督軍署警衛团全部，向德陽中江方面的呂超及盧师誦警戒。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熊軍頗为順利，中路佔領了簡陽、資州、內江，推进至隆昌。南路佔領了自流井。北路刘湘的軍隊，攻至重庆附近。但是，接着軍事形势，便逆轉了。刘成勳佔領自流井后，沒有尾追滇軍，而移兵內江，瀘州的滇軍赵又新軍与顧品珍軍会合于隆昌，得以集中力量，反攻中路，相持于隆內之間。余际唐所領江防軍，原駐重庆附近，因在黔軍包圍中，战争將开始的时候，熊密令他將部队撤至合川附近与刘湘切取联络。及战争起，余率所部向合川移动，黔軍胡瑛，急起追击，至武胜的烈面溪，石青陽师的湯子模旅突来夾击，余部退走。胡、湯兩部既会合，即橫攻合川。合川是刘湘的軍事根据地，由于他的軍隊，攻至重庆附近，以地势險要，相持不下，胡、湯兩部来襲，不及回援，便失守了合川，退至安岳。熊乃調中路的邓錫侯旅，增援北路。因此，中路形势弱，节节败退，退至資陽，刘成勳便自动撤离，回駐新津。陈洪范亦撤回所派的支队。时盧师誦部，由中江进至金堂，为張冲、余际唐(余已由北路至成都)兩部出击，盧敗退。呂超派队援盧亦失敗。余、張部乘势进攻綿陽，頗得手。向傳义出面調和，熊即命余張撤退，調張冲部助守資陽。滇軍进攻資陽。正面战斗，正激烈时，滇軍胡若愚部，从側翼突破了球溪河，攻到資陽城边，但懋辛退守簡陽。熊見各路軍事，情勢都不利，乃令各路部队，集中北路，先在潼川会合，再集中保宁，整頓部队，准备再战。

退集保宁的部队，計有第一师全部、警衛团全部、江防軍一部，宪

兵团全部(宪兵团团长李昌权,行至秋林驛,率部逃跑,經熊追回),楊森帶來的滇軍兩營(楊為趙又新軍參謀長,兼領一團,不贊成倒熊,前曾向我告密,故战争开始即率所部投其同学刘湘),刘湘的一小部分軍隊(刘的旅長蕭常德,率大部精銳部队,投了呂超)。

当熊軍退集保宁时,天气酷热,疫症流行,反熊軍隊,追至遂宁、三台,士兵多染疫病,即停止前进。熊軍遂得进行整編,將所有部队,改編为三个軍,但懋辛为第一軍軍長,領第一师(喻培棣为师長),第六师(江防軍改編余际唐为师長),第二混成旅(警衛团改編,張冲为旅長)各部。刘湘为第二軍軍長,領第一混成旅,(旅長唐式遵),第三混成旅(旅長李树勛),第四混成旅(旅長袁彬,此旅是將第一师第二旅改編,撥入第二軍),第九师(师長楊森,是加撥宪兵团补充楊部,扩为一师)各部。刘成勳为第三軍軍長,領他的第四师及陈洪范第八师兩部,刘成勳在原駐地点待命。另有前敗駐陝南的刘存厚軍,乘川战率兵进至綿陽,表示願参加反攻,熊軍复振。

自熊軍撤退,呂超、盧师誥等率部进入成都。呂就川軍总司令职,举行會議,滇、黔軍首先提出,照前重庆联軍會議提案,交出四川兵工厂及全川釐稅,并增撥重庆、万县、自流井等要地,由滇、黔軍駐防。拥呂的川軍將領,对此發生爭執,因而主客軍意見極為紛歧,加以他們新收的部队亦不穩。熊知时机已到,便于八月下令反攻,任命刘湘为前敌总指揮,率第一、第二兩軍,直取成都。原投呂超的第二师蕭常德旅,其部屬驅蕭,仍投归刘湘。第三师的团长何光烈,亦率部归熊,使呂、盧方面,全綫动摇。熊軍勢如破竹,几于沒有激战,便攻下成都。呂与滇、黔軍退集龙泉山,反攻成都,激战数日,呂等大敗。熊軍进占資州,滇軍退回瀘州,呂与黔軍退向重庆。熊便分兵兩路,但懋辛率第一軍全部,由遂宁进攻重庆。刘湘率第二軍全部,由資州进攻瀘州。反熊軍隊,士气已餒,一經接触,即行潰敗。至十月,第二軍先头部队楊森师攻入瀘州城,滇軍撤退不及,軍長赵又新越城而逃,在南門外黄州义园,被流彈击斃,顧品珍軍長率部向云南退却。同月,第一軍先头部队二混成旅刘伯承指揮,攻入重庆。黔軍及呂超等部,亦撤退不及,黔軍旅長魯某陣亡,黔軍余部,向貴州退

却。呂超等部，向下川东潰退，呂、楊、石、顏、黃、盧等均离开川境。所遺部队，为第一軍收編，經過六个月的川、滇、黔战役，至此得告結束。

是役造乱之首魁楊、盧，与附从之石、呂、顏等，把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整个四川革命地区，与完整的四川革命力量，一齐击破，此后四川無統一安宁之日，人民無休養生息之时，一直至解放才得出离水火，誕登彼岸，可为浩嘆。我事前为熊之代表，赴黔省疏解，無效，回重庆时，值刘湘攻渝甚急，在瀘州同志李琴鶴处，寄宿一夜，次日黎明避入法国医院，剛入医院，黔軍总司令部，派队圍李寓捕我，告知已入法国医院，始得幸免。我在医院与代表熊赴广东回渝之吳玉章同志，住了半年之久，迄第一軍入城，始出医院，此役詳情或为目覩或为有关当局所告，据实写出，以供参考。

#### 四川自治声中的推演与再逐刘存厚出川

川、滇、黔战役結束，形式上取得了胜利，然而新开展的局面，比战前还更艰苦。首先广东軍政府，無形解体。广东被以陆荣廷为首的桂軍占据，孙中山先生沒有建立起革命策源地。四川一省，在政治上無所系屬，而省内形势，新成立的三个軍，二三兩軍都是屬于旧川軍系統，加以刘存厚进驻成都，打出北洋軍閥所委的督軍招牌，想把四川納入北洋軍閥的势力范围。在旧川軍中，他有不少的旧部，是很容易动摇的。有革命历史的第一軍，仍然处于孤危的境地。熊克武为保持四川革命地区，作将来的准备，順应湘、粵、鄂、苏、皖各省，力爭自治潮流，倡导自治。一方面維系刘湘、刘成勳等，使不至趋附北洋軍閥。一方面發动人民，为地方建設。因而熊須引退，以身作則，为自治当先廢督裁兵的倡导，并可实践战争开始时，俟軍事救平，即当引退之宣誓。乃召开善后会議，推刘湘为川軍总司令，管理軍民兩政。同时吳玉章、李伯申、邓懋修等，發动各县代表，組織全川自治联合会。四川省議會亦決議实行自治。如此措施，四川才可避免北方的北洋軍閥、南方的桂系軍閥所控制。节录熊克武辞职倡导自治通电如下：

窃武以鷲鈍之資，当艰重之任，整戎陣于騷乱之际，修庶政于殘破之余，毫毛無所树立，而心力已憊。故虽軍政府授任四川督軍之命，遜謝不敢

受，至于再三。終以全省軍民，函電敦促，意極誠懇，知其艱而不獲辭，不得已而勉為之。受任之初，亦曾內審材薄，不願略涉張皇，而環顧久困之民，竊欲使其稍自寧息，故對於大局，力主和平，對內治軍，期守法度。惟以滇黔軍隊，久駐川境，日事窺覷，潛使往通，陰相搆煽，致使悍將驕兵，恃外援而敢于抗命，土豪巨奸，借虛聲而肆為暴行。武或與婉商詰責，迄無要領，于是滇軍唐繼堯，黔軍王文華，本其素來併川之野心，重以屢試不逞之宿怨，陽託出師北伐之名，妄冀聯軍統治之局，干涉我內政，挑撥我內亂。武既無杜漸防微之略，復乏應變御侮之才，為治數年，內外交困，撫躬自問慚愧無已。爰于四月十七日，通電辭職，經軍民懇切挽留，迄未稍緩退志。誠以川民苟獲一日之安，縱自蒙百世之誦而無悔。乃唐、王輩借武辭職，迅偽任川軍長官，并聲言全川軍隊財政，及一切大權，悉歸聯軍範圍。于時武去，偽任者乘間竊住，川人積憤已深，戰禍無可幸免。且親滇厚黔，武實倡之，義不當任唐、王之侵略，傷三省之感情。而武職權猶在，責任未除，未敢存匹夫獨善之私，致忘邦人付託之重。用是勉徇輿情，宣布留任，逾時禍作，即張撻伐。出師之日，嘗自言一俟芟夷大難，便當引退，以明素志。又以調度無方，中經蹉跎，終賴川民協力，復振聲威。今全川已肅清矣，克武因緣禍變，久忝顯位，叢謗若山，茹苦成疾，神明之痛，何可盡言。自頃以來，屢承各軍將領，各機關法團，函電紛馳，催促回省，或請早正位號，以安民心，極知邦人眷愛之隆，川省善后之不易，亦安忍妄附謙抑，巧避危難。然前言具在，所共聞知，豈敢盤桓，有乖信義。茲于本年十二月三十日，解除四川督軍任務，所望各軍師旅長官，仍舊督率所部，維持地方，保固疆宇，尊重自治，促進統一。庶毋負數年护法之苦衷與人民望治之至意。惟武在職期內，尚有經手未完之項，亟待繼續辦理者，撮其重要四端，告我邦人（中略），以上四項，僅就年來所躬歷者言之，于國于川，關係已巨，此外應興應革及一切善后事宜，何啻倍蓰，顧非職責所及，尤為紙不勝書，其應如何規劃進行，長官自負設施之責，人民本有督促之權，勉力以圖，自臻上理。抑武更有言者，共和國家，民為主体，辛亥改革之后，禍變迭興，皆由地方無巩固之勢力，人民無參政之機會，以致政權旁落，法軌陵夷。今者南北兩方，仍復相持，黨派繁多，互相勾結，實際之統一難期，亟宜乘此時機，超出南北漩渦，共謀川省自治。倘得基礎確定，百事具興，發展地方，促進統一，胥由于此。默察川人，因此次戰爭，自決精神，愈益顯著，從政之士，又多为擁護民治主義之流，知必能同德同心，光大自治新局，武雖解職，退為平民，亦當與閣省人士，共相欣忭者也。敢揭悃懷，願共昭察。熊克武叩三十。

熊电發出后，川軍全体將領，及各县代表組成之全川自治联合会，均一致通电贊成自治。上海之四川同乡組織的旅滬四川自治期成会，迭电四川，拥护自治，并出版《新四川杂志》催促四川自治早日实现。四川省議會，遂通电宣布自治，文曰：

本会应順世界潮流，默察本省情势，爰本民治精神，于十一月魚日，通电主張川省自治。旋經各將領、各法团、各县人民表示極端贊同，并促早日制定省宪，本会現定期本年三月一日，召集开会，討論省宪問題，并經通电在案。惟省宪未制以前，所有自治內容，尙未明告全国，茲特撮举四端，簡要宣言如下：（一）四川省于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完全独立自主，不加入南北政爭，無論何種官吏，亦不受南北政府任命。（二）廢除督軍及类似督軍之制度。（三）实行裁兵，全川軍費，至多不能超过四年度之預算。（四）民选省長，以为实现民治之初步。以上各項，現正積極进行，有渝此旨，人民共棄。本会代表民意，郑重宣言。邦人君子，幸匡济之。

四川自治高潮澎湃若此，而住在成都依附北洋反革命封建軍閥的刘存厚地方軍閥，公然通电反对，提出外交、交通、財賦、边防、四項，不宜閉关自治，复勾結北方政府，特任熊克武为四川省長，任命刘湘为重庆护軍使，楊森为瀘永鎮守使，陈洪范为嘉叙鎮守使，刘成勳为建昌鎮守使，邱华玉为忠万鎮守使，陈国栋为合川鎮守使，但懋辛为綏定鎮守使，余际唐为酉秀鎮守使，陈能芳为夔开鎮守使，邓錫侯为順遂鎮守使，企圖扰乱川局，掀起內訌。当經熊克武通电痛駁北政府謬妄，提出应严加駁正三項，与应速自懺悔意見，川軍全体將領，繼通电不受伪命，謂污辱川軍人格，并指出不合三点。刘存厚犹不悔悟，在成都演出毆捕学生重案，学生逃渝，并将成都学生联合会，移到重庆，派代表分向各当局泣訴。一面通电宣布刘存厚毆伤学生捕禁学生罪狀。一时輿論大譁，羣情激昂，紛电渝中熊克武、但懋辛、刘湘，恳其大張撻伐，驅逐害羣之馬的刘存厚。熊虽下野之身，不忍坐視川局之安危而不問，乃同但与刘湘及渝中將領計議，皆認為若不及早驅除刘存厚，必难保持自治局面，是以又不能不出于战争，乃于1921年1月，命棄暗投明之刘存厚旧部賴心輝为前敌总指揮，領軍从北路直取成都，賴亦慷慨受命，愿立功自明，此后好与川中同胞共事。刘的部队本与賴为旧同事，不願作战，自动撤离战綫。刘存厚力穷，倉皇逃走。因北路

梗阻，乃向西路汶川、茂县，繞道甘肃，走依北洋軍閥。四川重归安定。

同时，滇軍軍長顧品珍，回軍云南，驅走了唐繼堯，顧与熊，但早有聯絡，曾致熊，但寒电云：

一別光儀，忽焉数月，暮云春树，时切遐思，珍鋒鏑余生，此次归来，本欲息影里門，还我初服，乃承各界公推，謬总师干，自維材輕，难膺艰鉅，辞不获已，勉为担任，刻幸冀廣离滇，軍民相安，秩序如常，請釋錦注，惟是滇省素称貧瘠，几冠全国，自护国兴师，罗掘几穷，已有破产之虞，品珍承乏其間，点金乏术，此后軍政一切事宜，何所善后，兩公关怀西南，爰滇心切，务望鼎力以相維持，肅此奉达，諸惟亮察。

熊、但接电后，即复电勉以实行自治云：

奉讀寒电，欣悉台旌晉省，总持戎政，煥發新猷，企望节麾，至为欢忭。滇、蜀联环，誼切輔車，互相提携，共謀發展。比者自治潮流，澎湃全国，蜀、湘兩省，業見施行，大势所趋，莫能独異。吾兄近从民意，远应新潮，障碍既除，事功立見，必能树联省自治之基础，謀国家根本之解决，促成真正之統一。丕振民治之精神，功勒鼎鐘，名垂竹帛，引領滇云，定符頌私，特表賀忱，为国珍重。

其时貴州亦發生內变，推盧燾为黔軍总司令，盧派代表李仲公来渝接洽，于是川、滇、黔三省，渐趋和协，算是民九战后，四川稳定的时期。

### 援鄂的發动和停止

四川的局勢，表面上虽然把刘存厚逐出川境，比較稳定；然而新旧川軍的内部矛盾，并未消除。刘湘任川軍总司令，以楊森繼任第二軍軍長，他們都各扩充部队；唐式遵、王鑽緒皆为师长，其他第三軍刘成勳的旅長陈国栋、藍世鉦亦升师长；不屬於軍的邓錫侯旅，亦早已成师。熊克武想团结川軍，适北方直、皖战争終止，直系吳佩孚，虽然新胜。而北方内部未安，湖北省督軍王占元，久据湖北，势力脆弱，熊以时机难得，乃亲赴湖南長沙与赵恒惕省長会商。因湖南早行自治，民意坚强，大家同意發动援鄂，作北伐的初步，奠北伐的初基。約定湖南出兵，直趋武汉，四川出兵，直攻宜昌，計劃妥当，熊即回重庆与刘湘協議，組織援鄂部队。

殊援鄂非刘湘本意，他的陰謀，以一軍实力，大过于彼，重要事

件，不能不与之先商而后行，不敢独行独断，想借此机会，將一軍力量削弱，以后便可为所欲为。乃自兼援鄂軍总司令，以他的二軍二师唐式遵师长，为援鄂第一路总指揮，令一軍的張冲二混成旅，作先头部队，听唐的指揮，以但懋辛为援鄂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揮。1921年冬，湘軍先行出动，直逼武汉，王占元逃走，吳佩孚急派兵南下，击败湘軍，退駐湖南边境，吳佩孚并派著名善战之段其树旅，进防宜昌。当湘軍出动时，有电来渝，催促出兵。刘湘以准备未齐，迟未出动，及聞湘軍败退回湘，吳佩孚增兵宜昌，大有窺川之意，乃令二混成旅先唐师三日而行，所負任务，由三斗坪进兵，夺取南岸据点。其用意以二混成旅为一軍著名善战部队，但槍枝复杂，由他把直系精銳部队，吸引到南岸，战而胜，唐师可以不費力而攻入宜昌，并可免一軍部队，进占城市。战而不胜，多少总要消灭些实力。二混成旅奉令后，由第一团团長刘伯承指揮官（作战时用指揮官名义）率部由小基塔渡河，与吳佩孚之精銳部队段其树（綽号大毛牛）旅接触。刘指揮善用夜襲白兵战，北兵尙未遇过此項战术，夜間惊起，方向不分，未聞槍声，白刃羣刺，陣地动摇，东逃西窜。跟踪追击，晝夜不停，將段旅全部解决。第二团刘慕賢（湖南人）指揮官相繼到达，一同进占宜昌对岸“安安庙”，以夺获段旅的汉陽新式快槍，补換兩刘团原有杂槍，軍容为之大壯，士气因而倍增。正謀以炮兵掩护渡江，可嘆川軍炮兵，只有山板管退炮，宜昌江面寬，炮彈打不到对岸，落于江中，無法掩护，不能渡河。吳佩孚得此消息，增加兵力，向宜昌陆路推进，亲乘兵輪。在宜昌江中督师。

唐二师在距宜昌城郊十数里之長嶺崗，筑有坚固陣地，不敢进攻。吳佩孚指揮其小毛团，攻夺唐师陣地，一經接触，唐师即为击败，紛紛后退，飞令二混成旅增援。二刘指揮奉令，仍由小基塔渡河，向兴山方面退却，不甘默退，乃复夺回唐师原綫。因陣地坚固，小毛团据以抵抗，費了許多力，才得攻下。小毛团則退宜昌附近唯一高地据点与二混成旅相持。刘湘得唐师败退情报，乃命但懋辛率总司令行营，立即出發，但到前敌，將唐师收容，換回后方整理，將一軍全部，开往前方布防，准备再战。而吳佩孚乃派代表与刘湘講和，援鄂既非刘

湘主动，乃彼投机之举，当然罢兵言和，令但懋辛率部，回駐夔巫。熊克武經營数月之援鄂苦心，如是而終，熊即回井研休养，后来刘湘降吳之根，隱伏于此。不久，湘省自治完成，实行民选省長，赵恒惕被选，与但懋辛有电往还。而四川自治，不仅虛有其名，轉盼即被消灭。前次川軍將領馬电，不受北庭任命，謂为誣蔑川軍人格。除第一軍有革命系統外，余則多数投入北庭怀抱，造出不断內战。言犹在耳，曾几何时，乃竟自污人格，利祿动人若此，欲求不乱，不可得也。

### 一二兩軍战争的醞釀与發动和結束

刘湘以川軍总司令掌握軍民兩政后，即蓄有一种陰謀。以熊克武是四川領導革命的人，虽然下野，尚遺留有革命系統的第一軍，認為不把第一軍消灭，他总受其牽制，不能为所欲为；如將一軍消灭，其他川軍，不敢不听他号召，他可以独霸四川。以四川人力、物力、財力之大，在南北兩政府对峙当中，附南附北，憑他举足，便有輕重，可以擇肥而噬。其陰謀之表現者，有数端。

一、刘湘就川軍总司令职后，首倡防区制，不發軍餉，逼第一軍讓出下川东沿江各县，移防偏僻貧苦的小县，就地筹餉，自謀生活，使人民不堪其痛苦，才好借口，乘机消灭一軍。为但懋辛以笑談，当面道破，乃止。

二、援鄂中止后，刘湘突然發动援陝，將一軍張冲二混成旅，調由川北前进，留喻培棣第一师，暫守巫峽。其陰謀俟張旅到川北地方时，兩边一齐动手，將張旅圍剿于川北，喻师圍剿于巫峽。但懋辛知其陰謀，电問刘湘，以何名义援陝，何以又要將一軍分割建制使用。刘知但不可欺，乃罢。

三、夔府本一軍防地，但懋辛援鄂督师时，即駐此地，唐式遵在前綫，筑有坚固陣地，不是不能守，竟退回爭佔夔府。但容忍而移駐綏定，并指定巫山、巫溪、大宁，最山僻之小县，为二混成旅防地。因大宁有鹽場、鹽稅可以稍資挹注，唐式遵又派队將鹽場夺去。其用意在將一軍善战之部队，逼駐穷乡僻野，使其不能生活而譁变，以減少其实力。



因此，一軍官兵，都有怨言。1922年1月。刘湘召但懋辛回重庆，解釋一切，并商洽以后軍队复員事宜。刘言，一二兩軍，应以身作則，进行裁減部队。協議第一軍裁併駐忠州之楊春芳旅，由一軍从巫峽撤回之第一师喻培棣担任，唐式遵二师协助之。第二軍駐彭水之湯子模旅，由二軍袁彬、李树勛，兩混成旅担任裁併任务。協議以后，刘湘电告其他各軍，謂以后照他就职前，大家公議的軍事公約行事，先从一二兩軍帶头裁編部队。刘下命令之后，但懋辛因第一师师长喻培棣，因病請假，向刘說明，并以楊春芳是六师余际唐的独立旅，須亲赴达县，向余洽商，并借此指揮第一师，进行裁併任务。經刘許可，但即离渝。时刘部有謂不应放但离渝者。但到达县，即得楊春芳报告余师之电。謂楊森軍長派員到忠州密称，但軍長到达县，將令一六兩师，合圍改編他的部队。叫他率部到南岸，繞道去瀘州，可以保存他的地位。李树勛旅，派員叫他到南岸，在石碛待命，將來編入李部。但即电駐渝第一軍部，詳探密报，乃知刘湘陰謀，借改編楊湯兩旅为名，誘第一师到忠州时，楊部佯敗过河，向石碛退却，要一师跟追，然后以李树勛、袁彬兩旅联合楊、湯，歼灭第一师，以唐式遵师进佔忠州，隔斷余六师馳援。俟一师解决后，即回兵打六师，再打二混成旅，逼順庆五师何光烈投降，以达其消灭第一軍之目的。但偵知各情，当兵入忠州，楊部过河后，即令一师按兵不追，并令駐开县之張旅所部及駐梁山之余师所部，監視駐万县之唐式遵师，如唐部再向忠州移动，即派兵尾其后。張、余奉令照办，于是張唐步哨相望，唐遂不敢移动。而刘湘一再电但，必須令一师过河，向石碛追楊，但回电謂二軍有李树勛、袁彬兩混成旅，石碛又是山地，足以消灭楊部有余，一师新从鄂西撤回，似宜稍休整理。刘湘不許，仍数数电催，最終电責但懋辛，問何以不令一师过河追击之理由。但不得已，乃將唐李等奉彼密令，如何联络，消灭一軍之陰謀直告。并反問刘湘，此种作風，何以服人。刘始無詞答复。同时，但將此情密电成都各友軍，一时輿論大譁，皆不直刘。各友軍乃联名电責刘湘，措置乖方。

当援鄂發动时，成都各友軍，都認為时机难得，一面川軍可以向外發展，一面川中可以減少一部分負擔。及聞湘軍敗后始出兵，即不

滿劉湘坐失時機。又聞唐師據堅固陣地，不于二混成旅進佔安安廟時，進攻宜昌城，反見敵即退，令二混成旅撤退來援，彼即回川爭佔防地，劉湘又有援陝消滅一軍企圖。各友軍當時曾一再電責劉湘，坐失時機；并一面密電但，于山峽中解決唐師，以總司令行營命令，正其無令擅退，動搖戰局之罪。但以援鄂無功，退而自殺不義，拒而不為。

劉湘多行不義，陰謀敗露，被各軍再三再四電責，理屈詞窮，忿而通電辭職。但懋辛密電各友軍，如無聯結準備，一二兩軍步哨相望，劉有先打一軍，使各軍應援不及之謀，一軍如滅，各軍恐難存在。因此各友軍佯為慰留，劉湘亦堅作不復職狀，通電請各軍在成都開會。商議今後川政，以三軍劉成勳主持其事。二軍將領，同時通電主張，師及混成旅主要將領，必須親自參加會議。迨各軍赴會名單電出後，但懋辛先在達縣召開將領會議。劉湘突電但懋辛，說他乘輪到夔門看風景。其實但早已密布偵察網，凡二軍一切行動，皆有密電報知。劉湘在萬縣、夔府，集合唐二師部隊，痛哭流涕的講話。他說：“你們是我的基本部隊，隨同我多年的辛苦，一般都說你們不能打仗，我才辭職。如果你們能夠打仗，我不會辭職的，今天特來與你們話別。”當有幾個營連長說：“我們不是不能打仗，有兩個團長，把我們的軍餉扣在手中不發足，拿去討小老婆、打麻將，所以我們不為他出死力，並不是不能打仗。總司令如能把這兩個團長換了，另委兩個好的來，我們一定能夠為總司令拚命的。”劉湘叫他們立刻推舉兩個人出來，委為團長，把那兩個團長撤職看管，帶回重慶去法辦，每個兵獎勵一塊銀元，一幅面巾。于是官兵眾口歡呼，擁護總司令打仗而散。這種情形，但已一齊知道，但即以幽默恢諧的口吻，復劉一電說：“你看風景，固可免人譏你未出過夔門（時人有說劉湘未出過夔門，眼光甚短的話），可是，風景中有火藥味吧。我勸你還是復職，照軍事公約，解決問題。打仗如力量不夠，不易解決的。”劉湘回渝城，召集將領開軍事秘密會議，計劃攻打一軍辦法。楊森于劉湘辭職後，向我表示願與但合作，分掌軍民兩政，听但自擇其一，託代達此意，但未允。蓋楊森雖為軍長，只能指揮他原有旧部，不能指揮二軍全部，故對劉不滿。劉湘攻打一軍之心已決，楊森認為勝敗都有益于彼，勝則可以收容一軍殘部，

敗則可以使刘之部队附己，遂同意作战。刘湘密集兵力于兩岸，封輪船數只，暗運一部分兵力，在忠州上游數十里登岸，由陸路暗襲忠州，一部分由水道直攻。駐渝一軍部參謀長陳道五（銅梁人，刘湘老師，後來刘湘之三三一慘案，死於重慶打槍壩），探知此情，密派一副官，化裝運兵輪船水手，携密函同到忠州上游，另包小木船，先到忠州，投函一師駐忠旅長李萼。李飛電報告但軍長。但令駐忠卅一師部隊，全數星夜撤退梁山，并令住梁余山六師掩護。迄二軍之兵到忠州，乃空城一座。戰爭至此開始，時1922年6月下旬也。

當戰爭開始，刘湘自稱四川靖難軍總司令，預定計劃，乘成都各軍將領齊集，正在開會時，首先爭取兩星期之內，掃滅第一軍。由第二軍軍長楊森率領三萬多人，號稱十一旅之眾。而第一軍之第一師，駐忠州不過五千人；第二混成旅駐開縣一帶，有一萬人左右；第六師所屬，駐達縣、大竹、梁山、渠縣一帶，和駐廣安之第八混成旅，共有一萬一千人左右；第五師何光烈駐順廣，不過四千人，態度模稜。刘湘因一軍部隊分散駐紮，以多數兵力，集中使用，用閃擊方法，個個擊破。初以渝城輪運至忠州上游數十里登岸之兵，截斷陸路。因忠州是葫蘆形，水繞三面；另以一支兵力，由水道包圍，擬用一天半之力，使第一師繳槍。不料計劃落空，第一師已向梁山退去，遂向梁山追擊。但即飛令張旅，向大竹撤退，一面通電成都各友軍及刘湘各將領，謂二軍打一軍，究為何事，政治上戰爭嗎？還是為佔防地？但忠州既不戰而讓，何以向梁追擊。此後一軍全部，飛速撤退，向順慶集中。每撤退一城，必有通電，質問刘湘。直撤到渠縣，一軍全部都已集中，乃密電省中友軍刘成勳、賴心輝、鄧錫侯等，約其出兵相助，俟省軍到了資州，才作反攻。

其時二軍全部，齊向渠縣猛撲，一軍全部，引退至渠縣杜家岩，距順慶百多里。但知道成都友軍已出兵，到了資州，而二混成旅第一團團長刘伯承已由順慶向杜家岩前來。但立命停止引退，準備迎敵。刘伯承傍晚到達，告以成都出兵情形。但即召集將領會議，下令反攻。以刘伯承為第一路指揮官立赴前綫，佈置障地。刘視杜家岩瞰制下，有兩個小山據點，為敵所佔，認為是拂曉出擊的障礙，當晚予以

夜襲(俗呼摸夜螺螄),用白兵战。当夜襲开始后,二軍方面,三十五六兩团,分不清敌我,混战起来。刘指揮趁势橫腰猛击,当將該处之敌扫清,佔領兩個小山据点。第二晨拂曉,开始全面反攻。二軍陣綫,于前夜混战潰退后,已經大乱,陣足不穩,逐步敗退。第三日,二軍退至距渠县二三十里中灘桥,隔河而陣,水深不能徒步而涉,一二兩軍,乃由兩岸相持。

当二軍从渠县出發,追击一軍时,一軍分兩路撤退,第一师全部,从靜边寺,向順庆集中,其余皆由杜家岩正面撤退。而二軍之二師長唐式遵,即尾追第一师。当唐部与一师接触时,但令第六师之余順筠旅,从側面援助第一师,先將唐师击潰,追到渠县城边。唐渡过浮桥,断桥南奔。六师余旅乘势向渠城进攻,二軍中灘桥之陣綫,聞信动摇。一軍乘势猛攻,二軍遂全部潰退,李树勛旅全部消灭。时渠河大水,除伤亡外,落水死亡尤多。李被俘,因士兵不認識他,才得脫逃。从此一軍刘指揮官伯承,率部紧追,在大竹、梁山、万县一帶,無論有何种天險关碍,如大竹之虎耳岩等,二軍陣足未穩,即被一軍摧破。一直追至夔府,二軍想据守天險之南天門(又名三根椿,俗呼鬼門关),为刘指揮开始仰攻,二軍士兵胆已先寒,畏刘如虎,立即潰散逃跑,紛紛向夔府河边爭渡,大小木船,为之一空。后到之兵,浮水攀船,船翻死者不少,唐式遵得一門板逃命。

成都方面友軍,第三軍陈国栋师,和賴心輝、邓錫侯各部,从資州东进时,刘湘命楊森在渠县抽兵,回援东路。因一軍反攻正急,不能抽兵,楊森在重庆浮圖关一帶,安設电網,意圖死守。后聞前方二軍狼狽潰逃消息,刘湘先逃出重庆,回大邑家乡。楊森順河东下,至夔府落水,逃出四川,往投吳佩孚。二軍全部除战死外,在夔万潰逃时,只有小部二三千人,渡河逃往湖北施南、利川一帶。成都友軍陈国栋、賴心輝、邓錫侯等,無抵抗而进入渝城,但懋辛随到重庆与省方友軍將領会面,商定最近在成都开一度軍事會議,解决今后四川軍民兩政問題。

此役在过程中,从二軍追击一軍起,不过半个月。后来一軍反攻二軍,为时亦只好半个月。四川的內战很多,只有此次解决的时间最

短。虽醞釀頗久，双方动員至七八万之多，而战斗仅仅一个多月，于七月底即告結束。可是与吳佩孚造成圖川的导火綫，自是年十一月起，一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打了一年多的長期战争，給四川人民帶來了無窮的大災禍，飽受了無窮的大痛苦。

自熊克武下野后，我未受一軍名义，在軍部代但核办全部文稿，故知道各方情形頗詳。当刘湘出兵时，派队提一軍部槍枝，解散第一軍部，我与陈道五避居法国医院，得免拘禁。事后談論是役胜敗，二軍之敗，系机事不密。当其將出动之日午后，陈道五要与达县但軍長通電，据称电报不通。陈知有異，詳細偵察，乃二軍派員把守电局，不許任何人發电。再派人探查，則城外兩岸皆兵，有許多正在上輪船。打听开往何处，知是到忠州，無疑的是打第一师。才有派員化裝，随輪送信之举；故一軍得以准备应战，此二軍之所以敗也。但得消息，胸中已有成竹。故能調度有方，此一軍之所以胜也。古人云：“机事不密則害成。”信然，可不戒哉。

### 刘成勳縮編部队之內战与成都失守

陈国栋、賴心輝由渝回省，轉达但懋辛之意于刘成勳，尅期召开軍事善后会議，解决四川軍民兩政問題。在当时情况，总司令一职，应由軍長升任，兼管軍民兩政，前例已行，不便驟改。一軍但懋辛軍長，遭此战变，得各友軍援助，决不想升任斯职，大勢所趋，無疑的是三軍軍長刘成勳登台。刘向来圓滑，智慮很深，二軍單位邓錫侯素有資望，自应由他承繼，并有保定軍官同学田頌堯、刘斌皆为师长，撥归二軍节制，沒有問題。三軍軍長一缺，部下陈国栋甚为活躍，当然由陈迁升。但是登台以后，倘有人借軍長之名向外活动，于刘自己位置不利，遂生廢除軍制之心。賴心輝向与邓不睦，力贊刘意，并密电但懋辛表示意見。但际茲南北局势，动盪未定中，雅不願川軍坐大，为北洋軍閥利用，引起川乱；密回賴电同意，并允出电主張。于是廢除軍制之議，暗中已具端倪也。

1922年8月，成都軍事善后会議開幕，首先公举刘成勳为川軍总司令，兼管軍民兩政，主持此次会議。刘提出兩個重大議案：

1. 廢除軍制(以師為單位)。

2. 縮編部隊(以快槍為限, 核實改編, 視槍枝多少而定部隊名稱)。

兩個案由, 針對四川目前狀況, 人民遭受痛苦與社會的要求, 非如此辦理, 不能奠定四川, 滿足人民的希望, 理由異常正確而正大。

以上兩個議案, 具有連帶關係, 軍制廢除, 部隊自然要縮編, 部隊不能縮編, 軍制即難廢除, 問題雖然是二, 實二而一, 不能單獨進行也。

這兩個議案, 在議場討論時, 非常熱烈, 久不能決, 因請假人多, 不足法定人數而休會者, 鬧了好多天, 結果一三兩軍與賴部先有聯絡, 在議場中得多數通過。其餘民政應如何整理, 議案雖多, 進行順利, 迎刃而解, 會議乃圓滿閉幕。然而一方面認為圓滿, 一方面因而失意, 裂痕由此而開, 內戰終不能免。

會議閉幕後, 劉成勳正式就川軍總司令職, 明令取消軍制, 任命但懋辛為東防督辦, 仍駐重慶, 率原有一軍部隊, 佈防下川東川鄂交界地方, 以防吳佩孚侵川。任命賴心輝為邊防總司令, 駐瀘州, 渝瀘接壤, 便於援助, 東防各軍將領各回原駐地點。照議案切實進行, 听候縮編。

但懋辛回重慶後發出解除軍長職, 就東防督辦電二通。文曰:

1. 竊查吾國軍制, 原以師旅為單位。庚申之役, 熊前督為圖指揮便利, 特編第一、第二、第三各軍, 固一時之權宜, 非永久之建制。相沿三載, 戰事頻仍, 舊例是循, 未經更改。長此以往, 如不廢除, 官既等若自殺, 民更重其負擔, 其他弊端, 更仆難數。懋辛忝尸厥位, 時起慚疚, 每欲廢軍, 請自隗始, 苦難乘隙, 蹉跎至今。比幸大亂瞬夷, 正圖自治, 裁兵則羣情呼吁, 汰冗亦減政始基, 再四籌維, 經以軍制應即廢除, 呈請劉總司令核辦。茲奉訓令, 幸以此案, 交由軍事善後會議, 決議執行, 採納蕩蕩。固邀羣公之見許, 同一心德, 尤佩總座之無私。懋辛所陳, 既蒙核准, 所有第一軍軍長職, 即日解除。崇秩既捐, 期免曠官之誚, 鄙懷略白, 并無邀譽之心。謹此奉聞, 伏乞鑒察。

2. 吾蜀多故, 屢歲糾紛, 今年軍興, 比稱恊定, 環顧四境, 未復瘡痍, 密邇鄰封, 時來謠啄, 痛痒雖關乎一隅, 影響慮牽乎全局。總司令劉, 欲固屏藩, 安桑梓, 對於東川防務, 集議特置專司, 昨經檄委懋辛承乏督辦, 頒此重

命，逮及輜材，悚怔交縈，固辭不獲。竊幸待罪戎行，久乖素志，曩請廢除軍制，并非矯情以邀虛榮，尋乞解去兵符，實欲藏拙以遂初服。正在收束部伍，以期實求田舍，退思一己之愆尤，借減羣黎之担負，寧棄冠軍，歸諸投閑置散，詎知易幟，類于暮四朝三，特是督辦為臨時暫設之官，東防乃目前當務之急，吾川值此力圖自治，自應力泯邊勢與民休息，倘幸自逸，憚于遠戍，于人諒，猶再興戎，鄉邦重受震驚，不佞有何安身之處，既有負總節保境息民之意，更何慰全蜀厭亂思治之心。用是激起懦庸，勉膺艱鉅，茲于本日就東防督辦之職，伏念懋辛從事疆場，久慚蚊負，再役邊徼，更管蠡窺，用抒東顧之忱，還冀南針之錫，諸公心切安撫，志深籌顧，尚望時承教益，俾有遵循，庶免折鼎之虞，期收固圉之效，公私交感，企禱奚如。

但懋辛就東防督辦取后，設東防督辦駐省辦事處，就近與劉總司令商洽今後一切事宜，以駐省辦事處主任囑我。我以關係重要，不便拒絕。到省后，值熊克武息影省門，劉成勳常以要事往商。熊以下野之身，不願過問川政，却之不可，頗感困難。我到成都，遂常傳達熊劉雙方意見。

劉成勳宣佈，于是年11月，為改編部隊之始期，陳國棟以實力不足一師，事前想併吞何金鰲旅，以補充己力。何起而反抗，發生爭端。劉成勳以陳國棟前在善後會議時，竟敢違反長官意旨，與鄧錫侯等反對廢除軍制，終必為患。趁陳、何爭斗機會，派藍世鈺師長，率隊到永川勸編陳師。陳見情況不佳，乃與何講和。何以兔死狐悲，次將及己，遂化敵為友，與陳共同抗劉。劉電賴心輝協助，陳乃求援于鄧錫侯。鄧初出電調停，劉未允，又約同但懋辛出電調解，仍無效，鄧以己終不免，遂出兵助陳。劉以藍、賴之力不能對抗陳、何、鄧三部，遂求援于但懋辛。但以改編之始，即發生不良狀態，軍令所關，乃派六師余旅，率兵往助。劉即以賴為總指揮，率一三邊部隊，威脅改編陳、何、鄧三部，情勢擴大。而駐資州之唐廷牧師（原為周駿炮兵團長），人槍皆不足成師，自動參加反抗改編部隊，于是一直共同抗劉，向成都進逼。正月初四日，陳、鄧等逼近城郊之警報，紛至沓來，城內空虛，無兵出御，只有閉城待援。當晚陳鄧等之兵，果然到達東門外矣。

次日，陳國棟在東門城外，告城樓守兵，轉報劉總司令，他要進城與總司令當面說話。劉初未允，陳再三要求，劉允縫城而入。陳到劉

的公館，長跪痛哭的說：“我并不敢背叛總司令，為謀生存，才有此舉，願仍歸舊制，請總司令罷兵。”劉答云：“你的要求，我心甚願，但事已至此，我不能單獨主張，須電商第一軍邊防軍再說。”陳亦知道劉此時不敢獨裁，仍縋城而出。

初七夜，賴心輝率一三邊部隊，由東路追到東門城外，陳、鄧等無抵抗而向北路退走，城圍遂解。

初八晨，賴心輝入城與劉成勳和熊克武面商追擊事宜，隨即分配兵力，向北路前進。熊叫我到北門外與一軍六師余順筠旅長、陳蘭廷、范吉祥兩團長，和全體官兵講話，說明不要認為此次是四川的局部內戰，與北洋軍閥大有關係，叫他們努力，聽總指揮的命令，為革命前途而奮鬥。

陳、鄧等向北路退走時，初作且戰且走之準備，過了一二日，不見有追兵，在廣漢野外暫時休息。追兵突至，陳國棟身體肥胖，行動遲緩，几為所獲。此後雖有小接觸，不過掩護退却。駐北路之田頌堯師，亦加入其中，一直退到德陽，才據形勢駐營設防，分配兵力，作抵禦計。

一日在羅江縣白馬關落風坡鳳雛廟會議，都認為如再退却，過了綿陽縣，昭化、廣元，皆極貧苦之地，不能生存，勢非退陝南不可。步劉存厚的後塵，須先派員與陝西當局接洽。大家徘徊廟中，沒有良策。偶見廟中石壁，刻有鳳雛先生取成都三策。有云：“簡精兵間道襲取成都，此上策也。”才想起由什邡縣劉斌防區，襲取成都的辦法。都認為我們提如此大兵，同劉假道，他無力抵抗，不允亦允，況劉與鄧田為同學，交情深密，事無不諧，成功可必，於是照計而行。

賴心輝在陣地，一連三日，見敵兵無動作，初聞有少數射槍之聲，後來槍聲寂然，心疑有異，派探員偵查，方知由劉斌防區，暗襲成都去了；一面飛電劉成勳，一面率全部，晝夜兼程，回成都救援。

劉成勳於當日午後，得賴急電，立打三次電話，催我到總司令部，有緊急事務會商。我到時，賴部駐省參謀長肖伯豪已到，方知上項消息，劉提出守城計劃，他的藍世鈺師，有兵一團在省，可以擔負城牆守衛，要賴部任北城治安，我軍任南城治安。時辦事處衛兵，一連不足，



另有胡信誠團長，新募徒手兵二百人，鄭經武司令派一營長，携坏槍三百枝，來省修理，剛到省城，我即將鄭部坏槍發給胡團徒手兵，連同办事处衛兵，組織南城治安部隊，交由胡團長指揮。當夜十二點鐘前，北門外槍聲大作，敵兵果然到了。

幸賴心輝先到北門城郊，等候全部到齊，布防完畢，黎明入城與劉成勳商議退敵之策。劉賴都要熊克武調二混成旅西上解圍。熊叫我當夜十二點鐘往電局停止各方通電，與重慶但督辦部用密碼在電機上說話，調二混成旅來援。殊但因病回公館，與參謀長互談成渝情形，始知楊森同大部北兵，業已入川，重慶吃緊，不能分兵西援。密碼談話、翻譯費時，天明談畢，當將此情，分告熊、劉。我與劉在總部（將軍衙門）談話時，城外炮聲隆隆，連落炮彈數顆于大堂，炸毀房屋幾間，談話室的門窗玻璃，叮啷震壞而落。劉告我是川邊鎮守使陳遐齡之兵，西南兩門都被他圍了，東門又為第九師劉文輝的兵，由叙府來梗塞了。又佔了外東兵工廠。情形緊張至此，外無援兵，劉告我只有一條出走的路。劉文輝與他是大邑同鄉，向無惡感，他是劉湘的么爺，原為劉湘混成旅。劉湘戰敗，他部本無存在之理，賴心輝力保升師，我才委他第九師師長。有此情感，等我叫賴與文輝說電話要求他讓出東路，使我軍退出，情理上想無不允。後來劉文輝果然答應讓路，并暗中掩護，安全退出。熊克武雖是下野之人，目標太大，乃同一軍部隊，退駐遂寧。我留省傳達消息。劉成勳料敵不敢害他，初避法國領事館。劉文輝等城內之兵。由東門退完后，東門是打開的，首先入城，以成都衛戍總司令名義，布告安民，派兵駐劉成勳公館，保護他的安全。劉遂回家安居，而成都失陷矣。

### 楊森同北軍入川一軍放棄重慶集中遂寧收復成都

楊森于1922年7月，戰敗出川，投降吳佩孚后，吳與楊皆望四川不靖。好乘機入川，楊則可以遂其借外力以奪取川政之私心，吳則可以達其併吞四川而進窺西南之慾望。迄四川內戰之消息傳到，吳認為時機已至，即作寇川準備，動員直、豫、鄂、陝、甘五省兵力，派趙榮華、盧金山、于學忠、張允明、宋大需，二師三混成旅，和黔軍袁祖銘三

旅，邊軍陳遐齡全部及劉湘潛伏川中旧部，大舉寇川。命楊森為前敵先鋒，率領他散處施利邊境的旧部，向川推進。避免夔、巫天險，與一軍東防部隊，作攻難守易的犧牲。

先是川軍楊春芳，本綠林隊伍，靖國之役，為黃復生招編。民國九年，川、滇、黔戰爭結束，黃出川，春芳為第一軍六師余際唐收編為獨立旅，駐忠州。劉湘主川政，命第一軍改編楊旅，借以摧殘一軍實力，暗為楊森收容，移駐瀘州楊森防區。春芳常以事託瀘州知事王應心，向楊森要求，皆如其願，春芳心甚感王。民十一年，楊森戰敗出川，春芳歸還第一軍，仍以獨立旅直屬第六師，得駐忠州、豐都、石碛一帶。楊森出川以後，依靠吳佩孚，準備事實，隨時圖謀回川，趁此派與春芳有交情之王應心往春芳處作代表，常與楊森切取聯繫。時春芳之范紹增團比較強大，王與范勾結甚密！預謀響應楊森回川。此次楊森由施利作前鋒開道，仗吳佩孚發動七省之兵力，威吓春芳，委其為師長，范紹增為旅長，他二人不知政治為何物，只知升官發財，正合其意。當楊森由利川向萬縣進攻時，第二混成旅劉伯承指揮率部正在磨刀溪作戰，楊春芳遂叛，乘虛由上游偷襲萬縣。劉指揮抽兵回萬，將其擊潰，急召下游部隊集中，迎擊當面之敵。適接熊克武電成都軍情緊急，調第二混成旅馳援，因而放棄萬縣，楊春芳遂開門迎敵。當我軍行至途中，已報成都不守。熊克武退駐遂寧之警報傳來，但懋辛毅然決策，以保存實力，放棄重慶，集中遂寧，再圖進攻。為挽救頹局之唯一辦法，立即電令東防部隊，節節引退到遂寧集中，而重慶亦告失陷也。

但懋辛同東防部隊，先後安全退到遂寧後，一面休息整頓，一面與熊克武、賴心輝、余際唐等會商進攻之計。大家都認成都為省會之地，又有兵工廠，可以作械彈補充，決議第一步先攻取成都，以作根據地。俟休養補充後，再圖重慶，為第二步。決議之後，計分進攻成都之兵為三路。

以第二混成旅和第一師之一部，進攻北路廣漢，並隔斷入川之北軍，不能與陳、鄧等部聯絡，由劉伯承指揮為右翼。

以賴心輝率原有之邊防軍部隊，從東路簡陽進攻成都為左翼。

以余际唐率他第六师之一部,和第一师之一部及其他部队,从遂宁直攻成都为中路,临时余病,由但懋辛亲自督师。

在成都者有邓錫侯、田頌堯、陈遐齡、陈国栋、何金鰲、刘斌等部,在新都、广汉、中江、簡陽各地有少数部队。当第一軍向成都攻击前进时,第一师喻培棣、第二混成旅張冲、第八混成旅郑英由中江、金堂扫除新都、广汉之敌。但懋辛亲率第六师由淮州間道向成都攻击前进,沿途之敌紛向成都退却,新都、广汉之敌亦退德陽,余皆集中省城。但懋辛到廖家場石板灘后,即令第二混成旅駐新都向二台子警戒。不作攻城战,而欲誘敌出城,在郊外作战,因而按兵不动。敌軍偵得第一軍大部在广汉、新都一帶,賴心輝在資州未动,認為第六师作战力弱,于是在城內集議,用大部兵力,一鼓而消灭第六师后,轉攻新都、广汉。但懋辛据此情报,便令所部迎敌,第一日之战,第六师用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伤亡过大,入夜已退出石板灘。第六师旅長余順筠、向康衢等認為敌軍太多,六师全部万难迎敌,但坚持集中力量,必取成都,等候刘伯承指揮扫清石板灘之敌,側面攻击,合力歼敌的主張。次日拂曉但亲到前綫,从朝至午激战甚烈,伤亡壘壘,苦力支撑,穩固了陣地。刘伯承指揮率部先在二台子歼灭敌軍刘蔭西旅全部,除旅長处决外,擒获官兵跟即迁散,所繳槍枝發交当地团防,刘部中午到达石板灘,向敌猛力側击。正面第六师而第二混成旅已到,登时反攻,敌即全部奔潰。陈遐齡所部三团号称勁旅,被刘伯承指揮部队包围繳械者达兩团之多,第六师亦繳获槍械不少,敌軍潰退,不敢入城,陈遐齡率殘部飞向雅安逃窜,邓錫侯率大部向新繁、彭县潰退。同时刘文輝恐潰兵入城扰乱治安,彼有衛戍之責,閉門不納,于是所有潰兵均向西南逃窜。

刘文輝于潰兵退完后,將城內衛戍之兵,撤出东門外,集中兵工厂一帶,洞开城門,仅留少数城門衛兵,并不設防。

同时,但懋辛同余际唐、喻培棣等,进驻北門外鳳公祠,以电话通知城內刘成勳,問刘文輝态度如何。刘得电话后,函約我过談。我到他家,見文輝由內而出,刘成勳告我,文輝态度無他,欢迎我軍入城。他的部队,完全撤出城外,仅留城門几个衛兵,城門一齐是打开的,

此种情形，你在城中亲見，你可出城，面告怒剛(但懋辛的号)，比較打电话要实在些。我立即出北門，將此情形，面告但于鳳公祠，时熊克武已到鳳凰山。次日，但仍督率所部向新繁潰退之敌和聚在德陽之敌进攻，熊克武入城，成都克复。

### 熊克武奉命討賊及其先胜后敗情形

成都克复，熊克武、賴心輝等入城后，和刘成勳及各軍將領，与奉孙中山先生函回川合作的石青陽在楊維公館，連开兩度會議。因楊森同北軍大部，由东路进逼成都，已达資州、簡陽，決議御敌議案三件。

1. 推賴心輝为前敌总指揮，率一軍全部，三軍除留省任治安部队外的全部，他的边防軍本部，向东路迎敌。

2. 械彈之补充，專靠兵工厂接济，推熊克武为兵工厂督理，晝夜加工赶造。由刘成勳以電話通知刘文輝，三日內將兵工厂交出，退回原防，此案石青陽主張最烈。

3. 軍餉由刘成勳負責筹办。

以上三項議案，因局勢緊張，立即实行。刘文輝亦如期交出兵工厂，退回叙府原防。熊克武派梁緒为兵工厂会办。接收兵工厂。熊亦常住厂內，督造械彈，平均补充前方作战各軍。

賴心輝被推任前敌总指揮。率一三边部队，向东大道前进御敌，以三边兩軍，部队不多，一軍部队独大，恐指揮困难，挽熊任督軍时之參謀長李鴻鈞(号蔚如，涪陵人，熊敗出川后，为刘湘命郭汝栋捕杀于重庆对岸黄角壩)同行。借与一軍將領聯絡。而使指揮敏活，在石盤舖与敌接触，履进履退，相持甚久。

时曹錕贿选总统，孙中山先生已回广东，重建軍政府，任大元帅，兴师討伐国賊。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討賊軍总司令，以呂超、石青陽，前次不应同党相殘，將四川整个的革命力量击破，命他們回川与熊合作，以补前愆。石持中山先生亲笔函，先行回川，派孔庚为代表，携軍政府委任狀和命令，囑呂超同孔庚到成都，促熊立即就职。

熊克武于是年六月在成都就四川討賊軍总司令职，設总司令部。

于城内兵工老厂，部内各处同时成立。我为秘書处主任，委賴心輝为前敌总指揮，呂超为第一路总司令，石青陽为第三路总司令，报請大元帅任命。第二路总司令。因駐嘉定之陈洪范師長，有代表接洽，为彼保留。虽未成事实，而川西南可以無慮，以全力对付东北。呂石奉命，分头出發，招集旧部，声威大壯。而但懋辛之东防督办，無形消灭，仍在率兵追敌，以革命历史而論，总指揮一职，当然屬於但。然在当时环境之下，賴有不能不繼任之勢，以便團結三边兩軍。可是，顧此失彼，討賊軍之失敗，此其最大主因也。

熊克武宣布就職后，南北战争，显然展开。吳佩孚电促入川北軍与楊森合力，猛攻成都。賴心輝不能固守石盤舖，节节引退至龙泉山頂，山泉舖、茶店子一帶防御。

一日午后，李鴻鈞由山泉舖来軍用電話，請总司令說話。时參謀長張某未到任，參謀处負責無人，我接得電話。因办公時間已过，总司令已回公館休息，問李何事。李云：我們看見对山敌軍运动，增加了許多部队，明晨拂曉，大有进攻之勢，总指揮的意思，敌众我寡，今夜我軍如不撤退，明晨与敌接触；欲退不能，牺牲必大，与总司令請示。我說：总司令已回公館，虽有電話，系普通綫，紧急軍情，不能在普通電話上講，等我請总司令来。正要动身，六师余际唐師長，又來電話催促，迄总司令到部与賴說電話，如李所云。

熊說：“对山敌軍增加，自系实情，众寡不敌，亦是实情，明晨接触，不能安全退下，亦是意料之事。但是，山上还有險可守，尚有死里求生之路，退下填来，無險可恃，断無生理，退与不退，都要牺牲。轉告我軍与其退下填来，为無办法之牺牲，何如在山上，作有办法之牺牲。他們如果在山上牺牲，我决不辜負他們，我的手槍，时常帶在身上的。”

賴說：“总司令如不願退，非增加生力軍不可。”

熊問：“增加何部。”賴說：“二混成旅。”熊問“二混成旅現在何處。”賴說：“已到了养馬河、周家場一帶。”熊說：“很好，养馬河、周家場离龙泉山不远，速命傳令兵騎馬去傳達我的命令；調二混成旅刘伯承、刘慕賢兩個指揮官。限今夜十二点鐘前，不論那个刘指揮官，把

二混成旅全部帶到山頂來，親自與我說電話，違即軍法從事。”

賴說：“我立刻遵照辦理，請總司令稍息以待。”

每日午後傍晚，劉成勳、孔庚及省議會議長熊曉岩都要來部探聽前方戰況。是晚夜飯，大家借杯酒留連，等候二混成旅消息。十一點鐘後，守電話的勤務兵報告，二混成旅劉指揮官，請總司令說電話。滿座皆大歡喜。

熊問部隊一齊到了沒有。劉說部隊到了。熊說部隊既已到了，他們過於疲勞，本應稍事休息，但前綫情形緊急，仍以注意當前情況為妥。劉說我得敵人增加了很多兵力到前綫的情報，我們晝夜兼程，七天沒有睡覺；如聽士兵們睡下去，敵人來了，恐不便作戰。熊說既是如此，我們就繼續前進。其實此時劉僅率兵一營（欠一連）先到了陣地，而敵人大部已蜂擁向茶店子場口攻擊前進，劉指揮立即督該營加入戰鬥，已將敵打退。

跟即賴與熊說電話，熊叫賴照劉伯承的意思下命令。除劉成勳回公館外，其餘的人，皆以此戰關係我軍存亡，留宿部中，靜候拂曉消息。

當夜前方軍情，陸續由電話傳到，劉伯承以機槍隊、炮兵隊，防守柳溝舖山頂，安置機槍於山頂正面，以大炮作掩護，機槍兵、炮兵皆隱蔽林木內，示敵人以守兵無多之弱。其餘步兵，以一部乘夜摸過山溝，襲擊楊森後方，並截斷與北兵聯絡陣綫。以一部防守山上要隘。拂曉攻擊開始，北軍于學忠旅，奮勇前進。尾後為我夜襲，截斷與楊森聯絡之兵，尾擊其後，只有向前，不能退後。在仰攻柳溝舖過程中，北兵積屍，由溝足起，高過山頂機關槍口。北兵亦猛勇踏屍而上，機槍地位亦移轉兩次高地，並在積屍內，找出未死北兵一百數十名，派隊押送成都，電話請為北兵俘虜，準備住所。此戰果如劉伯承指揮勝算，北軍于學忠旅在此損失甚大。當茶店子激戰之時，但懋辛督率第六師到了簡陽對岸，隔河而戰。一面派周紹武團于迎泉寺渡過沱江，簡陽之敵為北軍，不及從中大路敗退，而從右側小道而逃。第六師進佔簡陽後，即飛向茶店子擊敵之背，而敵全部已從側面向資陽潰退。

另有楊森之侄兒天驊，素以驍勇善战著名，为流彈中伤，逃避茶店子山后民房，系馬于房外树上。我軍搜索队，遙知房內有敌人高級軍官，恐有伏兵，远以步槍密射，草房被毀起火，楊天驊死于房內。此战惊傳北方，后来黎元洪在天津，派代表但衡今来成都与熊接洽，并附帶段祺瑞信函。但云：“临行段告彼曰，我叫他們不要輕視川軍，今日如何。”

楊森同北軍，遭此次痛击后，紛紛由东路退走。二刘指揮官，分兵追击。楊森兵至資屬五皇場，据一高地抵抗；又为刘伯承之白兵战夜襲击破。退向銅鐘河之楊兵和北軍，亦被刘慕賢兵橫击，喘息未定，复遭打击。北軍与楊兵分路，向遂宁方面潰退，楊森向隆昌潰逃。在銅鐘河被击之楊兵和北軍，落水死者不少。楊森退至隆昌城外，見有一从前所立德政石坊橫書“子惠困穷”四个大字；楊森号子惠，心中犯了忌諱，不敢入城，由城外一直退到瀘州，暫得休息。

瀘州自賴心輝出兵，协助刘成勳后，城內空虛，及战情扩大，刘湘乘机集合旧部潘文华、唐式遵等，招集旧日散兵和匪类，起而响应，郭匪老外由安宁桥、江安、納谿乘夜入城，賴部駐防旅長張英，以为是刘湘部队，力不能敌，率兵出城，以避其鋒。后知为郭匪老外，張英复率兵入城与郭匪巷战于韓家坳、鐘鼓楼、三牌坊一帶，人民中流彈死伤者不少，郭匪亦为張英击斃城內，此瀘城之一进一出也。無何，陈大眉毛又乘夜入城，張英率兵复去，此瀘城之二进二出也。陈大眉毛入城之后，所部匪类，荷槍橫行，在三牌坊、鉅子街、白塔街一帶的大小商店，皆閉門不敢外出，被匪破門入室，搜索財物者几無一家幸免。稍大商店，此批去后，二批又来，三次四次，搜索一空。商民無法，不敢閉門，匪人进屋一看，說声“已經光了”，即去。大十字有一商店稍大，匪人劫去貨物走出，店主出与爭执，为匪击死街中，一二日不敢收尸。后陈大眉毛自称道尹，出示諭民，并約束所部，此風始息。嗣为石青陽部湯子模率兵逐出，此瀘城之三进三出也。未一月，楊森之師長楊春芳所部范旅紹增来攻，子模退据江安，范紹增入城，此瀘城之四进四出也。旋湯子模率兵反攻，范紹增出走，子模复入城，此瀘城之五进五出也。此次楊森大部来瀘，子模料其不敌而走；楊森入城，此瀘

城之六进六出也。后討賊軍一三兩路总司令呂超、石青陽來攻，楊森出走，呂、石入城，此瀘城之七进七出也。而城內居民，除為匪人劫奪外，每當出走時，無論何部皆向人民立籌開撥費巨萬，將商會會長派兵押追。只湯子模無押追之舉，離城時，三牌坊到東門口，挨戶擺設送行棹，并放鞭炮歡送，所籌開撥費尾欠八千元。第二日，商會會長如數親自追送到納谿面交，此足以見人民心理之愛惡，非偶然也。

楊森敗退瀘州后，討賊軍大部尾追，第一路总司令呂超，第三路总司令石青陽，分道由沱江兩岸，壓迫瀘城。二混成旅由遂寧追擊北軍，自于學忠旅慘敗復沒后，余部各有死傷，畏二混成旅如虎，聞名即退不敢抵抗。因此，大部向下東引退，僅留少數于重慶與川軍劉湘同住。

楊森所部楊春芳師，原為一軍舊部，前在石碛開門后，隨同作戰，楊森不放心該師與一軍接觸，常留在后方。此次討賊軍大部壓瀘，楊森不敢固守，退保永川。楊春芳見楊森勢窮，北軍又遭慘敗，派代表來省，先與熊接洽，願仍歸舊主，以不同楊森退走為表示。熊允所請，并保存其師長名義，熊當將此情，電知前敵一三兩路总司令，兼程壓迫瀘州。石部進佔瀘沱對岸玉蟾關；呂部進佔況家場方山；楊森即率部離瀘，楊春芳表示歡迎，而瀘州克復也。

自柳溝舖一戰起，楊森潰退八百余里，而到瀘州；復由瀘州而退永川，計程在千里以上。北軍敗退下東，計程約千數百里，敵我消耗均大，士兵皆感疲勞，都有休息補充之必要。瀘州克復后，熊擴編部隊，任命湯子模為討賊軍第一師師長，周西成為第二師師長，均駐瀘州南岸叙永，江津一帶，鄭啓和為第三師師長，仍駐原處梁山、大竹，牽制下東北軍。楊春芳為第四師師長，仍駐瀘州。此四個師，均為总司令直轄部隊。除第三師駐地隔遠外，一、二、四師撥交一三兩路总司令指揮，為謀與劉成勳聯系，辦理有關事件敏速，特設川軍討賊軍聯合辦公處于總部。劉每日上午來處商辦，有事即辦，無事則歸，劉派一秘書與我會同辦理。

作戰以子彈為最重要，討賊軍子彈補充，制造彈壳，須要外國銅，彭縣所產川銅，上壓榨機即破，完全無用，只有收買當十銅元之一法。



当十銅元，純是外国銅或滇銅，压榨不破，还可节省制板截片工作，一个銅元，裝上制壳机，一压即成一个彈壳。而市面流行之当十銅元，全川几为收尽，常有不能接济之时。幸周西成从江津三攻重庆銅元局，專門夺取日本銅，由江津上游渡河，駝运成都。然時間上、数量上亦常不接济；因此补充子彈，甚感困难，远不及北軍之大批輸运来川，源源接济，供应無穷。后来討賊軍之失敗，子彈乃一大原因也。

当成都克复时，川軍总司令刘成勳，以二混成旅自援鄂以来，屢立战功，升为第三师，委張冲为师長，以示酬勳，而資鼓励。殊張冲坚不就职，繳还委狀，其理由以二混成旅向有善战之名，北軍聞而生畏，消灭其名，升編为师，作战时不能先声夺人，而寒敌胆。乃一偏之見，不想營運干部，皆熊办講武堂学生，为熊拚命作战，認為定有相当代价，可以次第升迁，既升为师，而張不就职，永無升迁之希望，大家从此心冷，作战不如以前之努力。終使刘指揮伯承負伤，討賊全功，敗于一旦，此又失敗之一大原因也。

熊就职后，一面先委前敌总指揮，一三兩路总司令，一面电請孙大元帅，正式任命。迄任命狀到时，呂石立即拜命就职；賴心輝再四推延，最終無詞可推，允于重庆收复后，宣布就职。有人告熊，賴不願为总指揮，願为四川省長，不便出口，以分刘成勳民政之权。熊託来人轉告賴，俟討賊成功，由他提請刘成勳交出民政权，并电請大元帅任命他为四川省長。殊賴別有用心，在瀘州以补充不足，迁延不进，及进攻永川，指揮离奇，前軍失利，則調一軍部队，向前抵抗。前軍如胜，則留一軍部队于后，賴自率所部，亲往尾追，敌进則进，敌止則止，兩度到达永川城边，均自行退下。曾一度攻过永川前面老关口一帶，而賴指揮失利，其所部之边軍，突从正面潰下，左右翼之一軍部队，有被敌抄襲后方之危，賴不守永川，即令向荣昌、隆昌撤退，賴本人在永、荣途中被匪腰击，損失槍枝二千多支（据聞賴曾被匪俘），这样一来敌军大至，第一軍从右翼側敌行軍，一直撤至內江。在內江时各部剛剛集中，敌又大至，賴部士气已餒，因而影响全部，作战二日即退回資中，才扎住陣脚，整理部队，敌人到內江后亦未前进。熊得此种情报，暗囑但懋辛前往帮助，然無正式名义，只有以私情与賴商量，不能

越俎代庖，此討賊軍失敗之最大因素也。

当資中至永川一帶拉鋸战形成之后，時間頗久，云南則唐繼堯于1922年回滇击败顧品珍后，重主云南而大肆扩軍；貴州則王文華于1921年回黔驅逐了刘显世，此时王未出头而以盧焘代之。盧焘系广西人，为人平易，袁祖銘派人在上海將王文華暗杀之后，把同王最亲的何应欽系打跑了，袁同彭汉章、王天培等在貴州主持了政局。刘显世在云南联合唐繼堯派其弟唐繼禹率胡若愚等大部攻取了貴陽，分長軍民兩政。袁祖銘离开貴州后，即投奔吳佩孚(后来奉吳之命到四川帮助刘湘、楊森等打走了第一軍；又助刘湘打楊森，然后才被刘湘攆回貴州)，此时云貴兩省虽未公开組織討賊軍，然亦不滿于曹、吳，加以袁祖銘勾結吳佩孚声称要打回貴州，刘显世商同唐繼堯注視四川情况，派有代表到石青陽部联系(其时石部有三旅，一为湯子模，二为賀龙，三为周西成，均在重庆南岸一帶)。石本人駐成都，因介紹与熊克武接洽，願出兵援川，熊甚欢迎，惟兵則迟迟未到。

但懋辛到資中后与賴心輝商洽，謂敵軍到內江为时已久，而未进攻，必是补充待援，然后圖直取成都。今我軍补充已足，宜作主动，乘敌准备未完，攻佔內江，一直向重庆攻击前进。賴率其边軍及第一軍之大部由銀山鎮进攻史家街。但率第二混成旅則由銀山鎮右側紆小道以推史家街之背，其时出敌不意，战争开始。敌以大部向史家街增援，尙未进入陣地而前綫遂潰。第二混成旅刘伯承指揮乘胜向內江城側击，敵軍潰退时前后混乱不能成陣，放棄內江而逃。大部北軍張久明、宋大沛兩混成旅和一部川軍由东街子过浮桥逃窜，爭先恐后，致浮桥中断，一时落水淹死者不計其數。追兵趕至被俘繳械者甚伙，聞旅長張久明亦在內；唐式遵率所部斜向白馬庙东窜。賴心輝入城后又說第一軍作战太苦了，由他直屬軍隊追击。殊賴部徐徐而进，敌人已退出隆昌下游李市鎮，三天以后，賴部都未入隆昌。敵軍方面，袁祖銘奉吳佩孚之命率黔軍一万多人来換替北軍，因而返駐隆昌。賴部則在双鳳驛迎祿街未动。后来敵軍反攻起来了，賴才向但說要第一軍准备。其实第二混成旅已在棹木鎮、双鳳驛相机应援。第一軍之一、六兩师部队从一泗灘向双鳳驛已与第二混成旅切取联络。

敌人反攻，賴部从兩側退去，刘指揮率部在双鳳驛与敌遭遇，反攻至隆昌附近下馬舖，激战三日三夜，双方伤亡惨重，敌退回隆昌，我退双鳳驛。第二混成旅伤亡尤大，又各謀补充。当时但懋辛見賴軍如此，主張第一軍当正面之敌，而讓賴部从右翼側襲，与賴商定后，又开始进攻。隆昌之敌仍在下馬舖拒战，經一日即將敌击潰，敌军一部向荣昌退却，黔軍則向大足引退。但以黔軍新加入战斗，虽在下馬舖受了重創，終比刘、楊所部作战力强，遂命第二混成旅跟追。不料入隆昌后，敌军忽然从右翼来襲，而賴部却在右翼未动，隆昌得而复失。經刘指揮抽兵回援始將敌人驅出。但乃分一部要賴亲自指揮向左翼瀘州方面逃跑的唐式遵部追击；第一师喻培棣和第八混成旅郑英，由中路向荣昌、永川之敌追击；但亲率第二混成旅張冲和第六师余际唐向大足之黔軍追击。中、右兩路敌军殘破，稍加抵抗，紛向重庆撤退。只左路黔軍由王大培率部退至大足之馬頸垭、观音坡据險頑抗。我軍仰攻激战二日不能得手，刘伯承指揮受了重伤。黔軍知其中路已失敗，第三日晚即撤退。我軍加紧追击，中、左兩路同时在重庆浮圖关合圍。时周西成部亦在南岸攻佔了銅元局；但敌人刘湘、袁祖銘、楊森亲到浮圖关坚守頑抗，激战二十余日，滇軍胡若愚始从貴州到达浮圖关，仍欲攻坚。但懋辛願亲率第六师及第五师一部，另加滇軍楊瑞昌所部徐昭武、張冲(云南)、欧熾齋二梯团从嘉陵江上游渡河向江北进攻。当到达江北桃子垭后，激战了一日，至第二日拂曉再战敌遂全潰。后知我軍第二混成旅已从浮圖关攻入了重庆，敌军因复背受敌，北軍早已向东撤退，迫使其不敢坚守。在入重庆之先，但商滇軍同石青陽部、周西成、湯子模和第五师之一部跟追，而滇軍不允，第五师之一旅又被其师长何光烈調回南充，仅周、湯兩部追至梁山遇敌抗拒，即停止待援。賴入重庆只商洽人事安排和筹軍餉問題，未積極計劃追击敌人。迂延月余，敌军經吳佩孚补充械彈后，又要开始反攻的情报，日紧一日。追敌由梁山向渝进攻时，賴始下令出兵，并請但代为督师，但乃率第二混成旅前往迎敌，而賴則迟迟未出發。但到墊江时終以增援不至，且战且退，到了葛蘭場，滇軍楊瑞昌率部到达，于是开始反攻。但已前进十余里，而滇軍突然潰退，退至張关鉄山憑險固

守，賴心輝，胡若愚始親率部隊前來。部隊到達之後，又分入道旁人家休息，賴、胡兩人亦在陣地後方七八里，到了傍晚，敌人所招的匪隊潛入滇軍休息所在附近放槍，遂自驚擾大呼敵至，紛紛向後奔逃。一時大亂，道途擁塞十餘里，自相踐踏，賴、胡遂隨軍而退回了重慶。但同第二混成旅張冲及石部之湯子模作後衛，次日撤退入城，則聞胡若愚部未入重慶城即行渡河，一直向貴州引退。

但向賴商守城辦法，賴堅持放棄，再謀進取，將圍攻匝月奪得之重慶，不戰而拱手送敵。但默察情況，已知不能勉強，加以部隊疲勞過甚，士氣已餒，亦只有依賴之主張分東西北各路撤退。第一軍大部退保潼川，整頓待機。

二混成旅自劉伯承帶傷後，劉慕賢一人，不能兼顧全旅，張冲向來不赴前綫指揮。熊乃委陳道五代理旅長，臨危易將，指揮不靈，況幹部早斷升遷願望，不大努力。陳道五到職前，向我云：“空手去接事，與士兵講話很難為情。”我轉商軍需處長王子騫，暫撥數千銀元，作士兵每人一元之獎勵。終不能鼓舞士氣，收如前努力作戰之效。

不久，但懋辛因病回省醫病，熊克武親往潼川督師，其時一軍兵力，五師何光烈，早受劉湘、楊森運動，為部下扣押，械送成都，交胡信誠司令部看管。五師部隊，因有此事，不敢調往前綫作戰，仍住原防順慶。其餘第一師、第六師、第二混成旅及其他部隊，分配一部分，巩固成都外圍；余皆在川北前綫拒敵。潼川附近一帶，為二混成旅第三團魯瀛防守，城內為第一師之一小部任城防，熊之討賊軍行營，系警衛旅之一連作護衛（警衛旅長為梁緒，新成立一團）。一日午後，副官傳說，前方失利，我軍後退，熊以未得魯團情報，恐系謠傳。傍晚，潼川城門衛兵槍枝，已為敵軍便衣隊混入提去。夜飯時，行營門外，槍聲大作，報知敌人正與我衛兵射擊中。熊倉卒從行營後面城牆，越城出走，星夜趕回成都。不幾日，第一師師長喻培棣回省云，敵軍大部入潼川城時，彼潛匿民房內，次日化裝逃出，探知魯團之兵，全部潰散，故無情報。該團系援鄂時，劉伯承指揮奪得段旅快槍，掉換一二團雜槍，新編而成，訓練時間很短，且少作戰經驗，故有此敗，而潼川失陷也。

熊回省后不过一月，前綫部队先后退到成都郊外；旋賴心輝亦由东路退回，天晚不能开城，由总部兵工老厂之水道而入。熊問賴还打不打。賴說：“当然要打，如何打法，須从長計議，候休息片时，再作商量。”賴有鴉片嗜好，癮發疲倦。楊維派人回家，携烟具来部，慢慢过癮后，精神恢复，吃了夜飯与熊談东路战况，商討再打計劃。但此次不比从前，須与刘成勳面商，才能决定。时已十二鐘后，我以为既要再打，安心回寓睡覺，睡了一覺，醒时，聞街上有軍隊行动声音，意中認為是开兵出城作战，天明，往总部，見东大街業已戒严，大为惊異，至总部門口，未見衛兵，部內職員，正紛紛搬运行李出部，問知总司令同总指揮还未天亮，一同往刘总司令部說話，剛才副官長（田博施）来電話說总司令他們，一齐从南門出城退走了，叫我們各人搬东西回家。驟聞此言，如聞晴天霹靂，呆立久之，垂头丧气走至下东大街。

我随往少城賴之要人王嶽生公館，打听消息。王以川西道尹兼造幣厂長，在家臥病数月。我問他你曉得了嗎？他說：“剛才蕭伯豪来向我講，我才知道。”很憤慨的說，我害這場病，誤事不小。我問其故。王詳說过去情形云。

德祥(賴之号)誤听人言，他与甫臣(刘湘的号)向有交情，由甫臣介紹于吳佩孚，兩次派代表与德祥接洽，最后这位姓金的代表，常住在德祥身边，才有这回事。我如不病，当然与德祥行坐不离，过去重大事件，德祥皆以我意为断，你是知道的，現在德祥虽与熊、刘兩位老总同退，恐怕有始無終呢，可嘆可嘆。

楊森随即到省，以北政府委的四川督理名义，布告安民，打了一年多的战争，至此結束。时1924年春2月也。

据王所言，討賊大業，完全为賴所卖，后来事实，可以証明。賴与熊同退东路，至資州即逗留不进，派人拉一軍部队，如六师之陈蘭廷，二混成旅(至內江生变)之袁品文、皮光澤，其他李章黻等，皆率队投賴。后为北方任命的四川省長，不过兩三年，与刘湘不睦，出川过宜昌时，为刘湘在宜郭旅扣留，借病出郊外散步，搭飞机逃走上海，穷無所依，抗日时回省，死于文庙前街公館內。病危时，凡与一軍有关的朋友去看病，口中不断說我負錦公(熊号錦帆)，我負一軍。

熊率部由瀘州渡河，退到南岸時，但懋辛從成都扶病到達，一同出川，先到貴州遵義休息整頓，再到湖南常德，後為蔣介石誘禁廣州虎門。川軍解散，劉伯承吳玉章與熊曉岩，于熊軍到遵義時追往，劉、吳到銅仁後，即分道到上海、北京轉入新的革命，熊曉岩、余際唐等與熊同禁，川軍為蔣解散。此後的四川，發生了很多內戰，先由川、康督辦劉湘、川黔督辦袁祖銘等攻打楊森；繼由劉湘打他的么爸劉文輝。尤以二劉戰爭，瀘州為劉文輝防地，劉湘以水陸空軍進攻瀘城，飛機擲炸彈，炮艇大炮射擊，皆以城內為目標，城中人民死傷甚多，燒的房屋亦不少，圍城月余，受禍極慘，嗚呼悲哉。

## 劉存厚叛亂始末記

**編者按：**本文為1917年出版，石印，綫裝，全書二十二頁，無作者姓名、序跋及出版處。據文末三十三人署名，可以推知本文系滇軍將領為揭露軍閥劉存厚的罪狀而印發。劉存厚驅逐羅佩金事，在上文《辛亥後之四川戰記》中亦曾提到，本文記述較詳，更便於了解劉存厚與北洋軍閥勾結的經過和帝國主義干涉我國內政的情況。

### 一、叛亂之遠因

劉存厚於上年[1916年]響應滇黔義師，其跡本堪嘉尚，但怯於公戰，往往望風逃潰，屢經蔡故督當眾嚴斥。大局定後，猶自以為勞苦功高，急欲攫取高位，不甘郁郁久居人下。乃率所部五營并招集雜項部伍數千，編為一師。一年以來，或借報館造謠（該逆出資開設一機關報名《四川新聞》，平日皆以煽動土匪排斥滇軍為宗旨），或出鉅金運動，種種設施，必欲遂其權利心而後已。此次不惜犧牲桑梓，犯上作亂，其素志也。

## 二、叛乱之近因

川省兵多餉絀，亟应設法收束，以輕国家担負。前由督軍会同王檢察使及戴省長会 电中央，請將滇黔軍改編国軍，由中央 筹撥餉項，免牽混川省軍事費用。嗣得院部复电，滇軍留一师一旅；黔軍留一旅一团；川軍以五年度川省預算为范圍，特种兵一律緩設等因。督軍遵照办理。除滇黔軍照中央規定酌留外，川軍則拟將各师另定編制，減少兵額，各师之特种兵拟 分別酌留緩設。計画既定，乃 一面电呈中央，一面先令二四兩师实行裁減。嗣迭接院部电准照办，并勉以毅力进行。乃二四兩师長刘存厚、陈澤 霖虽將恩餉領訖，仍陽奉陰違，不惟曠日持久，未見实行，并煽惑一三五各师捏电中央。然督軍裁兵計画，滇黔軍及川中 各师均一律酌減，無所偏徇。無如內外 种种掣肘，不获已而請假。嗣奉大 总统令暨院部电，暫 緩来京，以資鎮懾，并令仍照前定裁 兵計画，切实 进行。于四月十五 号，將四师全 部給資遣散。是日每兵發給恩餉十元，士兵欢躍，秩序井然。当即据情电呈中央。翌日奉大 总统令，遣散四师，处置适宜，以后仍希毅力进行，勿为 謠言所夺等因。至对于刘存厚之第二师、特种兵均准設置，只令其新定編制，略減兵額。不意其 因遣散四师，遂 借端煽惑所部及各师，意圖作乱。督軍迭次派 員，多方开导，該刘存厚始終不悛，竟敢擅行放哨穿城，陰为战备。至十八号午后六时，滇軍二十一团由灌县新都派兵二連，押解遣散四 师之槍枝子彈，由新西門入城，而該师之砲兵团即乘机截夺槍彈，并將滇軍截留，甚至开槍轟击，死亡不少；并一面开砲攻击督署，遂演出此次橫逆無理之叛乱。

## 三、叛乱之实据

刘存厚此次之叛乱，处心 积慮，已非一日。其叛乱 之实据，厥有数端：

### 一、关于肇乱之实据

(1)上月煽惑一三四五师，捏电中央。至四师遣散后，并私藏槍彈于其家，并穿城放哨，夜間則遮断交通(于北城牆另开穴道，于西校

場及少城軍署后門等处均派排哨)。此可証其肇亂者一。

(2) 事变前滇軍因清鄉及收束軍隊,何海清一旅(第十一旅)出防綿竹、羅江、安縣,衛秉鈞團(第二十三團)出防綿陽,田鍾谷團(第二十一團)出防新都、廣漢、彭縣、灌縣。駐省軍隊只有東校場步兵兩營及軍署警衛團。豈有滇軍準備作戰,而自分兵力之理。此可証其肇亂者二。

(3) 事变前一日,軍署猶發給劉存厚裁兵費三萬元,以期該部軍隊早日收束。若欲以兵力解散,何必再發經費。此可証其肇亂者三。

(4) 劉存厚于四師遣散后,益露奸謀。督軍因慮釀生事变,擬于十九日邀集省內軍政省議會紳商各界重要人員于軍署苗園,說明裁兵及遣散四師詳情,借以解釋一切;乃先一日而事变發生。此可証其肇亂者四。

(5) 事变發生在十八日午后七時,軍署人員皆已退取出署,而滇六師參謀長范石生及寓少城內之各軍官均已回寓,致被川軍掩捕拘留。如滇軍準備作戰,豈有軍官分散回寓之理。此可証其肇亂者五。

(6) 未叛之前一日,劉存厚潛將四師業經解散之兵,盡行招集編入該師,發給槍械;并新集張升廷等之匪兵,委充司令。又未叛之前一星期,即將其家屬移往他處,以便作戰(因該宅住于軍署后門外,相距甚近)。此可証其肇亂者六。

(7) 事变初起,劉存厚偽稱系誤會衝突。若果誤會,則衝突者只新西門一部,何以即行砲擊督署,且用步兵圍攻;又何以必將住省滇人盡行拘捕,并抄擄家產。此可証其肇亂者七。

(8) 范士傑所帶之八團二營駐紮提署,十八日忽移住北城文殊院,是日下午七時劉逆叛變。二十日午前紮邛崃、大邑、新津之劉成勛混成旅,全數開至省城,以一部駐草堂寺青羊宮一帶,一部駐西校場,可見其準備作戰已非一日。此可証其肇亂者八。

(9) 劉存厚布告,謂先由滇軍分兵襲擊。查十八日川軍截留鄭統帶英由羅江解繳之彈藥七十餘馱,并截留由新都解運回省在灌縣收集之槍枝千五百餘支,及二十一團解兵一連并兩排于西校場。若滇軍欲行襲擊,何至以少數軍隊護解笨重之物,經過川軍駐紮之地。



此可証其肇乱者九。

## 二、关于圍攻督署之实据

(1)刘存厚截留滇軍护解之槍械,并开槍射击滇軍,当死伤十余名,余均禁閉,直至二十七日滇軍出城始行放还(徒手交由黔軍旅長熊其勋放还)。

(2)刘存厚肇乱后,督軍以电话詢問其故,刘自称誤会,然攻击如故。寻即圍攻督署,砲彈直射办公室及至公堂,軍需課、副官处及第六师司令部等处,均被破坏。又督署东南面之民宅誤中砲彈,毀坏者亦多,內有彈迹可查。

(3)十九日晨,戴会办之參謀長張承礼至軍署,始知鎗砲子彈悉發自刘逆方面,軍署部队并未还击。曾用电话詳告戴会办及熊旅長。

(4)十九日午后,英法日領事先往劝告刘逆停止动乱,刘已应允。及領事到軍署会商,而該师又复猛攻。各領事欲出不能,夜宿署中,砲彈如雨。是晚,刘逆因攻皇城不下,遂縱火烧署外周圍民居。其意一則以周圍民居,多系滇籍將校住所,必使之家毀人亡;一則欲使周圍之火延燒軍署,并利用火光施行射击,各領事目所亲睹。滇軍屢欲出城救火,均为逆軍射击所阻,仅擒获縱火之逆軍一人,立于鎗斃示儆。

(5)十九日晨,刘中將云峰用电话詢刘逆,刘逆尙称誤会,請各派官長赴西門,將士兵分別引回。刘云峰据以报告督軍,督軍即派副官唐雨帆并本連連長赴西城,併被刘逆扣留。

(6)十九日午前九时,兵工厂会办李伯庚在參謀处以电话詢刘。刘令曾鵬程接电,謂十八晚之变,彼此誤会。請李伯庚約同雷颯到該逆軍司令部見刘,接洽一切,并約会办署參謀長張承礼。时張适在督署,方約雷颯,不料西校場之砲已猛射督署矣。

## 三、关于抗命之实据

(1)刘存厚肇乱后,督軍一面严東所部,一面电呈中央。旋奉大总统及院部电,均令立行停战,听候解决。乃奉令后,而刘逆仍攻击如故(是日即由戴省長据情入告中央),并招集三师,邀击何海清旅并金汉鼎团于新都,簡陽等处。

(2)滇軍遵令移師出城，乃駐東校場之二十一團殿後，被劉逆部隊乘機截擊，將軍署移存之鎗枝子彈盡行奪去，並傷亡滇軍多人。

#### 四、叛亂之經過

十八日

是日，漢軍統帶鄭英由德陽解繳砲彈來省。午後一時，其執事官張津到軍務課，報稱所繳砲彈于本日午後三時可抵省，惟護解弁兵路徑不熟，請派兵出城向導等語。當由軍務課長吳震東函知警衛團派兵一排，隨同軍械庫庫員彭兆青前往北城外接護。去後，至四時許，警衛排官兵回署，報稱砲彈甫進北門，即被第二師全數截去；現彭庫員已至該師部查詢云云。旋據彭兆青回稱，砲彈確被第二師士兵在北城截去；已至該師部查詢，無一軍官接見，而砲彈已解往該師八團二營駐紮之文殊院等語。督軍即以電話詢問，該師長劉存厚未在，次詢其參謀長副官長等，皆未在。旋由偵察報告，該逆等是時均在鳳凰山會議。於是知其截留砲彈實有故也。復令警衛團加派隊伍，仍隨彭庫員飛往文殊院提解。幸該院駐兵不多，始允放行。迨該官兵行至軍署後門時，見市面舖戶俱閉市，行人亦極倉皇，隊尾之兵見有士兵多名，持鎗上刺刀，由劉存厚之住宅擁出，向解砲彈之士兵追擊，警衛團兵用跑步入署始免。而追擊之兵見追擊不獲，至柵門時即向街面兩側隱去，而此時已午後六時許矣。

同日，第二十一團團長田鍾谷，派第一營營副長鍾玉龍率兵一連并兩排，由灌縣押解第四師所繳之槍枝一千五百余支，子彈十余萬發回省。午後四時，該副長到軍務課報告押解槍彈情形，并云該部隊約六時可以抵省。旋即出署安置宿營。鍾副長出署未逾刻，而二師截留砲彈之報告即到。於是知劉存厚之逆跡已著，乃派差遣李景成出城，令運鎗彈士兵繞道由南門入城。一面派人尋鍾營副長，一面恐傳達命令之人未到，而該兵等即已入西城，墮其陷阱乃不得已為和緩之計，由軍務課及副官處分別通知第二師，謂有二十一團軍隊由新西門入城，須放行云云。然電話尚未接通，而槍聲砲聲已起自西校場方面，此時約午後七時也。

督軍聞槍砲声突起，即电詢刘存厚。刘复称不知何故，当派人往查云云，此时鎗声稍息，移时槍声又复剧烈，督軍又电詢刘存厚。該逆謂二十一团队伍入城，城上守兵因誤会互击；刻間城外队伍已退离城边，并令城上停止射击等語。当时督軍固知刘存厚所語为伪，然犹以队伍尙未入城，或不至遭其毒手，乃更派差遣楊茂等繞道出城，令該队迅脫危險界，由南門入城。不意刘存厚虽云停止射击，而射击并未停止。須臾更烈，督軍更詢之。刘存厚則謂今夜有便衣土匪不知数目，伏处少城一帶，意圖搶劫，故互相射击云。

督軍每次电话必以温語慰藉刘逆，且以保护人民生命財產諄諄告之。至末次电话則責以大义，謂該师长等究有何种計劃，若以武力相見，則野外为佳，不必在城市中殃及無辜之民。刘存厚得此电话，約三十分鐘后，鎗声始沉寂，时已亥刻矣。

刘存厚所謂二十一团队伍已退离城边，及土匪伏处少城等語，皆謬言也。其初發現之槍声，乃押解槍彈队伍已入城，行經少城將軍衙門，被刘逆截留之鎗声也。其砲声系該师砲团在西校場一面向軍署开始砲击也。押解槍枝之队伍因众寡不敌，被其扣留，士兵伤亡不少，截去槍枝一千五百余支，子彈十余万發。

駐紮督署之部队，当下午七时以后，知刘存厚已叛变，不得不作自衛之准备，即將軍需課平日裝載銅元之麻布囊用为土囊，設置軍署城垣之上，而各部队亦各派少数士兵赴城垣監視。

当槍砲声之初起，督軍因慮士兵射击伤及人民，故于頒發口令之际，即有附帶之命令，其大意如下：

一、今夜槍砲声突起之原因尙未偵察明了。

二、滇軍駐在地勿論如何只准有防御之准备，非有射击之命令，不准射击。

三、即使有持槍之叛兵接近該部队之步哨，确認為襲击滇軍时，只准槍刺，不准射击。

本日派員偵察所得之情形彙列于后：

一、刘存厚及該师之叛將賴心輝、林爽、田頌堯、廖謙、汪可权、鍾志鴻、陈国栋、楊天信、范士傑、吳本荣并其他之暴民陈澤需、彭光

烈、楊肇錫、徐孝剛是日均在鳳凰山秘密會議，午后五時始歸北校場。

一、午后五時許，二師之步哨，西至少城缺口及公園一帶，東至督署，北至后子門內，伏有機關槍數挺，并有多兵聚集劉存厚住宅內。

一、凡有第二師步哨之處，即有工事。

### 十九日

昨夜之槍聲乃在西城及公園一帶，至本日午前三時許，督署之右方后方均有濃密之槍彈砲彈飛來。是夕該叛軍并為夜間襲擊數次，槍砲之聲不絕于耳。而督署之守城士兵只分佈于防禦綫上，以俟逆軍之爬城，直至天明。殊逆軍惟施行猛烈射擊，意圖強襲。而滇軍因守督軍恐傷及人民之令，始終未發一彈還擊。

先是本日午前，據昨日派出送命令之差遣員回署報稱，昨夜由督署赴少城之街口，均有逆軍遮斷不能前進，且几遭危險；后由南門繞出新西門外一帶，訪問押解槍彈之部隊。據附近土人僉稱：昨夜有二百余人帶紅邊帽持槍押着几十馱槍械，由新西門進去；進去之后，就聽見開火等語。差遣查所稱，必系二十一團無疑。且聞城上叛兵連喊殺滇軍不已。差遣仍由南門入城，已被阻在城外，不得入城。今晨方得回報云云。

同時鍾營副亦回署報稱：昨下午出署，方擬料理宿營事，忽聞西校場槍聲大作，因折入新西門。見該處守城士兵均杀气勃勃，即知不妙，趕即退回。時已見逆軍阻止行人，營副幸為湘人，詭稱為黔軍官長，始免。當由南門繞至新西門外時，而解槍部隊業已入城。此時正槍聲猛烈之際，自知我隊伍人數不多，已遭毒手，心中十分焦慮，然又無法援救，只得仍回南門。直到今晨方得入署云云。署內各重要職員亦于清晨冒險入署，不須臾間，前門亦有槍聲，繼則砲聲隆隆。

午前九時，省議會議長唐宗堯偕議員數人，以居間調停之名義到署，略坐一時許，擬即出署。而逆軍槍砲猛向督署射擊，唐議長等恐為流彈所中，屢電劉逆停止射擊。交涉許久，始行出署。

槍砲約停刻余鐘，復猛烈繼起，督署之電綫均被擊斷，各處之房舍及至公堂第六師司令部均被砲毀。是時我守城之士兵均未還擊，各將校士兵憤怒已達極點，督軍仍抑止之不准射擊。

午后三时許，槍砲声稍止，各領事入署。盖領事囑刘逆停放，来署作調停人也。午后四时，槍声又起，各領事因待戴省長均未出署。各領事并电刘存厚停放，刘置若罔聞。戴省長至三橋时，亦因逆軍之槍砲猛烈，复轉回省署。軍署各部之电话均被击断，交通阻絕。法領事方出署到至公堂时，亦为流彈阻回。此时逆軍之砲声大作，英日領事謂刘存厚已經应允停放，現在还要打砲，似此强橫無礼，失信友邦，你們也可以打他等語。正議論間，据前門之守城砲兵將校报告，逆軍之砲兵已在三橋，距督署前門只三百米达放列，若任其射击，則軍署危矣。于是我砲兵始开砲还击。只射兩發，而逆軍之砲即由三橋退去，时为午后六时。嗣后逆軍槍声砲声相繼無已。

午后六时余，前門后門相繼火起。火光燭天。初犹以为逆軍之着發彈所燃燒；繼則我軍由前門冲鋒，擒获放火逆軍一名，始知系逆軍計劃縱火民居，欲延燒軍署，并利用火光施行射击。始則槍声砲声，繼則房屋倒塌，人民呼号声。各領事因砲火猛烈不能出署，遂宿于軍署。綜計刘逆是夜之砲击，不下三四百發，仅伤砲兵一名，滇軍砲兵因逆軍砲火猛烈，还砲六發。盖黑夜之射击固無何种效力，犹恐伤及人民也。

## 二十日

本日午后，英法日各領事由軍署回領事館。当未出署之前，各領事均寻得叛軍砲彈破片若干，以为刘逆圍攻軍署之証。旋据副官鄒炯报告：昨夜叛軍砲彈，除落于軍署击毀第二第三办公室、会客厅、至公堂及第六师司令部椽瓦多处外，余均落于署外东华門一帶，击毀民房不少，百姓中彈死伤者，所在皆有，英領事署亦被击毀一处云云。英法日各領事用电话交責刘逆，并于出署后，要求軍署、省署及刘逆三方，各派代表到法領事署会商調停办法。于是軍署派講武学校校長韓鳳楼君，政署派張承礼君，刘逆派楊肇錫、鍾志鴻二人，是日議定者为滇川黔各軍，划分区域駐紮，及滇川兩軍以后不得再行战斗各条。其大概情形以滇軍駐署及东校場一帶，刘軍駐西北兩校場及少城一帶，黔軍則駐滇軍逆軍之間，其意在使滇軍及逆軍駐处不相接触，或可再生战斗。当时各代表均已認可。逆軍所駐之山西館东西御

街等处照原議應歸黔軍接防。殊至黔軍接防時，逆軍抗不遷讓。黔軍熊旅長其勛甚憤逆軍之無禮，責問劉逆。而劉逆答以命令無效，莫可如何云云。

午後逆軍因不照議定區域駐紮，仍環攻軍署如故。至晚猶劇烈，槍砲之聲，徹夜不絕。滇軍官兵憤甚，誓欲滅此朝食，數請命于督軍進攻劉逆。督軍總以街市戰鬥，塗炭生靈，終非人道，不允其請；仍令嚴守防地，不得進攻，晚十二時，接到中央電令，任羅督軍為超威將軍，劉逆存厚為崇威將軍，并令彼此停止戰爭。凡識劉逆此次變亂之真象者，咸抱不平，而滇軍官兵尤甚。以為劉逆叛亂事實昭然，就天理國法人情而言，其罪均無可逭。乃中央不劇加以剿辦，以儆將來，而反予以榮名，是非不明，其何以正人心而維國是。寧可拼死疆場與賊俱盡，不願再見賞罰不明之國家底于滅亡。一時憤慨之聲震盪屋宇。督軍因尊重中央命令之故，仍力戒官兵嚴守秩序，以待和平解決，如有不顧大局者，即予以相當之懲處。於是官兵之憤慨，始稍稍斂息。

是日，劉成勛之混成旅均全部抵省加入戰鬥，以一部駐城內，一部駐新西門外青羊宮、草堂寺一帶。

#### 二十一日

本日午前一時，據電話局局長董嘉德由電話報告：劉逆已下強攻皇城命令，并懸重賞，如攻開皇城，每兵賞洋一百元，軍士升充排長，各軍官以次遞升一級；且擬在高等審判廳樓上安置大砲一尊，以便俯射皇城。其強攻之時間，定在拂曉以前，且令防禦官兵嚴密注意等語。午前四時，果如該局長所言，皇城前後門及西城牆外，均被逆軍包圍，而小槍大砲及洋抬砲之子彈，如狂風驟雨，軍署前部几為彈窟矣。惟安置審判廳之砲，始終未見發射。后聞人云：因審判廳曹廳長堅不允許，以故未曾施放云。

劉逆既行拂曉攻擊，后戴省長憤其不遵中央命令，停止戰鬥，于本日午前拍電中央。內有：劉存厚視中央命令置若罔聞，圍攻軍署如故之語。各國領事亦憤劉逆不照議定條件辦理，亦有致電該國駐京公使，轉達中央重辦劉存厚之言。午前十一時，各國領事仍要求昨日

与議各代表到法国領事署，咸責刘逆代表何以不照昨日議定条件办理。該代表俯首無言。午后，黔軍仍照昨日提出条件到山西会館及东西御街換防，并要求刘逆派軍官数名同往，以免冲突。殊至各該地时，該逆軍仍抗不迁讓。黔軍憤之，然亦無可如何。午后五时，該逆軍仍攻击軍署如故，并有陈澤需招来多数土匪及四师散兵增加其間。是晚，槍砲之声愈覺猛烈，而滇軍官長及寄籍滇人，凡在逆軍范围以內者，均被逆軍搜捕，施以極刑，并将所有财产抄掠一空。

刘逆自十九夜縱火圍燒皇城后，虽經大雨淋熄，然零星火光随处潛伏。是晚皇城前后門之前方余火复燃，軍署職員寄居于此附近者，均被焚毀無余。是晚，該逆軍欲利用火光强襲前門，業已蜂拥直入前門，旋为騎兵团長赵宝賢帶队冲鋒击退。滇軍死伤各一人，逆軍死伤甚众。是日，东校場方面突有多数便服逆軍联合巡警，由新东門附近襲击滇軍，旋被滇軍出击，伤亡各数十人，始行退去。

### 二十二日

刘逆素畏滇軍，此次之敢于作乱者，适因滇軍何海清一旅开往川西各县清乡，并解散四师駐綿竹、安县一帶軍隊。自刘逆叛变后，督軍急召何旅回省听候調遣。本日何旅回至新都。刘逆聞之，即用电话报告罗督軍云：何旅長率所部由新都来，有欲攻駐鳳凰山本軍之勢，請督軍速派員前往阻止，以免再生冲突。督軍当时以为該逆此語出于誠心，并遵中央停止攻击之命令，不願再有战事發生，以糜爛人民；当即应允派員前往新都，命何旅暫駐該处。殊刘逆此語乃系緩兵之計，一面联合三师軍隊截击何旅于新店子一帶，激战数小时，經何旅击败，始行潰散；一面乘何旅未至省城，筹画攻破之計；刘逆用心可謂狡矣。是晚，刘逆圍攻益急，督軍恐軍署有失，令將署內所有槍枝一律运至东校場存儲。旋聞中央来电，刘逆免去崇威將軍之职。其电文內有：据戴兼督电称，刘存厚視中央停止攻击之电令，置若罔聞，圍攻軍署如故，刘存厚著免去崇威將軍职，听候查办等語。即此一电，亦足以証刘逆之抗命矣。刘逆自得免职之消息后，異常憤激，故午后四时，又下强襲皇城之令。惟刘逆部下以軍心渙散之故，一面圍攻皇城，一面即搶劫居民，其在区域内之川民及滇人几無一家得免，甚至

逆軍團長黃澤普住宅也被搶掠一空。其最慘酷者莫如軍署軍需課中校課員穆壽磨，湖南寶慶人，住青龍街，劉逆捕獲處以凌遲，取出心肝示眾，并抄沒其家產。劉逆之慘無人道，殊堪髮指。蓋穆在課時，為稽核該師主任課員，劉逆冊報之不實不盡者，屢為該員所駁斥，故銜恨刺骨，捕獲後，處以極刑，以圖報復云。

#### 二十三日

午前，劉逆仍攻督署不已，而黔軍作調停人划分防地，然亦未實行。其滇人之被逆軍搶擄者，以是日為最烈。至被劉逆和扣留之人員馬匹，屢經戴省長、熊旅長交涉均未放回。是日午前，警衛團守城士兵死傷十餘人，砲團勤務兵死一人。午後四時，何旅長海清自新都歸，來署會議，各將校僉稱誓不與逆賊罷休，要求反攻。督軍堅不允。謂既奉中央電令，兩軍開拔出城，候命解決，自當遵照，勿得輕動。下午四時以後，逆軍之槍砲聲較少，惟不時以抬砲三生七小砲射擊后子門一帶。各偵探時有微服入署報告者，謂逆軍每遇行人均須驗手及頭部，并听口聲，如系滇人固無倖免者，即系他省人，如攜帶有金錢貨物者，亦必遭其搶劫云。

#### 二十四日

是日，逆軍仍時時射擊，軍署人員惟確守秩序，準備遷移出城。

#### 二十五日

是日，黔軍實行換東西御街山西館三處防地，其餘地點逆軍仍據守。而軍署人員部隊于午後二時完全移出東門外兵工廠暫住。午後五時，金團長漢鼎由茶店子到廠，詳述二十三號在簡陽被第三師逆軍截擊，滇軍奮勇激戰五時許，逆軍大敗而逃。

滇軍駐東校場之部隊，因為夫馬搬運行李，故尚滯在城內。

#### 二十六日

各部隊準備出城，而城內仍時聞冷槍。查系叛兵及土匪劫人財物。

#### 二十七日

滇軍東校場部隊準備出城，所有前日由督署移存該校場之槍枝子彈均未搬出。逆軍知滇軍本日出城，乘間四出截擊，將所存之槍枝



子彈盡行奪去，經竭力抵禦，始獲出城。此役計死傷各數十人。目下該逆兵力驟增，即獲此項大宗槍枝子彈故也。

以上由變亂之日起，至滇軍出城之日，不過旬日，而種種動亂如上所述，但以滇軍之力，豈難尅日戡定。而督軍眷念川民，不惜屈己甯人，遂使該逆驕橫至此。至滇軍出城后即與逆軍脫離接觸，茲不續紀。

### 五、滇人被害之慘狀

一、滇軍官佐及旅川商民，寓居城之西北兩面者，悉被拘捕，備受拷打；所有財產劫掠一空。寄居督署周圍者，均被劉逆縱火焚毀，被其受害者至數百家。放還者皆身受重傷，其生死不明者，為數尚多。

二、滇軍出城，劉逆更四處搜捕滇人。并沿街鳴鑼，謂捆送滇人者，賞銀五十元；報告滇人藏匿處所者，賞二十元；其藏匿滇人隱諱不報者，以窩藏盜匪論，并抄沒其家產。滇人至無地逃匿。其避居教會者，至今未敢出門。

### 六、川人被害之慘狀

自事變發生后，城內川民被叛兵土匪搶劫者，指不勝屈。而城外各場土匪，乘機蜂起，肆行搶掠。聞此等匪人，多系四師散兵及劉逆新招之匪兵，多有偽着滇軍服裝，到處搶劫。此皆劉逆事前準備，希圖嫁禍，惹起川滇惡感。目下成都附近搶劫之聲，仍時有所聞。川民何辜，遭此荼毒。劉逆之肉其足食乎。

### 結 論

綜觀以上各情，劉逆始則競爭權利，蓄謀動亂，繼則擁兵抗命，弁髦國法；終則犧牲人民，以求一逞。其叛亂之鐵証，已彰彰在人耳目，國家紀綱所在，詎能任其倖逃法網，茲特表而出之，邦人君子當羣起而共棄之，執政諸公當聲罪而剿除之，以正人心而維邦典。否則此等犯上作亂之殘賊，將不旋踵而遍天下，中國迄無甯歲，可操左券。公道自在人心，懲前毖后，是吾人所深望于邦人君子者，更深望于執政

諸公。

張維翰	趙時榮	姜梅齡	吳震東
華封祝	黃實	周鍾毓	楊森
李伯庚	賈紫綬	趙鍾奇	范石生
趙文新	田鍾谷	顧品珍	衛秉鈞
韓鳳樓	趙寶賢	劉云峰	耿金錫
劉法坤	李植生	王兆翔	金漢鼎
何海清	楊福楨	王秉鈞	朱德
徐國藩	江映樞	李臨陽	蔣文華
項銑			

中華民國六年四月卅號

## 岐鳳戰事紀

張銘

**編者按：**本文刊于1923年，鉛印，綫裝，前有馬鳴鳳、蕭光漢、馬鶴天等人序文三篇，后有景定成跋一篇，書中并附錄致叶荃、陳樹藩等人書函五通。據序跋和張仲齊先生（作者之姪）來函，作者張銘字東生，山西芮城人。辛亥革命時與張履泰回山西，適太原革命軍失敗，平陽謝鎮兵搜殺民黨，遇無髮辮者盡殺害，張履泰被殺，作者脫險。陳樹藩佔運城，作者即到運城為之參謀軍事，陳恃為心腹。1916—1921年間，陝西為陳樹藩所盤據，和以“靖國軍”為名的于右任、胡景翼、郭堅等明爭暗鬥。作者始終參與其事。本文為軍閥陳樹藩粉飾，對反陳者污蔑，措辭立論多有荒謬之處。然本文敘述了1917年到1918年間陝西的軍閥混戰情況，揭露了軍閥殘害人民的罪行，可為研究近代史的參考。

### 民國六年十月十五日警備統領耿直之譁變

先一日耿直晉謁陳督〔陳樹藩〕。有某者，督署除革之衛隊也，又

为他軍收用，适以公事来署，身衣外套，手插腰囊，而目頻注視。督軍惡其無禮，怒罵之。其人蹣跚退出。直久蓄叛志而未有間，觀此計生，退即召某密謀行刺。于十五日，誑啓陳督，某实刺客，昨被斥恐惶，直因疑其有变，訊之吐实，謹執縛以送署。陳督許之。遂率护衛二十余人，直拥至副官处。副官長汪滋出，叱警备兵举槍击之，中汪左膀，伏地佯死。适督軍会关中道陳友璋，聞槍声出視，而变兵譁拥而前，关中道适当門，变兵詢以何人，友璋答以陳姓，变兵誤以为督軍也，开槍轟击，而督軍得由旁門越后牆而逃，关中道其督軍之替身乎。变兵既未覓得督軍，退据鐘樓及南門，連扑軍械局，为机关槍所击退。陳督之退出督署也，至教場梁文炳營，急下命令，各軍隊攻夺鐘樓及南門。相持三日不下，适胡笠生、樊醒民由三原調回，匪胆始懾。樊軍夺得鐘樓，南門之变兵勢孤，遂合由臨潼来省之变兵，退至小雁塔。此十八日事也。是夜，城內槍声始止。

臨潼变兵，系陳蓬瀛駐紮渭南，以剿匪者。蓬瀛督軍之从弟也，而不善治軍，未能得士心。其部下連長刘錫林以久不迁官生怨，适聞省垣兵变，訛言督軍被刺，而新疆由湖北購来之馬槍一千五百支，子彈六十万，十六日夜宿臨潼。刘遂放兵搶掠，既大获軍械，即来省援耿。及抵省南門，而省垣之变兵已不支，遂合勢赴整屋。整屋令賀星朗，余友也，聞变登城，意在固守待援。地方紳士堅執開門欢迎。及開門，耿先入，賀君帶随从一人前往招待，而耿之变兵开槍迎头击之，斃賀之随从。賀君逃避商店，夜由商人以繩縋城而逃。

当省垣之兵变也，余在岐山任內，县城隍庙賽会，十四日郭堅与警备一营營長張鐸，由鳳翔至岐山遊会，留連兩日。十七日早，駐岐警备队連長来署告曰，耿直来电，省垣兵变，督軍遇害，召郭堅进省。余百思莫解。以省垣兵变，督軍既遇害，即召郭堅，当用省議會名义，何以耿直名义来召。大約为乱者耿直也，且从容鎮之。

十八日，耿直之妇翠香由省赴鳳翔过岐，余遣占亭就詢省垣情形。翠香答以行抵咸陽，聞省垣炮声轟轟，他無所知。归以語余。余曰，耿直何由預知有变，而先令翠香西来，其为耿作乱無疑矣。

十九日，大胞兄鉞及眷屬均送出岐城，安置刘家原同学刘正卿

家中。

二十日，晚，郭堅率數十騎來岐，寓勸學所，邀余相會。執余手曰，耿直倡此大亂，吾在嫌疑中，非君莫能雪白，亟為我圖之。余曰，何事驚懼乃爾。郭為余詳述省垣十五日之事，并云伊蒙督軍電召赴省，行至整屋之斗門鎮，適耿直逃至。吾以向與耿有密切關係，未敢進省，故復返此。君思之，吾與耿相交莫逆，人孰不我疑。君明日偕我至鳳電督軍，為我解白。余曰，斯易耳。一紙書即洗刷淨盡矣。

二十一日，偕郭堅至鳳電陳督，大意以耿直肇變，郭堅在岐，及郭行抵斗門鎮，始悉省垣變起，即行返鳳；茲西路警備三營聞變，異常蠢動，請以郭統領鎮懾西路云云。當蒙復電，以已加郭指揮使云云。然賊人心虛，而郭之意仍恐督軍見疑，迫余進省為之辨白。余亦亟思進省，遂允之，并勸以勿得召兵，為划策令自請擊耿，以便易于收束軍事云云。

二十二日，黎明，郭堅派隊數十護送，午抵岐山。

二十三日，午，抵扶風，適亂軍車輛塞滿街道。余下車公署。扶風令屠少梅聞余至，倒屣出迎，而公署已為亂軍盤踞，屠令車馬衣物已被搶盡矣。余詢屠令，始悉亂軍系由興平被劉弼如旅長擊潰而退者。頃之，役報亂軍在街搶劫當商，余恐殃及池魚，当即夜行出東門，宿召公鎮。

二十四日，由召公鎮起身赴醴泉，路遇曹團長建安帶馬隊百十名，系北路之師，前赴乾州以防亂軍北竄。余與談西方情形，分袂而別。夜宿醴泉鹽店。

二十五日，至咸陽，住鹽店。適胡笠生來談，開口先談耿直敢于首難，嘖嘖嘆賞不置。余于是知胡別有懷抱。

二十六日，抵省。

二十七日，早，晤督軍，為陳西路情形，并划籠絡郭堅，先擊耿直之策，請以郭舫仙、王菊亭及余均為郭堅參謀，且請為郭堅撥鳳、岐、扶三縣款項。督軍均允。催余即日西行。

二十八日，由省動身西行。距咸陽十數里，忽聞炮聲隆隆，舉目望咸城火光觸天，当即回車，夜宿茨黃村書館。馳報督軍，至半夜回

報，始悉馬占魁股匪百數十人，由咸陽經過，被駐軍姚震乾擊斃之，彈着河灘草菴，燃而發光也。

二十九日，至咸陽。晤姚營長震乾。留飯，隨就道。過興平，商民均閉戶，市面蕭條。詢之士人，始悉二十二日黎明，陸軍由東城撲城，亂兵據城死抗一日夜，陸軍用开花打城，士卒復鼓而登，擊死亂軍連長傅定安，亂眾奪氣，簡吉順率之直奔扶風。

十一月初二日，至扶風，睹市面慘狀，較興平殆有甚之，充街道均馬糞，無賣食物者。詢之市人，謂狗奴兒等駐茲橫肆姦淫搶掠，距城十數里內外無貞女完婦。嗚呼！人民何辜，遭此荼毒。問劉旅長何時經過，始悉劉旅胡團前一日乘勝追來，亂眾聞之棄城西遁。

初三日，至岐山之益店鎮。該鎮向為岐之東面大鎮，商賈繁盛，是日亦均閉戶。甚且舖門為亂軍所焚毀，物貨搶劫無余。向非胡團一路追來，擊匪于該鎮之西，斃匪數十，匪即遁去，恐稍留數日，該鎮之害，將有加無已也。

四五六等日，住該鎮。

初七日，抵岐之東南，距城十數里之大營村，住張紳士家中。

第八日，晤胡笠生于杜家坡，時已攻城四五日矣，士疲不振。

初九日，曾旅長子才率顏子云、張飛生兩營長，由郿縣奉督令援攻岐山，住大營。余晤之，子才為道及克復整屋，耿直率眾奔岐。飛生直追，克復齊家寨，劉福田遁；同時克復郿縣。一路破竹之勢，可謂銳矣。夜談暢甚。

初十日，曾君子才、劉君弼如、胡君笠生開軍事會議，約夜間各攻一面。至夜，曾部張顏兩營長如約前攻，而胡部不動，軍未得利。蓋胡早蓄撫耿之心矣。

十一日，午，曾旅長、劉旅長、顏子云、張飛生會于大營村。曾旅長詢胡曰，昨約攻城，我及飛生攻東南兩面，君等攻北面。迨夜半飛生潛至城下，將置云梯攀而登城，忽守埤者謂，胡笠生函約撫我，我輩正商條件，何忽來攻，吾早知君等襲城，已有備矣。可撤去云梯，無為無益之舉云云。君等既主招撫，昨日何不相告。吾之責任本在南路，整郿克復，吾之能事盡矣。來茲本奉命助援，果既可撫，吾何貴有此行。

顏子云曰，耿直不顧督軍翼卯之恩，忍于手刃陳督，禽獸不如，何可再事招撫。且狼子野心，一旦就撫，將何處安置。胡笠生根然曰，耿直罪惡滔天，鄙豈不知，念其年少能撫而用之，使駐興平、三原，好為教練隊伍，或可為西北之將才。顏子云奮然曰，若耿直者，果使之駐興平，三原如虎而翼，一旦乘機而亂，將益不可制矣。言時声色俱厲。曾子才亦有怒容。胡笠生慚容滿面。余在坐，恐激意外之變，因排解之曰，師濟在和。試思岐山一彈丸小邑，匪不滿千，我軍號為兩旅，十日以來未能克復，已足羞矣。今復意見橫生，是滋士卒之疑。師眾而疑心生，鮮克有濟。耿直果可撫，何妨一致而主撫。若不可撫，當和衷而猛攻。如此橫吵，岐城豈一吵所能克乎。各不懌而散。

十二日，余正擬交歡曾劉胡顏，忽西方砲聲隆隆，郭堅由鳳率馬隊二百余助援耿直，偕同駐岐城西北十數里周公廟之土匪，合圍張飛生，戰綫延長十數里，如箕勢而潮湧。城內之匪，知有外援，亦開北門出兵二百余，由張軍陣后撲擊。時張陷重圍，東突西馳，頗形危急。曾顏聞張被圍，由東北入陣，擊退北門之匪。張亦擊退郭堅，張鐸。是役也，自己至酉，士卒未餐，張軍陣亡一連長，傷兩排長，張痛哭流涕，而郭匪死傷尤眾，城內悍匪簡吉順受傷身斃，于是匪胆大懼。

十四日，早，人民紛傳土匪夜遁。偵之，果然。隨謁曾旅長，邀其入城。曾曰，某奉命剿匪，與劉旅胡團划區圍攻，雖不能一鼓而下，解岐民之倒懸，庶可重重圍困，不使有一漏網，而為鋤惡務盡之計。孰意胡笠生始則不遵命令，專主撫議；繼則招安不成，縱匪由北門夜遁。費無許餉彈，拚無數頭顱，勞師動眾，蹂躪萬姓，而匪徐行去之，只輪單騎無稍損失，不唯無以對岐山之百姓，行見匪之蔓延，陝亂無已時矣。某身在戎行，何面目見岐城父老。明日余定引去，駐郿縣听候命令。余固邀之，不許，遂備豬十口犒曾旅部下。即日進城，行抵東關，望一片焦土，不禁惻然。城內街道馬糞尺許，商民均垢面鵠立。

初耿直由盤屋退踞岐山，駐防滇省靖國軍編為四梯團，以簡吉順為第一梯團司令官。用鳳翔電報，報至上海。楊希堂、于右任轉云南、廣東軍政府，張大其辭，冀南北議和，加入靖國軍。謀亦狡矣。繼以曾旅圍攻窘急，請降于胡笠生，軍署以耿在所不赦，未允其請。會

簡吉順傷斃，耿見眾心离散，知終必失敗，賄某軍官由北門遁去，繞乾州、醴泉之間北竄，意在入北山落草。余入城，電報局某生以曾為逆效力，求余保護，并獻耿之電稿多件。余曰，勢不敵而為賊迫，何罪之有，可收拾電機，從劉旅長好為效力，深勿懼也。當將該電報生及逆電稿送第一旅部。

胡笠生時駐縣公署，各科文件均為其部下拉亂，甚至洗足以卷宗拭之，實堪痛恨。朋友及科役人等衣物之未被賊搶去者，又被其席卷而有之。街道舖戶居民，無一家不然。諺曰，匪如梳，兵如篦，民人之畏兵甚于畏匪。不實行征兵制，欲期國家無內亂，難矣哉。

當大軍之攻岐也，士卒皆住民屋，附城居民婦女均遠避匪禍。軍士食飯由二十余里外百姓送至戰綫，雖槍彈如雨，亦不畏避，其糧秣均供給不乏。

匪之據岐，署內朋友皆以匪索無厭，逃避耶穌教會。唯余友陳遜卿尚為支持。匪臨去時，大索公署人員，揚言欲焚公署。遜卿走匿倉房內，未及于禍。

兵燹之余，人民亟待撫字，大軍又須支應，幸陳君遜卿以智保全公款銀壹千五百兩，賴此維持。隨邀紳商到署籌辦善后，組織善后局，以本省公債銀四萬兩，呈明軍民兩署，撥入作為賑濟支應之用。

### 鳳翔城守記略 王杜二君遇害之始末

耿直之東走也，督軍命以機關槍砲隊交會旅長子才指揮。劉旅長殉如調省，胡笠生以所部輕騎追耿直于蒲城。初子才于岐之未下也，以與胡笠生議剿撫不協，故城下之日，子才拔寨，率所部復歸郿塢，至是始返。入城之日，實六年臘月中旬也。時郭堅盤踞鳳翔，孤城獨立，欲戰無力，欲守不能，強起鳳翔鹽務局總理郭舫仙調停其間，以不協而去。繼復迫代理鳳翔知事杜茨瑣，釐金局局長王菊亭來請子才曰，首難者耿直也，郭至斗門聞變而返，實不知鳳城堅不易下，肝腦塗地，換一县城，所得不償所失。夫堅知罪矣，鳳邑數萬人之生命財產深可哀也。旅長其憐之。子才曰，受命而來，固敵是求，郭果服罪督命，其釋甲繳械，單騎請罪，吾亦何忍以兵戎相見哉。王杜二人歸以告余。

余曰，郭堅甚狡。槍彈者生命也，豈舍生命束手就擒以歸司寇乎。首懸吾疏通，繼令舫仙議和，與今茲二君之行也，同一緩兵之計，恐有他圖，二君其置之，和解實難。曾旅長將集師鳳城，杜君可供其資糧屨履，此策之上也。王杜皆曰，受命議和，不獲請不已。余阻之不得，且禁余謁各軍官為郭緩頰，余辭以故。二君立即復往。頃之，警長劉子勤倉皇而至，告余曰，王杜二君遇害矣。言訖，告者數至，余馳謁子才。甫入座，忽有聲吼如雷曰，旅長乎，王杜二官吏為郭堅奸細，吾擅誅之矣，敢請罪。疾行而入，不命而坐，目如電，怒容可掬。四坐啞然，余視之，則顏團長子云，外號狴子者是也。忽多數囊囊之聲，呼甚急。一卒入白旅長云，拿獲叛軍警備一營軍需官韓梅嶺，已捆階下矣。不待旅長命，子云疾呼曰，速誅之。蓋氣正橫，殺機動，大有逢人便砍之勢。余急起而徐言曰，子云其平氣哉。凡見行軍而以軍需為偵探乎。吾聞梅嶺為張鐸心腹，冒死而入吾城，當有故，其或有以利吾軍乎。若以利用來而以罪誅，其不大可冤乎。曷釋而問之。釋其縛，果持張鐸之函，求為內應，且請降焉。子云曰，非兄言，吾几屈殺好人矣。子才與梅嶺約授之計而別。子云此時氣稍平矣。余詢以王杜見殺之由。子云告余曰，郭堅忘恩負義，萬不可赦，彼豈肯繳械乎。然議和與否，吾不問也。王杜兩人午來謁，吾辭未見，又復強之，吾不獲已，而後見之，孰知其非議和乃為郭遊說也。吾責以督軍待遇之隆，與國家設官之義，彼反謂民黨聲勢甚大，挑吾以山南渭北地域之險，動吾以金銀煙土之利，吾一時憤極，故殺之以洩吾恨。子才無已，即以此意電告陳督。余歸署後，詢之王杜之從者，蓋只目見數十兵士捆王杜于市中以槍之刺刃刺之。遙聞杜君痛曰，天乎，吾為鳳邑人民生命財產而來，冤乎他未之知也。翌日，余收王杜之屍，縋入于井而出之，體數十創無完膚，鳳岐之過者，多奠而流涕焉。又數日，訪之顏之左右，始悉當其晤談之際，杜怯而不言，王謂械彈實難，黃白黑不吝，心本惕矣，語不成聲。而子云一時憤極，誤聽以為用黑則黑，用白則白，故大聲呼曰，吾用爾等之頭顱，故二人及于難。

#### 練團記始

杜茨璜王菊亭之遇難也，郭堅知和平不足恃，虜縣署、銀行、釐局



及富商款共数万，坵營長張鐸以十二月某日夜繞岐山城南三十里之高店鎮東北遁淳化，與耿高諸匪接連焉。時匪甫去，鳳城無主，余奉會旅長子才委兼攝鳳篆，清財政，招流亡。適徐營長佩蘭由寶鷄調駐鳳翔，旋以胡笠生獨立，督命徐赴援，县城划歸駐隴縣之警備軍第三營營長李棟材防守。耿郭之變，警備軍六營均應之，李以素與耿郭不協，未從之東走。然平日軍紀不肅，居民畏之如虎。財政所所長呂壽山、商會會長曹輔清詣縣署固請曰，李營軍法不修，甚于土匪，且其部下多與耿郭有葭莩之誼，召之來，是開門揖盜也。余從民之望，謝絕之。籌款購械彈，修理清臣左宗棠平回所遺藏之火器，募卒四百，撤并舊有之巡緝隊巡警，以高耀基、馬秉乾、范俊卿、孔庆雲為隊長，各率卒八十人分駐四門，團部附設縣公署，士卒亦八十，以團副劉子勤兼領之。匪來攻，四隊各固守汛地，余與團副各率數十人以為遊擊之師。部署既定，聚商民而警之曰，軍隊之設，在平時所以對外，非以之內也。況今者胡笠生獨立于三原，曹俊夫變于蒲城，高進娃、趙老九、楊九娃、郭堅四亂應之，省垣危急，軍隊不暇西顧也。然大股亂軍現皆合圍西安，亦不及害我。所慮者，逐處伏莽，搖搖欲動，不設防必有起而襲我者。爾等之身家財產均在是，焉可不設備乎。令商民等逐戶編制，每排十人，十排百人，紳士長之。有警人守一雉，携石一塊，篝火一，戈矛一。解嚴人五雉，出十之二焉。衢道各立柵，夜黃昏則閉之，以斷交通。殺匪則賞，不如令者斬。自是軍紀肅，人心一，而城守以固。

### 黃髮胡老么甘登魁寇鳳

胡老么者，警備軍之排長也。郭堅遁去，胡率數十人潛伏馬鞍山。黃髮、甘登魁均土棍無賴，甘于劉養維宰鳳時，曾隸縣衛隊，犯法應死，劉不忍，縱之。郭堅盤踞鳳翔，令黃甘號招其徒類。于郭之東遁也，二人不及行，故因胡老么以攻鳳。正月十三夜黎明時，余由東城巡至北門，王紹朴、張子良已先在高隊長處，適守者報城下匪靠雲梯，高耀基潛以巨石投之，斃一匪，隨發槍擊之。而東北西北之砲聲，隨亦隆隆。繼之，馬秉乾防東門，劉子勤防西城，互相射擊。天

明，匪始遁，遺云梯十數，斃十餘匪，獲槍二支。先數日，黃髮之弟黃三丑，運動東門隊長馬秉乾內應，馬紐送縣署。訊之，得悉匪情。時城內人心惶恐，誅黃三丑及在獄之劫匪七人，梟首四門，以鎮懾人心。清查戶口，嚴防城守。故匪三面來攻，以有備免于患。

### 麻老九劉福田寇鳳

張飛生之圍郭堅于羌白鎮也，築長壘以困之。郭堅遣其部將劉福田扼渭河南之華州、藍田、藍屋、郿縣以牽制省軍，而解羌白之圍。時吳西珍、李向榮奉胡笠生命，率匪數百，已先逐岐山知事翟玠而據之。鳳翔以東縣城皆不守。適第十五旅團長鞠得勝率李營長華亭，由寶鷄移駐鳳翔。西珍連結劉福田以謀我，福田佯許之。二月中旬，率匪數百襲岐，殺向榮，逐西珍，而并其眾。下旬，匪首麻老九佔鳳翔東南三里許之三岔堡，福田佔東十里之蕭里村，東南附近各村，皆被匪佔據，以逼我而薄之。四門緊閉，人心惶恐，鞠得勝怯于匪，乘夜逃之寶鷄。余謁李華亭曰，鞠團之去，胡再不謀鳳，為要鎮所系大矣。陸軍二百，團丁四百，槍械半之，火藥無量，誓之商民，眾志共守，城高池深，守而易堅，整軍所以經武，設官原以捍患，寇至則去之，何以言官非經武也。願協力捍患，張吾軍，盡吾職，效死弗去。華亭曰，吾志也。翌日黎明，華亭以百人出南門，攻三岔堡之西，高耀基以團丁百人出東門，據險斷絕東路之援匪。三岔堡東北南三面皆深溝，華亭由西面平洋地冒死直進。東匪聞砲聲來援，團軍要擊之，斃匪甚眾。匪分兩翼攻團軍，華亭以望遠鏡視之，知匪圍急，以大砲射擊之，匪始却。是役也，斃匪百餘，團丁受傷一，陸軍傷一隊長，且死十餘兵士。以匪眾我寡，嚴閉守。由是匪夜夜驚我。又五日，曾旅長子才西援，克郿，克岐，匪望風解圍去之。

### 十五旅離變

鞠得勝之逃也，人民嘖嘖有煩言。及圍解，得勝率閻楊二營至，謂寶鷄為鳳翔後路，以安置後防而解嘲焉。時胡老么十數人莽伏北山，鞠以先逃之恥，又以成軍來而無功，欲大用師于北山以悅民焉。

令县飭沿山民备粮舍。余諫曰，草莽小寇，师去则聚，师至则伏，聚而匪，伏而民，只宜探其巢穴，用数十兵士，以居民导之，掩其不备，聚而歼旃。若以大軍临之，必無济焉。弗听。师出。夜，陆军西南二守門者約为变，西門杀排長，砲三声，号召南門出而入，又三击，复出焉。余聞变，率团丁十数人登东城，至南門，則变者皆戒而聚諸圍，告以困長至，皆誤为鞫困来也，憚于威，莫敢应賊。变兵繞至南門，向城三击砲，遙呼曰，何違約，遂逃之。余归遇得胜于街衢，以数十人拥开花砲一尊而行。余告之变，且曰，西門吾已閉，賊去远矣。得胜素有麻雀之癖，戏于电报局，方酣，聞变倉皇归，开花未及駕而变兵已去远矣。当夜急召师归，以变兵隶第三营，褫夺楊之职，以昭軍法而自解焉。

### 林星五寇鳳

曾子才克岐，刘福田东窜。二月，乾县、咸陽西告靖。子才在兴平，以十五旅調宝鷄，令所部馬乐羣守岐，梁营長文炳接鳳防焉。三月旬有三日，梁以师至。翌日，謠傳林星五奉胡笠生命至鳳屬之五曲灣。夜漏二下，文炳詣余，告黎明將剿匪。余阻之曰，敌越远以攻我，力必厚。君初至，道路要隘且未詳，麦禾深，易藏伏，吾宜先固吾城，勿襲人而为人襲。請探匪势徐圖之。文炳曰，灞桥之役，三原之攻，西安巷战，威風著于三秦，何物么么小醜，敢越雷池而襲吾城。吾直以靴尖蹶倒耳。且已約馬营長夾攻之，期不可改，請以团軍二十为之导。夜四鼓，有先日匿于城內义倉之六賊，服陆军衣冠，登北門，驅团軍商民之守者，縋于外，登匪数十。守者皆誤以为陆军，莫敢阻。一童曰，城外匪也，何納之。匪击之，未中。团軍还击。匪呼曰，陆军变矣。陆军在城上大噪，城下之匪亦大噪。文炳于夜間調四城之守于营部，欲休焉而用之，五鼓成列，將訓众出城。聞变，以卒数十馳登北門，遇匪疾呼曰，勿相击一家兄弟也。逼近賊，一發自来得，連斃数匪，遂佔北門东之第一卡。余聞变，以团丁二十之备乡导者近东門之北便道以登，与匪相距一卡，彈下如雹，着地而飞塵焉，莫之能前。遂以东門隊長馬秉乾据东門北之第五卡而力堵之。一时滿城誤喧陆军勾匪为乱。余走商会，告以实匪也，非兵变。且令傳知四城，以安人心。归遇許

海仙于街衢，告余曰，匪之白旗已飄颻于东北城上之五卡矣。人皆莫知果軍變，抑匪也。曷函詢文炳以定志。言訖，遂督杜登山率團軍一棚，伏于城內东北隅之周氏墓以待之。文炳亦以其部數十卒伏于北門附近之倉屋。天明，文炳使卒來，始知东北五卡皆匪也。于是文炳由北門之東第一卡而南攻，乘乾據東門之北第五卡而北攻，周氏墓之團軍，倉屋之陸軍亦協力向东北射擊之。三面夾擊，匪猶扞拒。余令于軍中曰，拔匪幟者賞百元，并以土开花轟去一卡，肉薄而登，匪始紛紛跳城而逃之。是役也，自丑至寅，皆以變起于內，歷數時之久，始敗劫賊。

### 乾縣失守

七月，乾縣知事雷吉生棄城奔鳳翔。初警備軍變，李營長棟材編歸陸軍第二旅。曾子才之在興平也，調棟材之劉連長守乾縣。郭堅突羌白之圍，奔丁子庄，令其部將玉鈺攻乾縣。鈺先以書告劉連長曰，郭堅突來，速納之。劉連長不敢納，亦不敢拒。倉皇奔隴縣，雷吉生奔鳳翔。二日，鈺始至乾境，以劉雷之逃也，遂入城而據之。劉省長聞之，以雷吉生之虛張匪勢也，而尤之。

### 岐山失守

初曾子才以岐山要于整屋也，以馬樂羣調整屋，而以呂保菴守岐山。及匪據乾縣，麻老九、張鐸遂西攻岐。猝以夜至，時天雨連綿，鄉民婦女逃賊而死者數百。匪薄城三夜，死傷甚眾。以城之守固也，謀去之。保菴亦以彈將盡，與知事吳小川奔鳳翔。故匪至高店，反而入岐城焉。

### 滇軍川軍戰于虢川

四川督軍劉存厚之在漢中也，乏軍實。遣旅長往接中央協濟之餉彈，至寶鷄，以匪梗于岐而留焉。時十五旅團長劉階平以塞益門，亦在寶鷄。滇督唐繼堯以大西南政策，故遣其第八軍軍長叶荃挺進于西北，跨川鄂之界，轉戰一年，始達漢南，與唐所遣攻秦之別將王安

瀾、王天縱議不合，欲分而西攻漢中。漢陰人劉友賓詣叶軍而說之曰，三秦土匪如蝟，靖國之軍蠡起，胡笠生、郭堅、曹俊夫、盧占魁、樊毓秀勢均力敵，各不相下，得軍長而統一之，西安之下，指顧間事耳。漢中城固有劉存厚、管金聚以守之，驟不易克。曷留二王攻漢中，而我北定三秦。三秦定，則漢中不攻自下矣。遂導叶軍由寧陝旁入，鑿山開徑而出虢川，口月口日與川軍夾渭而陣。叶荃曰，孤軍深入，初遇敵不奮擊之，將何以收破竹之效。以硫黃砲射之，繼之以步卒。川軍始以為匪也，既望見滇旗，且乏彈，遂大奔入寶鷄。十五旅劉團長于川軍之出戰也，已先奔諸益門，川軍以新敗且空城無人供食，亦從之。滇軍過城下，遂西走隴邊。

### 鳳翔繕守備

岐山之失守也，鳳防益密。余發四十里民夫濬城濠，寬三丈，高一丈五尺，于濠內掘井數千萬，深八九尺，引城西北鳳凰三泉之水環而注之。夷負郭之坵陵房舍，以去障礙。編商民夜守城，人一埤，與駐軍魏團長理亭、呂營長保菴、梁營長文炳划段分防。由東至西兩分之，東西二門以南，呂部駐防，以北梁部駐防。團丁三百，分布于四城。帷帳羅列，無晝夜，各連長以下，均在城上。余居西門，有警指揮西城之兵士團丁及守城之商民，魏居東門，梁在北，呂在南皆如之。

### 麻老九據東關

八日中甸五日，麻老九以匪數百據東關，張鐸據三岔堡。東關素為商場，鳳翔之精華薈焉。兼之秦亂經年，西路縣城屢失守，鳳翔孤立西陲，匪累攻而守愈固，所在富民巨賈多以為世外桃園，徙而居之避秦亂焉。又以罰款局之苦商也，故鴉片多不入城，聚積于東關者數萬斤。麻匪猝至，擄掠一空。財盡，復捆人而烤之，或沸油灌耳；或沸湯沃人；或納人一枝于沸油中，徐徐熾而煎之；或以油棉納人臍中而燃之，名曰點卓燈，以董卓戮尸，人民恨之，曾用此刑故以名也；或以熾炭炙人之頭，油出而至于死，名曰燒烤，即明燕王棣謂建文帝為燒爛頭是也，又釘人四肢于地，熾炭于胸，名曰地崩子；或復人于鐘鼎而四

周熾炭焉；或以弓絃系人之大指，而懸于空；種種酷刑，無非致人于死，又徐徐為之，莫肯令人速死。故雖守財虜視財若命，其血資之貯藏，或孝子養親之藥資壽衣，舍是親病莫能愈，親死莫能葬，亦莫不告匪以匿所，而免一時之痛焉。復縱其部以殺人為戲，一卒納蛇人口中，以香火灼其尾，蛇驚入喉，達人之腸胃，匪則哄堂一笑；或以天地紙砲納童子肛中，燃一端，地砲轟然一聲，天砲入童子腹中，連大小腸而并裂矣。夜則虜聚童女童男數十于一堂，各肆焉以為戲。入夜則哭聲徧郭外。城上人以多親也，哭而應之。余與理亭同在東門，聞之均為流涕曰，天生民而樹之官，將以庇民也，匪苦吾民，莫之能救，惡在其民父母乎，余之罪，君之羞也，請擊之。理亭曰，匪眾我寡，算人而為人算，城池一失，吾罪大矣，智者不為也。不忍于一夫，將何忍于一城，仁者不為也。仁智不為，吾何擊之。余曰，吾師不出，匪夜夜安焉以大肆姦擄，吾少師以誤之，匪莫知為我之虛實，當備于我，不違虐民，民少蘇焉。軍志所謂反守為攻，即此道也。理亭曰，吾之所憂不在此也。余雖喻其意，不免長太息而已。

### 郭堅寇鳳

又三日，郭堅以百騎至而叩關。夜半，繞鳳凰嘴，且曰，陝局君等所知也，伯英副司令曹岳盧高均排擠之，吾秦人且以督軍戴之，君等豫人，且旧部，安可不助之。文炳遺之以書曰，昔張伯英約吾降，吾曾許之。所以閉關，非拒靖國軍也，非效忠于陳氏也，實為張守耳。張果西來，當開門納之。梁之言，意在給而拒之耳。余告魏曰，郭堅四圍年余，終無根據地，茲之西來，意必據鳳翔而守之，以休其眾。幸時局之和解，連帶而結束焉。夫其意在必得，吾當示之以意在必守。彼或以絕望解圍而去之，未可知也。若為此游移之詞，苟召伯英來，吾又何辭以拒之。與其拒之將來，以開罪于郭張，何如峻拒于現在，開罪于一人。伯英聞之，庶或絕望于君等，免增匪勢，且可斬斷後來之累。即郭部亦當聞而解体，以懈其心焉。行人失辭，請易之。弗听。余嘆曰，不用吾言，后將噬臍，吾其与此城同归于燼乎。夜歸署，余以書責堅曰，耿直肇變，神人共憤，君始終抗陳，而陳如故。先后為耿，耿竟傷

死。天時人事，于此可見矣。君尤護惡不悛，既蹂躪于東方，今復肆其西封，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殺戮人之父母，百二秦疆，跨渭川八百里，几無一塊干淨土。孰非人子，孰無父母，撫衷自問，能不慘然神傷乎。鳳城小而完，遠在西鄙，攻則不易，得之不武，不得實足為羞。昔相過從，君常自負曰，不為大將，當為大寇。所謂大將，固不當如是。即古今大寇，亦何曾與區區蝸蠻蝨而爭雌雄乎。豈非不可留芳，抑且不足遺臭邪。且君昔曾以鳳為巢穴，諺曰，狡兔不食窠旁草，烏可以人也而不善若乎。銘聞之，周而復始，天之道也。昔項籍起于江東，東歸彭城而卒走死。近時白狼起于南陽，還自隴上，竟莫知所終。此皆往事已然，君所知也。去歲君起于鳳，今復來茲，天理循環，甚可畏也。前數日，此間北數里，一星隕，居民走相告。銘訪之星象家，則以為賊星也。天道昭昭，可不敬慎而恐懼哉。銘為君計，宜速罷兵，遣子弟各歸農。君一身歸隱山林。為百姓惜命，即為兒孫惜福，南京石達開、錢東平甚可師也。君其圖之。堅得書，始而怒喝，騎頻以槍射擊于鳳凰台之鐘樓，彈如雨注，城上還擊，始退却。夜宿于城西之柳林鎮，終夜泣不成寢。余意我城防如金甌，或可罵死王朗以解民之倒懸，孰意變軍誤我，後來之禍，即伏于是一紙書矣。

### 張鈞使張文軒入鳳

下旬二日，張伯英至鳳，駐于城西北隅之鳳凰村。遣張文軒至北門而叩曰，師長以郭堅之召，星夜由盤屋來，請開門速迎之。城上守卒以旧多隸于伯英之部也，且文炳前告郭之語，兵士多聞之，信以為真也，故縫而登焉。張文軒者，伯英之妻舅也。四月，曾鼓動賈福堂兵變于興平，五月初潛至鳳翔主梁文炳六七日，魏理亭知之，欲誅之，未敢也。告之文炳而逐之。至是，伯英復以為前驅。余聞之，馳詣理亭，而理亭弗知也。余曰，兩軍對壘，不宜交通，易起軍士之疑，更易墮敵之間。況梁部多籍新安之鉄門鎮，若數數令其出入，倘梁部受其鼓惑，將若何。理亭曰，此獠五月來，吾逐之再，始克去之。今強敵壓于城下，某不受吾令，又私納之，殺之將携貳而激變也。若之何而后可，願以教我。余曰，若殺行人，彼有辭焉，宜嚴詞以責，驅而逐之，以拒來

者。偕理亭詣文炳之營，至則文軒已入城半日矣。文炳告余等曰，師長來告，若令之入，所幸實多。万一不納，能籌備數千金，將携而逃之南方，今后不復問陝事矣。詢之張文軒，言亦如之。余曰，是誠然乎哉。果如是也，余當悉索敵賦以從。理亭曰，歸告師長，吾之閉關備他盜耳。吾與師長以近則故人，以分則旧部，何忍亦何敢拒哉。若即納師長，將置郭部于何地。將同一納之，郭部甚于土匪，地方倘一糜爛，是荻石田也，師長其安用之哉。且師長舉大事，亦何急急于一鳳城。將來長安苟下，吾為師長藩屏西陲，否則亦可以供資糧屨而承困乏，亦未始非計之得者也。願師長熟圖之。子其速行乎。余曰，辭固善而婉，未若峻拒之之為得也。是夜，北城之守者多與城外匪談私事焉。魏理亭嚴令禁之，莫可阻止。

### 地方犒軍

二十三日黎明，二營梁文炳與其副官朱成堂各以其心腹縋之城外，贈伯英物事，且各致私辭焉。余以內外交通，且二營兵士之日亡也，謀有以維系人心，聚地方商會及財政局諸紳而告之曰，事急矣，非籌款犒軍不足以定軍心。苟再能維持數日，省援至而圍解，所全實多。諸紳均力任勸導，而商民亦勇于輸財，周日之間，湊銀六千兩，解交魏團長，支配呂梁二營而加賞月餉焉。乃有某營軍需詣余而言曰，地方加賞之款，不足分配，以賞兵士則有余，兼賞官長則不足。余曰，兩營兵士不滿五百人，四營所費，不過二千金；余四千，官長分取之，何不給。且此何時，各將領應出私財以犒軍。古名將不有殺馬殺妾以享士乎。告者然後已。

### 枹直夫入城

二十四日，張伯英之參謀長枹直夫以伯英之函，由北門縋而登。枹直夫者，河南人，二次革命謀起事于汴。不果。趙周人督軍捕之。奔秦，以伯英荐署渭南知事。又以其不供給省軍，有失东道之主，張團長飛生鞭之數十，故偕伯英以作亂。余聞其來也，詣梁營，又走謁其私室。至則魏理亭、呂保菴及兩營副官與客俱，燕飲焉。時文炳初



偕花燭，新情正濃，數日不登城，亦不問營事。有機要，均就新婦之室而議之，故客主均會于斯。余肅客，理亭以一函授余視之，則伯英之招降書。其辭曰，雪亞吾仇也，汝等何北面事之。許朝清、曹建安無故人情，吾是顛沛至此。汝等昔并肩事吾，分虽定于尊卑，情則實切乎手足。汝等不即我納，俾我暴露于風雪，于心安乎，否乎。文炳有軍旅之事，而有桑中之喜，我則軍士飢凍于外，汝則耽色晏安于內，念汝少則廝養于吾也，不汝尤。其速納我。余私于理亭曰，軍士久困守則懈心生，且敵亦自知其力不足以攻我，日恣其煽惑之術，不嚴詞以阻之，無以絕其望。積久則匪日聚日眾，而我之將士懈而疑，疑且惧，惧心生恐將為變。與其終絕也，遲不如早，敵或可知我之不可幸致也，而去之。而我之將士亦知吾之絕意固守，各去其疑，定其志，有加戒备。古之言曰，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众志成城，吾能一之，可成之。何患之有。理亭唯唯。既而答辭具傳觀諸營，文炳以辭之抗也，飭書記另易之。其辭曰，拒師長未忍也，商民亦可憐也。苟如前約，理亭當率部卒以听命。如長者責焉，理亭馬前馬后，執戈以从師長有年矣，願與師長之士卒戩。余曰，不如置其苦民不仁，抗友不義，棄父不顧，召之不至，非孝也。富貴熱中，昧時而动，非智也。若以此四者激而怒之，以絕其望，能不速去乎。夜客在文炳之室談通宵，日三竿矣，客始去，文炳加私書焉。

### 張飭离間計

伯英讀文炳之書喜，又讀理亭之書怒，下牀不履，循墻而走。飲置杯，杯碎水溢，濕其裘。復自批頰，頰赤。跳而号，且泣曰，人心如是，尙可為哉。古人之黃袍加身，富貴逼人，天何窮我至于斯極乎。樞直夫翼而趨進曰，師長且保玉體，彼辭直正，所以怒我也。知事張銘實為之，以間師長與梁魏之好，勿墮其術中。理亭愚而懦，虎丞驕而狡，懦不能制驕，愚不可御狡，二人必不協。我利用其不和也。吓懦以威，誘狡以疑，絕魏結梁，梁幸我之仇魏而親己也，必不力守。魏畏梁之親我，慮其為變也，當思有以結我。愚者易生疑，驕者不听命，驕與愚者同在一軍，共處危城，久而不生變，未之有也。師長其絕魏

而数使梁，此陈平間項籍、范增之計也。于是張鈞告絕于理亭曰，七日不下鳳，吾当縊諸北門，尔收吾骨，当表其墓曰，盲目人張鈞之墓。又頻頻使人私于梁文炳往来，多取道于北城。

### 弓海亭至鳳

弓海亭，西北之大俠也。晋之崞县原平人。少遊燕、晋、秦、隴，北塞几遍，嘗以武犯禁。辛亥革命軍起，聚晋北少年数万人揭竿，逐清大同鎮將据而守之，以应民軍。晋督閻錫山由保德州之再归太原也，功最多。嗣以袁大總統裁兵議起，首請釋兵，往还津滬間以邀焉。胡笠生独立于三原，盧占魁南下，海亭以盧旧部也，單騎至秦，盧占魁以为六路指揮焉。郭堅圍鳳，召之西来。海亭亦以余乡人也，以百騎至鳳，以書召余开城。余以职守，莫之答。海亭遂合張郭之部軍于南門外。

### 張郭弓叶合圍

張郭既怒理亭之严拒，复恃海亭之东来，遂大鼓其匪类而誓曰，先登者受上賞，退却者杀無赦，破城之后，恣尔將士杀戮焚燒。恩者吾不責，而报怨則听而修焉。吾独利一城，子女玉帛府庫財物尔將士取之，吾一不禁。又复多方攻击，而礮声数千万，狐鳴鬼叫如海濤澎湃而来。旋又鴉鵲無聞，星月無光，陰云四合，雨濛濛而風慘慘，肃靜寂然不寒而慄。四埤守者，啞然不聞一語，盖余深悉敌之鼓譟以寒守者之胆，故鎮之以靜，使知無懈可击。至于十一月初一日，叶荃所部滇軍亦到，圍攻益急。

### 鳳翔失守

初三日夜，梁營長来署議事，甫出署，忽报梁營兵变，已开北門迎敌矣。余急出走，匪已塞滿街衢，竟为所执。郭堅以前遺書之，憤令軍士举火燒余。余罵不已，堅欲害之。經叶弓劝止，釋縛，独許商民斂金以贖，得免于难。

# 桂系匪帮在广西解放前后的罪行

李朝顏

## 一、引言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匪帮(以下简称桂系匪帮)在广西二十五年的血腥統治,給广西人民造成数不清的灾难。广西人民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的痛恨它、仇視它、反抗它。当解放大軍以雷霆万鈞之势渡江南下,这一小撮万惡的匪帮在它垂死期的几个月間,还对广西各方面用尽一切最卑劣最惡毒的方法殘害人民。他們在广西各地佈置了無数爪牙和特务,并且組織了地主惡霸等武裝土匪。即在李、白、黄等大匪首逃到香港、澳門等地后,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包庇和幫助之下,还派遣許多特务匪徒潛回广西,进行反革命反人民的勾当。广西解放后第一、二年所破获的匪特案件,和一切土匪暴动,沒有一件不是桂系匪帮所派遣指使的;沒有一件不是桂系匪帮所陰謀佈置的。桂系匪帮一切制造土匪和破坏广西的陰謀,在人民解放軍神速进軍和大力剿匪,以及广西人民巨掌無情反击之下,都先先后后粉碎了。下面所举出确鑿事实以便历史研究者了解桂系匪帮在广西解放前后的罪行。

## 二、特务、土匪佈滿全省

1949年6月12日,桂系匪帮召集了一次所謂“广西省行政保安會議”。匪首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和伪專員伪縣長等大小头目都参加了,黄旭初在会上說:“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使剿匪(按:就是指进攻人民武裝、屠杀人民)有效,如何充裕兵源;如何充实軍糧。”李品仙在会上說:“現在專員縣長职权已經提高,大家可以灵活处理(按:就是說可以随意屠杀人民、可以随意掠夺人民财产)了,以

后專員縣長應不斷下鄉‘剿匪’（按：也就是進攻人民武裝和屠殺人民）並且要清查戶口，加強情報組織，充實自衛隊武力。（按：就是加強地主惡霸武力）設法籌措自衛經費。”在“會議”開過不久，就增設五個專區，調換大批偽專員偽縣長。自此以後，所有的偽專員偽縣長都是清一色的特務頭子、反動軍人、土匪惡霸頭子。當時的偽專員是：

第一區	虞世熙	第二區	蘇新民	第三區	馮璜
第四區	莫蛟	第五區	陳漢流	第六區	賴慧鵬
第七區	伍宗駿	第八區	蔣雄	第九區	周益雄
第十區	陳與參	第十一區	鄧健人	第十二區	蔣晃
第十三區	蕭抱愚	第十四區	羅紹徽	第十五區	陽麗天

這批偽專員除賴慧鵬一人是原任的外，其他都是新派或調任的。其中羅紹徽是中統特務，蕭抱愚、陳與參是桂系特務，鄧健人、莫蛟是土匪惡霸頭子，其他都是反動軍人。其中只有賴慧鵬、陳漢流、蔣晃、馮璜、虞世熙五人在廣西解放時以起義、改編，或以投誠方式向人民靠攏之外，其他都是反革命反人民到底。再看一看當時所派的偽縣長：中統特務兼大惡霸黃鉅華任武宣偽縣長，在百色偽縣長任內以謀財害命案被偽法院判處兩年有期徒刑的貪污能手黎佩弦又被派為甯寧偽縣長，中統特務李憲章被派為百色偽縣長，屠殺永淳橫縣一帶人民的劊子手李寶初調為橫縣偽縣長。這不過是一些典型的例子，其他用土匪惡霸和反動軍人來做偽縣長更不勝枚舉。總之，這時候最反動最貪污無恥殺人放火的壞蛋都給桂系匪幫重用，出來張牙舞爪了。桂系匪幫為什麼要換上這批殺人放火的壞蛋來做偽專員偽縣長呢？很顯然的，就是為着要達到黃旭初李品仙兩匪首在所謂“廣西省行政保安會議”上所宣佈的目的。那就是：有計劃地佈置特務，惡霸、土匪頭子、反動軍人，更凶狠地掠奪屠殺、製造土匪，糜爛地方，以作垂死掙扎。

### 三、殘酷的搜括

隨着桂系匪幫的垂死掙扎，他的搜括掠奪更是無所不用其極。舉其犖犖大者有下面各事：

(一)派遣所謂“禁政督導團”到桂西北各縣去搶奪鴉片烟。桂系匪幫一向只顧抽鴉片烟稅，不惜流毒社會而強迫桂西北農民種植鴉片烟的。這時只抽鴉片烟稅已不能滿足它貪婪無底的慾壑，就實行武裝掠奪。這所謂“禁政督導團”就是武裝掠奪鴉片烟的組織。由偽廣西省政府、偽廣西保安司令部、偽廣西禁烟督辦公署、偽第五區專員公署各派出中級職員三人聯合組織而成。配備偽保安團匪兵兩個團，由匪首韋雲淞做總頭目。全部偽員兵分做三個組：一組到南丹、天峨兩縣；一組到樂業、東蘭、鳳山三縣；一組到西隆、西林兩縣。這所謂“禁政督導團”一到，種鴉片烟的農民固然被搶，不種鴉片烟的農民也被迫繳納鴉片烟稅。不少農民因此被迫賣妻鬻子，傾家蕩產。這次搶得的鴉片烟共約十萬兩，都運到廣州、澳門、香港賣掉。

(二)開賭收稅，叫做“娛樂捐”。歸原來管理鴉片烟稅的“偽廣西省特捐委員會”辦理。首先開賭的是南寧、柳州、梧州、桂林四大城市。1949年8月派偽桂林綏靖公署總務處長呂知機來南寧和賭棍接洽，由賭棍叶漢雄承包；梧州由李品仙的胞弟惡霸李品薌承包；柳州由白崇禧的親信爪牙偽華中經理委員會處長唐紀承包；桂林由特務頭子偽桂林綏靖公署參謀長孫國銓承包。接着各縣的重要市鎮都要開賭收捐。每一專區由偽廣西自衛特捐委員會派一名高級職員持黃旭初李品仙兩匪首會銜的秘密命令和所謂“娛樂捐”底價表各一紙，交給偽專員、偽縣長、偽警察局長傳閱，閱後蓋章收還，強迫各縣開賭。這麼一來，全省連小城市圩鎮都開賭了。全省賭捐共搜括每月約一百万銀元。

(三)以“預征軍糧”為名，大量攤派米糧，變相的掠奪民食。全省人民究竟給桂系匪幫掠奪了多少糧食，沒有詳細的統計，但可以拿一兩個例子來類推。例如：桂林市被限令於1949年9月底以前繳納“預征借軍糧”一千九百二十市担；南寧市興寧鎮一個鎮被勒令於1949年10月22日以前繳納“配借軍糧”糙米八萬七千市斤。那時全省有一百個縣市，由此估計全省被掠奪的民食不下二十萬担。

(四)以“自衛特捐”或“保安經費”名義將一切捐稅加重，凡是民生日用必需品的捐稅加得更重。如：食鹽是每個人每天都需要的，每

担加征“自衛特捐”銀洋三元，以致广西的鹽价突然漲了一倍。南宁的鹽价当1949年4、5月間每担仅值銀洋五元，到了10月就漲到銀洋十一元。此外什么稅都加。我們試看南宁当时所謂“筹集保安經費”办法罢，它規定：1. 出入口貨运从价征收百分之一；2. 舖屋房捐帶繳百分之十；3. 旅店宿費附加帶征百分之十。以一例而概其余，可見桂系匪帮凡是想得出的抽剝办法都通通使用了。

#### 四、組織秘密的反动党团、加强反动組織

桂系匪帮妄想作垂死扎掙以反抗人民革命的洪流，就成立一套反动組織，当时桂系匪帮成立的反动組織有下面几件：

(一)組織秘密反动党团。桂系匪帮和蔣介石匪帮虽同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同是地主惡霸的政治代表人，同样打着反动的国民党旗子，但兩者之間为着爭权夺利，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和摩擦。这时桂系匪帮就想撇开蔣介石匪帮自起爐灶，組織一套秘密反动党团組織，叫做“中国国民党重建委員會”。当时任伪第六区行政專員在广西解放时率部起义的賴慧鵬指証說：

“1949年8月，我由靖西專区到桂林，住在桂廬招待所。有一天下午，黃旭初亲自打電話要蕭抱愚和我去他那里。到后，黃旭初即拿出兩張油印的約四指寬的表給我們。并說：‘这次白長官在長沙召集了各省高級人員會議，决定为挽救国民党，而組織了中国国民党重建委員會，中央干事为白崇禧、李品仙、李汉魂、黃旭初、夏威、邱昌渭、甘介侯、章永成、程思远、李新俊、章贇唐、黃紹耿等。白兼中央書記，广西省書記由我(黃旭初自称)兼，我想請你們参加。’……”当时任伪桂北軍政区司令官，广西解放时接受和平改編的周祖晃也指証說：

“1949年10月，白崇禧还举行一次所謂‘党务會議’，地点在白公館。白崇禧說，因为蔣介石的国民党太腐化了，認為要‘战胜’共产党，应从整理‘党务’开始。可是这个‘党务’怎样整理呢，白崇禧說了半天也說不出所以然。最后只說重新登記黨員，搞一个新的組織。并就席每人發重新登記表一張，填完后又發宣誓詞，也是每人一張。等到大家把宣誓詞填上自己的姓名，就遵照白匪崇禧的办法，举起右

手朗誦誓詞，由他監督。誓詞已經忘記了，大意是：‘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領袖，嚴守秘密，如有違背誓言，願受嚴厲制裁’之類。接着就由自封為‘領袖’的白崇禧‘訓話’。和我一同宣誓的有各偽軍政區司令官，和偽桂林警備司令莫敵和不相識的十多人。以後還在郵局租定一個信箱，叫做‘興革信箱’作為秘密通訊之用。”

桂系匪幫這個鬼把戲是包藏着一個重大陰謀的。這個陰謀就是：借此迷惑它的“部下”，使他們跟着反人民反革命到底，至死不悟。同時又可以多一塊招牌，多一種花樣，對外招搖撞騙，特別是想以這些花樣向它的主子美帝國主義乞討殘羹冷飯。大家不是都知道桂系匪幫潰敗後逃到香港還揚言搞什麼“第三勢力”，李宗仁還跑到美國向杜魯門搖尾乞憐，說他有什麼“組織”，什麼“力量”嗎？不外是這些花樣的繼續，和這些花樣的招搖撞騙。

(二)統一各縣市的反動組織。各縣市原有許多反動組織，如什麼“反共宣傳委員會”、“保安協進會”、“民眾保衛家鄉運動委員會”、“清剿共匪護鄉護村委員會”、“民眾動員會”等等。這時由偽廣西省政府下令統一合併組織為“反共保民運動委員會”。企圖集中所有一切反動力量來進行反革命反人民的無恥勾當。

(三)成立所謂“軍民合作站”。1949年9月就有柳江、田東、桂林、昭平、賀縣、修仁、永福、陽朔、靈州、臨桂、桂平、龍勝、信都、全州、資源、柳城、河池、富川、平南、興安等二十個縣市組織完竣。其他各縣一律限十月底成立。這個所謂“軍民合作站”是做些什麼的呢？偽廣西省政府給各縣的命令說：“以期利用地方之人力財力物力，便利作戰之補給。”這就是說便利匪軍就地抽丁派伕，征發糧草。這固然顯示桂系匪幫對廣西人民打算作最後一次毫無人性的抽剝，更顯示桂系匪幫早已蓄意把廣西化為戰場，不惜糜爛整個廣西了。

## 五、無人性的迫害和屠殺

桂系匪幫對廣西人民二十五年的黑暗統治，廣西人民無日不在反對它們。武裝起義是常有的事。桂系匪幫二十五年來是靠恐怖和屠殺來維持它的血腥統治的。當桂系匪幫潰敗的前夕，對廣西人民

的恐怖和屠杀更其厉害了。除了派特务头子莫蛟大举进攻永淳、横县、邕宁一带的人民武装；派反动军人莫树杰去进攻大塘、忻城、宜山、河池、南丹一带的人民武装和派土匪头子李擎寰去进攻宾阳，上林、贵县一带的人民武装外，并在各地佈滿特务，实行恐怖政策。尽管桂系匪帮疯狂的进攻和屠杀，但广西人民还是不屈不挠的英勇反抗，反抗的火焰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更燃烧起来。例如灵川县甘棠渡离桂林市仅二十五华里，人民武装就袭击匪首白崇禧的武装汽车，白崇禧仅以身免，而“卫士队”则全被歼灭。至于桂系匪帮垂死期对于人民武装的疯狂进攻情形和人民受到的损害，我们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那种残酷而惨不忍睹的情状。1950年12月横县人民开人民法庭公审匪首莫蛟，根据人民在公审大会上的控诉：匪首莫蛟奉桂系匪帮命令进攻横县、永淳、邕宁一带的人民武装时，前后在横县杀害我革命同志及家属一百六十人，群众六十九人；在永淳杀害我革命同志十九人，群众三十二人；在邕宁杀害我革命同志十人。又在横县捕捉我革命同志和男女群众四百一十六人，放縱匪军强姦妇女二十人。在横县共焚燒房屋四千一百七十二间、搶劫耕牛四百多头、谷米豆类四十多万斤、衣服被帳布疋四千多件，勒索槍枝二百多枝，其他財物無法計算。其中尤以横县西区的快龙、南区的北軒兩村最惨，全村变成瓦礫，群众流离失所。其他各地所受匪军疯狂进攻的燒杀搶掠的惨状，可以从这个例子想像出来。

至于在各地滿佈特务，实行恐怖政策的情形：1949年8月伪桂林綏靖公署严令各伪專員公署各伪县政府說：“嗣后关于奸匪及破坏治安与造謠惑众分子，准随时逮捕。并准先决后报。”9月1日伪教育厅長特务头子黄紹耿在所謂：“全省中等教育會議”上公开說：“学校人事全权交校長处理。如教員有思想不妥者，可由校長免职。”而这次所謂“全省中等教育會議”的出席人員是怪得很的，除了中等学校校長外，都是“軍訓人員”。可見特务不仅滿佈于社会，并且滿佈于学校。恐怖政策不仅施行于社会，并且扩及于学校。

这种暗無天日的血腥恐怖的政治，桂系匪帮还恐其不“徹底”，并且組織几个所謂“軍政督導团”到各地监督推行这些恐怖屠杀的政



策。1949年8月5日黄旭初、李品仙在桂林伪广西省政府礼堂对这批“军政督导团”的“团长”“团员”说：“军政督导团的任务是：1.从事各方面的‘明查’、‘暗查’；2.到达一县后立即严令各该县县长限期肃清境内‘土匪’；3.点验地方团队；4.‘民选’乡村镇街长有‘失职’者立予撤换。”这就是把恐怖屠杀政策推行至最大限度。我们再看一看这批所谓“军政督导团”的“团长”“团员”名单罢：

第一团团长甘丽初(伪桂林绥靖公署副主任)副团长郭怀邦(伪桂林绥署高级参谋)团员 黄钟灵 叶秋青 王文煥 李克新 覃彪 黎平。

第二团团长周祖晃(伪桂林绥署副主任)副团长李人翹(伪桂林绥署监察处长)团员 王奇珍 张清溶 刘仁厚 郑松 李天骏 罗克森 刘导江

第三团团长罗福康(伪广西省府民政厅长)副团长萧兆鹏(伪桂林绥署高级参谋)团员 练炳勋 罗俊

第四团团长曾其新(伪广西省府委员)副团长梁津(伪桂林绥署高级参谋)团员 邓国钧 莫蕴奇

第五团团长林中奇(伪广西省府委员)团员 章永驥 苏乐民 罗长松 李绍雄

这批所谓“团长”“团员”，不是土匪头子特务头子，就是反动军人，他们到达各地之后，根据黄旭初李品仙两匪首所指示的“任务”，对广西人民肆行更无人性的迫害屠杀。例如：周祖晃在靠攏人民之后，他自己检讨说，他这个“督导团”到达义宁县，就以“处理悬案”为名，杀了“人犯”数名。这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

## 六、武装地主恶霸、扩充反动武力

桂系匪帮为了作垂死地挣扎，反革命反人民到底，就扩充反动的武力。当时除了把从武汉溃退下来的残匪尽量补充外，又新成立伪五十六军一个军，辖三个师；及所谓“反共救国军”七个军，每军少者辖二个师，多者辖三个师。各伪专员公署所辖的“保安部队”，原为一个“保安营”，扩大为一个“保安团”。扩充这么多的反动武力，人从那里

来武器从哪里来呢？武器是掠夺民枪。过去桂系匪帮故意造成匪乱，除了地主恶霸有枪枝外，还迫使一部分农民不得不购备枪枝来防守他仅有的耕牛和相依为命的财产。1949年8月由伪桂林绥靖公署發佈一个所谓“民间私有枪枝管制办法”，规定民枪一律登记烙印，以便“必要时统一运用”。这样就阴谋地把农民的枪枝掠夺为反动部队的武器；或借“自卫团队”的名义转化为地主恶霸的武器。兵员则使用比所谓“征兵”“募兵”更恶毒的办法，阴谋地把广西的壮丁一网打尽。先是伪桂林绥靖公署于1949年10月11日电各伪县政府限电到五日内分头派员将十六岁至二十五岁的壮丁一律“编组”，施以一百二十小时的“军事训练”，教授必要的“战斗技术”。不几天又接着一个阴谋把广西人力财力彻底破坏的所谓“一甲一兵一枪运动”。这个所谓“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就是不论城市乡村，除每甲出一个壮丁外，还要全甲各户筹款（不管卖妻鬻子，借债典物）购买一枝步枪或手枪，子弹至少二十粒。在本地买不到就缴款给伪绥署代买。每壮丁随带三个月主食大米一三五斤，副食费银洋十八元，餉项银洋十八元，单军衣两套，棉衣夹裤一套，斗笠、水壶、什囊各一件，到指定地点报到。这么一来岂不是把广西的壮丁都搞光，把广西人民都括穷，连最后一口饭都给桂系匪帮抢来买枪枝子弹作为反革命的本钱吗？可是广西人民是有革命的传统的，一向是痛恨桂系匪帮的。广大的人民对于这丧尽天良的“一甲一兵一枪运动”都一致反对，或者是武装起义，或者是消极抵制，只有地主恶霸及其狗腿子才“踊跃应征”。而桂系匪帮就靠这些地主恶霸及其狗腿子的武装来扩充反动武力。所谓“反共救国军”就是靠这所谓“一甲一兵一枪运动”为招牌而搞起来的地主恶霸武装为基础来成立的。它打出了许多番号，并且以地主恶霸头子、土匪头子、反动军人为头目。我们试看当时已经发表的番号和它的头目名单吧：

“反共救国军”第十军军长 甘丽初、第十一军军长 罗活、第十三军军长 周祖晃、第十四军军长 王景宋、第十六军军长 张光璋、第十九军军长 冯璜、第二十八师师长 虞世熙、第二十九师师长 罗绍徽、第三十八师师长 蒋晃、第三十七师师长 蒋雄、第三十九师

师长 陈与参、第四十师师长 陽丽天、第四十三师师长 莫 蛟、第四十四师师长 伍宗駿、第四十六师师长 陈汉流、第四十七师师长 賴慧鹏、独立第一师师长 岑建英、第×××师师长 蕭若夫、第×××师师长 邓 兴。

上面番号尽管多,有些是东凑西拉,人数不多;有些是仅挂一块招牌;有些是连招牌也来不及挂,只见一纸空文的“命令”而已。桂系匪帮无非是以此虚张声势,多设伪官伪职,以招引地主恶霸的武装来投奔而已。上列这批头目,除了周祖晃、張光璋、馮璜、賴慧鹏、虞世熙、蔣晃、岑建英在广西解放时或起义,或接受改编,或投诚之外,其他都当土匪去了。这不是桂系匪帮制造广西土匪的证据吗?

### 七、組織土匪

桂系匪帮对于組織土匪的做法如下:先是于1949年8月由伪桂林綏靖公署發佈一个所謂“匪后游击办法”,鼓动土匪恶霸蠢起横行。这个所謂“匪后游击办法”共四项,全文照录如下:

(一)凡“省主席”“專員”“县长”絕不許在后方地区有“流亡政府”,而只可在原轄区内有“游击政府”。

(二)凡“匪后游击政府”之“省主席”,自任“省人民反共自衛救国軍总司令”;“專員”兼任“总指揮”;“县长”兼任“司令”。有“指揮”并“組織”轄区内“党政軍”全权。其一切措施得便宜行事。其因“組織”有效而向轄区外發展者,均“承認”之。其因“地方官吏”棄职逃走,由“人民”揭竿而起“組織”“反共力量”,能“控制”一县者,“承認”其为“县长”;能“控制”一專区者承認其为“專員”;能“控制”一省者,承認其为“省主席”。

(三)凡“游击政府”所需經費,应以就地“自力更生”为唯一原則,概由地方“自筹”,“中央”仅可酌予“補助”(如一次補助費及彈葯电台之类)。

(四)各“师管区”“团管区”司令部及其部队,于轄区“陷匪”时,应在轄区内参加“人民反共救国軍”之組織,不准“撤退”。

这个所謂“匪后游击办法”明目張胆鼓动土匪恶霸起来恣意横

行,随地自封自搞,并給予補助費、彈藥、电台等等“獎勵”。我們試看广西解放后十六个月的土匪之多,以及土匪“番号”之多,再參看这个所謂“匪后遊击办法”,不就充分說明了广西的土匪完全是桂系匪帮有計劃的鼓动和扶植起来的嗎?

桂系匪帮既鼓动了土匪,接着就叫囂所謂“总体战”。以所謂“总体战”为幌子把全省的土匪通过地主惡霸特务及反动軍人而集中組織起来,准备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广西时作困兽之斗。并且幻想在失败后成为流寇,流窜騷扰,使人民不能安居乐業。这所謂“总体战”是战犯白崇禧叫囂最力的,他不打自招地供出这所謂“总体战”的具体內容是:“动員民众、空室清野、遊击作战”。这三点实际就是上面所指出的“鼓动土匪、燒杀破坏、流窜騷扰”的代名詞。总之,这所謂“总体战”就是准备給广西全省一个万劫不复的彻底糜爛的陰謀。为着实现这个陰謀,桂系匪帮就成立了七个所謂“軍政区”,每个所謂“軍政区”管轄两个專区的地盤,来統率土匪特务地主惡霸,执行燒杀破坏,流窜騷扰的“任务”。因此,派去当所謂“軍政区”头目的,不是特务头子土匪头子,就是頑固的反动軍人。这些头目是:

“桂东軍政区”司令官	甘丽初(軍統特务头子)
副司令官	甘竞生(軍統特务头子)
“桂南軍政区”司令官	罗 活(土匪头子)
副司令官	盧士沐(反动軍人)
“桂中軍政区”司令官	王景宋(反动軍人)
副司令官	秦 鎮(土匪头子)
“桂西軍政区”司令官	莫树杰(反动軍人)
副司令官	黃翰庭(反动軍人)
“桂北軍政区”司令官	周祖晃(反动軍人)
副司令官	霍冠南(反动軍人)
“桂粵边区”司令官	翁照垣(反动軍人)
“桂黔边区”司令官	張光瑋(反动軍人)
副司令官	胡栋成(反动軍人)

这些头目除了周祖晃、莫树杰、張光瑋、黃翰庭四人在广西解放

时觉悟前非,接受改編,向人民靠攏外,其余的在解放后不是逃亡(王景宋、秦鎮),就是率領土匪特务打家劫舍去了(甘丽初、甘竞生、罗活等)。这就是所謂“总体战”的具体内容的最好的說明。

桂系匪帮为着使鼓动土匪組織土匪更有效,同时又起用各地的大慣匪头子和大惡霸头子。如来宾县的蒙志仁、榴江县的林秀山、雜容县的何次三都是橫行柳河、紅河一帶几十年的大慣匪头子和大惡霸头子。桂系匪帮就各以“旅長”为釣餌,鼓动他們嘯聚徒众,糜爛地方。为了决定这些陰謀,桂系匪帮还召开了一次所謂“軍事會議”。当时曾出席这次所謂軍事會議,广西解放时接受和平改編的周祖晃指証說:

“1949年10月16日,白崇禧在桂林偽‘長官公署’召开了一次所謂‘軍事會議’。这是他临逃走前的一次會議,一切陰謀都在这里决定了。會議开到10月23日才結束。出席的有匪首李品仙、夏威、黄旭初、徐祖貽、孙国鏗、甘丽初、莫敌、王景宋等,以及一些偽华中長官公署的高級幕僚,首先由白崇禧講国内外形势和‘总体战’后,接着就‘指示’全省分为六个‘軍政区’,即:桂东、桂南、桂西、桂北、桂中及黔桂边区。每区建立两个师,并管轄两个專区。各‘軍政区’的根据地由各区按照客观情势許可的地方,自己建立。‘軍政区’設司令官一人,副司令官二人三人不等。白崇禧給各‘軍政区’的任务是:‘自力更生、独立作战’。除桂南軍政区集結主力,企圖保持交通綫,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外,各‘軍政区’只留少数兵力掩护,展开危害人民的勾当,并企圖以牽制人民解放軍的兵力。依照白崇禧的計劃,各‘軍政区’就是各个‘遊击根据地’,他把各区地主惡霸的力量估計得很高,他認為全广西人槍‘动員’起来,还可以重新建立‘新軍’二十万到三十万。他并且認為这二三十万地主惡霸的武裝,为自己的生命財產而掙扎,必能供驅使。于是他命令各‘軍政区’以地主惡霸的武裝为基础,建立两个师,每專区建立一个师,偽專員兼師長,偽專区保安付司令兼副師長,偽縣長兼團長。名义叫‘反共救国軍’。”

桂系匪帮为着要使这組織土匪糜爛地方的陰謀貫徹到每一个角落,就命令各偽縣長組織所謂“总体战实施工作队”分駐各乡、鎮、村、

街,以恐怖血腥的手段来进行这个所謂“总体战”。1949年10月伪华中軍政長官公署發佈“命令”規定:

- (一)“工作队長”由“縣長”兼,“副縣長”兼“副隊長”;
- (二)切实执行“空室清野”;
- (三)任何人不遵“命令”即执行槍决;
- (四)“工作人員”之眷屬应安置于“安全地方”,不許攜帶到县;
- (五)“工作队”編組完畢,由“縣長”“副縣長”率領,即日出發抵达工作地点。

桂系匪帮又恐这些貪污、無能的伪縣長、副縣長推行不力,还組織所謂“总体战实施督导组”到各县“监督”。这所謂“总体战督导组”每專区一团,团下有組,每县一組。每組設組長一人,組員三人。組員中一人是当地的反动国民党县党部書記長,其余二人由伪华中軍政長官公署、伪桂林綏靖公署、伪广西省政府派員兼任。無疑地这又是一批土匪特务惡霸及反动軍人的大集合。我們試看这批所謂“团长”的名單:

第一团田良驥(官僚惡霸头子)、第二团高鴻彝(反动軍人)、第三团林中奇(特务头子)、第四团李画新(惡霸头子)、第五团刘清凡(反动軍人)、第六团梁津(反动軍人)、第七团蕭兆鵬(反动軍人)、第八团龙炎武(反动軍人)、第九团王贊斌(反动軍人)、第十团安舜(反动軍人)、第十一团蕭抱愚(特务头子)、第十二团刘莘野(反动軍人)、第十三团張堃(反动軍人)、第十四团,段祿春(反动軍人)。

从上面列举出的事实,充分証明了桂系匪帮是很周密地鼓动土匪、組織土匪,从大城市到小乡村佈置得竟無遺漏。于是就使得全省土匪蓋起横行,广西人民所受的損失和广西地方的糜爛是無法估計的。

#### 八、潰敗时的大破坏和佈置土匪特务潜伏活动

桂系匪帮一切妄想都是徒劳,人民解放軍进入广西势如破竹,解放的城市像春花竟放。1949年11月23日解放桂林,25日解放梧州,12月4日解放南宁,桂系匪帮看見一切都無可挽救了,就在它黑暗統治

宣佈死亡的一瞬間，發洩它殘暴的兽性，給广西全省来一个毀灭性的大破坏：

它下令炸毀南宁、梧州、桂林、柳州四大城市和八步矿区的大建築物；

它把所有的槍枝子彈全部交給地主惡霸；

它把各种各類的特务組織分散潛伏于大小城市和广大农村；

它下令匪軍及伪机关逃入越南，直接做法帝国主义的走狗；

它把巨量的国家物資財富拋入河中。

总之，稍有一点人性的人所做不出的事，它都做了。这时，桂系匪帮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广西全部毀灭，做不到就埋藏禍根，妄想以后回来复辟。

这些陰謀和兽行，除了一小部分得逞外，大部分都被偉大的人民力量所粉碎了。不管这些陰謀和兽行得逞与否，每一件都是証据确鑿的，下面就是它的人証物証。

当时任伪第一区行政專員、广西解放时向解放軍投降的虞世熙指証說：战犯白崇禧亲自打电話給他，要他破坏八步平桂矿务局，他沒有执行。

当时任伪第三区行政專員、广西解放时向解放軍投降的馮璜指証說：战犯李品仙打电話报給他，要他把梧州水电設備一律破坏，他沒有执行。

当时任伪桂林市長、广西解放时接受和平改編的韋瑞霖指証說：战犯白崇禧派伪工兵第八团和伪桂林警备司令部去破坏桂林水电厂，桂林电信局、漓江浮桥。桂林水电厂由于工人們英勇护厂，未被破坏。桂林电信局被破坏电机一座。漓江浮桥被破坏一部分。白崇禧逃到柳州后还打电話給伪桂林警备司令部督促他焚燬伪桂林市政府的档案、地籍圖册、戶口表册，和执行空室清野計劃，他沒有执行。

当时广西大学教授張先辰說：战犯白崇禧命令伪工兵团去炸燬广西大学，由于广西大学員生工警护校戒备周到，这陰謀不得逞，只留下美制 TNT 黄色炸葯六箱（每箱重一一六磅）在校門口。

当时居住柳州的民主人士黃夢年指証說：白崇禧逃离柳州前，派

特务和工兵破坏柳州的水电厂和广播电台。水电厂为工人英勇护厂,阻止了破坏的陰謀;广播电台則被破坏了。又焚燬柳州飞机場的电油,历时兩日才熄。

当时任南宁伪警察局長唐超寰供称:白崇禧逃离南宁时,派伪工兵十六团及伪南宁警备司令部特务將南宁电信局、电力厂、自来水厂及各倉庫彻底破坏,后因伪工兵十六团給人民拉过来了,沒有听从白崇禧的命令。白崇禧又委了一批所謂支队司令,聞說有十二个,都是特务头子和惡霸头子,佈置到各处潛伏。

原任伪桂西軍政区司令官,广西解放时接受和平改編的莫树杰和原任伪黔桂边区司令官广西解放时接受和平改編的張光瑋共同指証說:白崇禧逃走前,以軍統特务伪国防部华中視察組和原由大特务头子戴笠統屬的老牌特务伪交通警察总队为骨干,編为一个所謂“粵桂边区縱队”和几个支队,分配于桂东、桂南、桂中各伪軍政区,再分散潛伏于各县。

南宁区旧職員訓練班學員黃輝伍于1951在該班控訴:白匪崇禧逃走前,曾下令將各匪軍剩余軍火全部出賣或借与地主惡霸。黃輝伍又控訴:在南宁解放的前夕,他亲見白匪崇禧以輪船及大小木船各九艘,將柳州軍械厂器材及其他軍用品拆卸运来南宁。剛到永淳县,南宁就告解放。这些机器和物資,由白匪的走狗莫蛟帶領匪徒連夜傾倒河中,連船也鑿沉了。

伪华中軍政長官公署的“官佐”在解放后供称:伪华中軍政長官公署原組織所謂“突击队”,白匪崇禧在逃走前下令这些所謂“突击队”分散到桂北、桂东、湘南、湘西一帶潛伏。又命令各中等学校的軍訓教官一律不許撤退,須在“淪陷区”担任“遊击”及“情报”工作。又在迁江县一帶焚燒汽車三百多輛。沿公路的电綫都破坏完了。

伪广西省政府的職員在解放后控訴:南宁解放前数日,黃匪旭初下令把伪广西省政府迁往龙州,准备必要时入越南。

上面所說的都是桂系匪帮在潰敗的时候,要破坏广西,佈置土匪特务潛伏扰乱广西,和投降法帝国主义,企圖借法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危害祖國的鉄的証据。



桂系匪帮投降帝国主义，企圖借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危害祖国的証据还多着，我們知道，伪十七兵团刘嘉树匪部是在广西解放时逃入越南，后又窜回国境騷扰，为人民解放軍全部歼灭的。刘匪嘉树被俘后供称，他之率领匪部窜入越南，是白匪崇禧所下的“命令”。我們又知道，原来盤据龙州一帶的姚槐匪軍也是在广西解放时逃入越南的。原任伪第六区行政專員广西解放时起义的賴慧鵬指証：他起义后，逃入越南的匪首姚槐还打电报給他，要他把部队帶入越南。这个电报赤裸裸地把桂系匪帮勾結法帝国主义来危害祖国的情况暴露出来，我們看一看这个电报罢：

限即到靖西賴專員福田兄：密。……前接貴区亥元电訊，惊悉吾兄于亥元率部“降敌”，聞訊之余，曷胜扼腕。……現我“当局”已另辟“途徑”（按：指投法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以圖“恢复”。所屬部队經由武鴻卿先生（按：此人为越南的反动头子）率领間关入越，組織“越南建国軍”，已得法軍当局同意。旭公（按：指黃匪旭初）已携大批美援，飞抵河內，接济指揮，現各部已抵达那岑、七溪附近，協同法軍扫蕩越盟（按：这就是投降法帝国主义，破坏我們兄弟之邦的越南人民解放运动的自供），进行甚为順利。弟經奉委为“越南建国軍第二軍軍長”。所部四千余人由伍師長宗駿率领到达那岑，弟日內亦將率领所部，向那岑进行，当大有希望，深盼吾兄“翻然悔悟”，迅率所部由碩龙入越，向七溪、那岑方面靠攏，共成“大業”，則兄之一切，弟敢以数十年之“信譽”与生命为兄担保，絕無問題……弟姚槐亥感秘印。

这个把桂系匪帮出卖祖国、投降法帝国主义、危害中国人民革命和越南人民革命的陰謀和罪行和盤托出的电报，每一个中国人民看了都感到無限的可恥和痛恨。

然而不管桂系匪帮怎样殘暴狠毒，在人民革命的鉄拳下，还是迅速而悲惨地敗亡了。仅仅是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李品仙等少数匪首靠飞机逃命，仅以身免；少数匪軍由姚槐率领漏網逃入越南，直接做法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除此以外，所有匪軍、所有大大小小伪机关，包括白崇禧直接統屬的伪华中長官公署，黃旭初直接統屬的伪广西省政府，李品仙直接統屬的伪桂林綏靖公署在內，全

部歼灭。从此,桂系匪帮在广西的殘暴封建統治宣告死亡,广西人民永远脫离黑暗获得光明。

### 九、广西解放后十六个月的严重匪乱

在人民革命的鉄拳下,桂系匪帮是迅速地敗退了,李宗仁逃到美国,白崇禧逃到台灣,黄旭初逃到香港,其他大小匪首或逃到香港,或逃澳門,都在美、英帝国主义包庇下,一方面过着荒淫無耻的生活,把二十五年来在广西搜刮剝削的民脂民膏作豪华奢侈的揮霍。另一方面还不甘于死亡,而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津貼”,在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指揮下,派遣特务潛回广西破坏,和主使它敗亡前在广西佈置潛伏的特务土匪地主惡霸暴动作乱。广西解放后十六个月的严重匪乱,完全是桂系匪帮一手做成的。1949年12月中旬到1951年5月以前的十六个月的艰苦緊張的勦匪,和1951年5月到6月的肃清敌匪,根据1951年8月1日《广西日报》登載的統計数字:共歼灭土匪四十四万四千四百三十一人,其中师級以上匪首八百六十九名。又根据解放军广西軍区司令員李天佑在1951年5月1日的广播报告:十六个月的勦匪成績,主要繳获輕、重机关槍二千八百八十三挺;長、短槍三十万一千零七十四枝。这些土匪就是桂系匪帮在潰敗前所鼓动和組織的地主惡霸和慣匪,以及潰敗时佈置潛伏的匪軍和特务。这些土匪的武器就是上面所指出的桂系匪帮潰敗前以所謂“民間私有槍枝管制办法”为假面具所掠夺的民槍,和潰敗时以变卖方式或借与方式交給地主惡霸的槍枝。所歼灭的匪首沒有一个不是桂系匪帮所豢养、扶植,或預先佈置潛伏,或从香港澳門等地派遣回来的特务头子、慣匪头子、或反动軍人。如击斃的匪首中的:

匪四十八軍副軍長盧英龙就是桂系匪帮所豢养特务头子,曾任伪梧州警察局局長。

匪桂中軍政区司令何次三就是桂系匪帮所扶植的雜容县的慣匪头子大惡霸。

匪第一方面軍軍長兼第五專区專員辛升粹就是桂系匪帮所豢养的走狗,曾任田陽等县的伪縣長。

匪五十五軍軍長黃鉅英就是桂系匪帮所豢养的特务头子兼大惡霸，曾任伪省参議員及伪武宣縣長。

匪桂东軍政司令韓夢軒就是桂系匪帮所豢养的反动軍人，曾任所謂夏威兵团司令部的伪科長。

又如俘获的匪首中：

伪桂东軍政区副司令甘竟生就是桂系匪帮所勾結的軍統特务头子，曾任伪龙州国际警察局局長。

匪四十八軍軍長楊創奇就是桂系匪帮所豢养的反动軍人，曾任伪一二九师師長。

匪黔桂边区副司令林圖暄就是桂系匪帮所豢养的反动軍人，曾任伪保安第四团团長。

匪一二六軍軍長林秀山就是桂系匪帮所扶植的大慣匪大惡霸。

匪桂中軍政区副司令向天雷就是匪首黃旭初逃到香港之后所派遣潛回广西的特务头子。

上面所举的不过是無数例子的一小部分。总之，广西解放后十六个月所清剿的土匪都是政治性的土匪，無論匪首或匪徒，都和桂系匪帮有关的。不是桂系匪帮潰敗前所佈置潛伏的，就是桂系匪帮的头目逃到香港之后派遣潛回广西的。

## 十、几件土匪暴乱的例子

我們再从几件土匪暴动和扰乱的例子，更能具体地看出桂系匪帮潰敗前怎样佈置土匪特务潛伏，潰敗后怎样接济和主使土匪特务暴动扰乱，来殘害广西人民。

第一件是土匪头子兼大惡霸鍾祖培的恭城暴动。1949年11月中旬，广西快要解放的时候，桂系匪帮派伪桂林綏靖公署軍官吳某到鍾祖培家中密商。不久，白崇禧又电召鍾祖培到桂林面談。广西解放后白崇禧又派特务梁庆从香港潛回和鍾祖培聯絡，并發給黃金二十兩作为組織暴动的經費。鍾祖培就糾集各路土匪在1950年2月13日开始暴动，攻打恭城县城和恭城屬的嘉会、栗木、蓮花、和平等乡。这次暴动历时三个月才为人民政府所剿平。

第二件是特务头子甘竞生和反动軍人楊創奇、徐威衛等的騷扰潯江、僑山一帶。特务头子甘竞生于1949年10月便接受桂系匪帮委派为伪桂东軍政区副司令官，在桂林向匪首白崇禧領得三八式步槍数千枝，輕机槍百余挺，迫击砲数門，卡宾槍数十枝，彈藥三十余万發，無綫电机一部，銀洋一万元。广西解放后甘匪率領匪軍逃入僑山。1949年12月佈置匪首甘丽初潛往香港，勾通桂系匪帮和台灣蔣匪帮和甘匪竞生的联络。甘匪竞生得到桂系匪帮和蔣匪帮的指示，就在僑山附近十余县橫行騷扰。1950年5月及9月甘匪竞生又先后派特务甘杜、欧天貴等潛往香港，分向美蔣匪帮和桂系匪帮报告，获得指示后，更把扰乱的区域扩大，于1950年10月組織平南、藤县等县伪政权。反动軍人楊創奇本是桂系匪帮所豢养的走狗，广西解放时所率領的匪軍被解放軍歼灭于桂平县的木根乡，楊匪化裝潛逃到香港。1950年3月在香港为桂系匪帮“委派”为匪四十八軍軍長，領得一年的活动費和电台三部，同特务郑英潛回广西，糾集土匪在僑山、大黎一帶暴乱。后来和甘竞生、林秀山兩股土匪合流，扩大了僑山周圍二十余县的扰乱。反动軍人徐威衛也是桂系匪帮所豢养的走狗，1950年3月初在昭平县木格乡糾集匪徒到蒼梧县京南乡暴动。暴动后即派特务徐华新潛往香港与黄旭初、李品仙兩匪首联络，得到黄旭初的“指示”归楊匪創奇“指揮”，充当匪四十八軍一七四师師長，扰乱蒼梧、昭平、藤县一帶。这股扰乱僑山周圍二十余县土匪，到1951年3月初才为人民政府全部肃清。

第三件是四十八寨的土匪扰乱。四十八寨的土匪是1950年桂系匪帮和蔣介石匪帮在香港派遣特务头子向天雷和匪首潘荣齋潛回广西，糾集中渡、百寿、榴江、雜容各县的地主惡霸和土匪特务，以四十八寨为根据地，橫行騷扰。雜容县的大慣匪大惡霸头子何次三自称“桂中軍政区司令”，特务头子向天雷自称“副司令”，桂系匪帮所豢养的走狗中渡县大惡霸覃正旺自称“联防总指揮”，在四十八寨一帶打家劫舍，奸淫擄掠，無所不为。这股土匪在1951年4月才为人民政府勦平。

上面三个例子就是桂系匪帮潰敗前預伏土匪特务，潰敗后派遣

特务匪首潛回广西策动匪乱的典型例子。此外还有一个桂系匪帮不打自招的投降美帝国主义和主使指揮广西的土匪暴乱的一个有力証据。这就是桂系匪帮头子黄旭初用一塊小白綢写給柳江县匪首林茂权的亲笔信。这封亲笔信由特务李仁从香港帶回广西交給林茂权，人民解放軍于1951年勦匪歼灭林茂权匪部时鹵获的。这封信于1951年8月在南宁市举行的勦匪胜利展覽会上展覽过。信是这样写着：

林茂权兄惠鑒：柳州来人多称道吾兄“反共”成績，佩慰之至。台灣前途已被其自己毀灭，吾人“救国”应另起爐灶。“李代总统”在美謀取援助，已有眉目，囑与国内“反共領袖”密切联系，特以奉聞。“湘桂黔边区司令官”陈与參“忠貞”而有办法，鄙意“貴部”能归入其系統，必于公于私均有裨益。祈为卓裁。茲乘李仁“同志”回省，順托致意不一。黄旭初“民国三十九年”十一月一日。

从上面土匪暴乱三个例子和匪首黄旭初这封不打自招的亲笔信，我們更能看出桂系匪帮与人民为敌到底，敗亡后还殘害广西人民的猙獰面目。

### 十一、广西人民因匪乱受害的一些統計

由于桂系匪帮的不死心，敗亡后还策动土匪暴乱，它給广西人民的損失是無法估計的。1951年5月在南宁市举行的反革命罪行展覽会根据不完全的統計，解放后的匪乱情况是这样：

土匪特务組織暴乱五十二次；

襲击区、乡政府二百四十七次；

圍扰县城五十二次；

杀害农会會員民兵和村干部三千七百〇三人。

至于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更計不胜計。勦匪胜利展覽会公佈1950年下半年被土匪搶劫和破坏的重要項目和数字有：

粮食五千四百万斤；

桥梁六十四座；

电綫九十三万二千八百二十七公斤；

房屋二万五千六百間；

生豬一十六萬頭；

耕牛二十萬頭；

被服七十五萬八千件。

我們再看幾個具體的例子：

鍾祖培股匪在恭城暴動就焚燒民房一百多間，搶劫民家二百多戶，殺死革命幹部和羣眾三百五十餘人，毀損公私財物十萬元以上。

甘竟生股匪殺害農會會員、民兵、村幹部及羣眾二百四十四人，搶劫耕牛二百七十七頭，劫掠其他財產及焚燒房屋無算。

徐威衛股匪殺害農會會員、村干及羣眾六十餘人，搶劫公糧及農民糧二十四萬斤，勒收行水達九萬五千元。

李勝初股匪殺害人民及幹部三百餘人，搶劫公糧和人民財物及勒收行水約值大米六百餘萬斤。

上面這些例子不過是廣西解放後十六個月的嚴重匪亂所受損害的一小一部分，至於廣西全省所受的更無法統計。再加上嚴重匪亂的十六個月中，交通阻塞，行旅不通，偏僻鄉鎮更居住不寧，而致農民不能耕種，商人不能做生意，工人沒有工做，教師失業，學生失學，所受的損害更是計不勝計。這些損害都是桂系匪幫欠下廣西人民的血債。

第六期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頁	行	誤	正
10	23	按到	接到	46	17	陰謀	陰險
18	12	目的地	目的	72	5	(如	如
36	2	清設	請設	96	16	奉行	舉行
37	5	節約	苛約	107	23	狡猾	狡狴
43	14	驚愕	驚愕	109	7	戎變	政變

## 庙街的回忆

陈 拔口述 陈 鐸筆記

1919年8月江亨、利川、利捷、利綏四艦奉令由吳淞口起航前往哈爾濱建立江防据点。这个計劃是由当时海軍部司長王崇文向部長薩鎮冰倡議經總統徐世昌的同意而決定的。从我国沿海派艦前往哈爾濱必須通过苏联內河——黑龙江下游的一段航綫，按国际法的規定須先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始能航往。然王崇文以为黑龙江一帶新政权尙未完全建立，情况比較紛乱，作一次試探式的航行，諒不至遇到什么阻碍。

四艦均系小艦，于八月底抵达海參崴。在海參崴港口停泊着英、美、法、日本等国的許多軍艦，我国的海容軍艦亦列其中。海容艦長林建章曾在次日宴請我們四艦的正副艦長表示慰勞，可是不願意向我們說出該艦駛到海參崴的來意。

出海參崴，經数日的航程，穿过韃靼海峽，已到黑龙江江口的洋面。为着要寻找一位領港人員引导我艦入江，四艦暫時下錨在海峽北端的一个小島港內。島上住的是韃靼人，只有少数俄人杂居其中，出乎我們意料的是他們都会操華語。当我艦下錨港內时，有日本魚雷艇四艘亦尾隨而至，分泊在我艦的前后，这显系偵察我艦的行動。經過兩天，日本魚雷艇离去后，即有一位俄人告訴我們說：由此島——韃靼島至黑龙江江口尙有二十余哩的航程，这一段航程中，暗礁暗沙頗多，本来水面置有浮标，来往船只可以按标行駛的，几天以前我們听說有中国軍艦即將开到此地，并听說日本人在你們到达之前，已把水上浮标全部撈起。現在这一段航程，茫無定向，要到江口必須經過暗礁暗沙，危險殊甚！我們听过之后，除对这位俄人表示感謝外，同时理解到兩天以来虽出重金却聘不到一个領港的人，其中是不無原因的。

九月上旬，北地的風霜已日見緊迫，我們預計內河的結凍期間在即，若不繼續冒險前進，那時才是進退維谷。於是決定江亨領隊，三艦隨後，每見水面有紋，即放舢舨探測深度，這樣徐徐而進，竟安然駛達廟街。

廟街靠山面水，鎮上頗見繁榮，且住有華僑二千餘人，多系在此為商。他們見中國軍艦到此，紛紛來艦參觀，并由他們介紹了一位河北人佟姓領港，準備次晨趕程前赴哈爾濱。

這次的航行，由利捷領先，江亨旗艦殿後，溯江而上。利捷的艦長是林熙藩，我是副長。佟領港就住在利捷艦上。行了兩天望見前面有一座雄偉壯麗的鐵橋，我們正在和佟領港談論這座鐵橋時，突然鐵橋一边的山坡上砲聲大作，砲彈前後左右落在我們的艦旁。江亨艦長陳世英見砲發不絕，立即旗示各艦駛回，日暮到一小村前泊下。這時我們由村上一個韃靼人口中聽到，那邊山坡上有日本駐軍，橋下附近並佈有水雷。種種的事實證明了日軍確是不斷想法阻止我們的四艦前進的。但是，據說不久這江上便要結凍了，所以四艦的正副艦長共同決定，不如先在廟街過了凍期，到明年春天之後再作計議。

回到廟街，陳世英艦長請佟領港為通譯員，訪問了當地的白俄駐軍長官，借了江濱的土塢過凍，并由僑民代覓了官兵宿舍。各艦除每日各派二人輪流看管外，其餘官兵全部住在宿舍里，按照艦上平時所定的規章操作。佟領港也和我們住在一起，為我們作通譯員。此外，我們還聘請了一位俄籍寡婦來教我們學習俄語。

十月底，廟街已被冰雪妝成銀樣的市鎮了。連着幾天我們聽到了紅軍游擊隊逐漸逼近廟街的消息。當紅軍離廟街只有三十里的时候，我們見到了日本軍隊和白俄軍隊聯合出發截擊。這一天有一個白俄軍官來見陳世英艦長說，紅軍距此不遠，勢要佔領廟街，廟街被佔，對我們四艦自有不利，要陳世英艦長速整武裝協同出擊。陳艦長答以四艦乃是客軍，借此過凍，不便干涉他們的事情，且艦上皆系水兵，不知陸戰。那個軍官听后說：“如果你們不答應，我們自己就要動手拿走四艦的武器了。”說完恨恨而去。白俄軍官走后，陳世英艦長立即下令四艦官兵全部來艦以作戒備，并令人揚言出去：如果白俄軍前來



夺艦，我們准备人艦俱亡，但也要把庙街市鎮轟成平地。

緊張的一夜过去了。次晨，我們听到了北面的槍声逐渐迫近，并見到白俄和日本的軍隊都躲在江濱的雪堆里作战，逐渐地往东向退走，紅軍騎队从江面踏冰接踵而来，同时荷槍的步队和帶着鉄鏟等的工队也从山上滑雪而下。（工队約有二千余人，其中很多是我国山东省黄县籍的华工，有姓江、姓陈的。）他們进入庙街之后，馬上叫各商店照常營業，市街的秩序即复安定。我們亲眼看到紅軍軍紀良好，为国际所未聞的軍隊，这支軍隊使我們受到感动。

紅軍游击队进入庙街的第二天早上，陈世英艦長正要前往拜謁游击队的领导人，對他們說明四艦来此的目的和經過，而他們已先派人前来联系了。他們来了二人。一是年約四十余岁的男子，身体健壯，只有左边一臂。他就是游击队的隊長，因此后来我們都称他为一臂隊長。另一位是年約二十余岁的女子，她是副隊長，他們队中都叫她“辽娜”。他們先向陈艦長表示对中国軍艦官兵的慰問，并希望我們一切照常，不必有所疑虑。陈艦長也向他們說明四艦受阻的簡單經過，和官兵們對於他們良好的軍紀的仰慕。自此以后，隊員們常常来到我們的宿舍里，从他們的口中听到了这位一臂隊長怎样把右臂打断了的革命英勇斗争的事蹟。我們也几次被邀参加他們的晚会，辽娜还和我們在一起跳舞。

十一月間，庙街的天气愈見寒冷了。那是在温度降至华氏零下四十余度的一个夜里，我們都已蒙头酣睡了，突然被日本領事館前的一片喊声所惊醒，接着就听見了連續不断的槍声。我們都急忙起来，作好戒备。半小时后有一游击队隊員来到我們宿舍門口說：“日本宪兵襲击队部，鐘楼被佔，我們隊長中彈牺牲，現由辽娜指揮作战；請你們要注意防备，免被流彈所杀伤！”他說完了即去。我們听到一臂隊長的不幸消息，和想起他們处在这样危急的时期里，對我們客軍还这样关怀，不禁流下了憤慨和感激交織的热淚。

天亮了，槍声也漸漸稀了，远望鐘楼和日本領事館的楼上，各架着几挺机关槍，头戴毡質風帽的日本宪兵还守在那里。听說，如果有人从那边走过，他們就要开槍射杀。庙街市中区的交通被阻断了，周

圍的空气变得非常緊張,充滿恐怖,大家都担心着这些的日本宪兵会再攪出一些什么“把戏”。这时,游击队部已退到市区左边的山坡下。过了兩天,他們还没有消灭困守在这两个建筑物中的“尖帽子”(指日本宪兵)。

晚上辽娜冒着大雪單身来到我們这里来了,她和陈世英艦長大約談了半小时。辽娜去后,陈艦長立即召集四艦的官佐會議。陈艦長首先說明了辽娜亲自到我們这里的来意,他說:“游击队本来可以把鐘樓和日本領事館包圍住,还怕不能把这些日軍消灭掉么?但是这些日軍是慘無人性的,冲杀起来,無辜的人民必定会受到难以估計的損害。因此辽娜希望能借給她兩尊大砲,只要瞄得准,打得中,既可解決問題,亦可減少杀伤。借砲之事虽然关系重大,但是,几个月以来的記憶大家应当是很深刻的,我認为我們沒有理由再考虑到其他的问题了,我們應該这样做——把砲借給他們!”陈艦長說到这里,所有的官佐同声表示同意,遂决定了把江亨艦的三寸徑边砲一尊和利川艦的格林砲(五發連珠砲)一尊借給他們。

日本領事館系用全条大木(刨作四方形,厚約四五寸)堆砌建成,既極坚固又帶韌性。因此陈艦長在他們来取砲之时,除了配給他們以边砲的鋼彈和开花彈各三顆,格林砲砲彈三排共十五發外,还告訴他們說:“日本領事館建筑坚固,虽用大砲亦不易击入,必須把边砲一尊的砲座埋进坚实的地上,使射击时砲口固定,不得有絲毫移动,然后,第一發和第二發先用鋼彈鑽穿牆孔,第三發才用开花彈由孔进入,进入后爆炸,才会發揮作用。至于鐘樓方面只要用格林砲就可以了。”他們果然依法而行。我們听到格林砲只射一排,边砲之声才到四發,就看到日本領事館中已冲起白煙,日兵即逃出館外举手投降。据聞日本領事已击斃館內。投降者一百三十余人,即时驅禁东炮台一帶。庙街的秩序又恢复如常。

“借砲”是辽娜游击队和四艦官兵友誼的標誌,但也是彼此間的友誼更进一步發展的先声。

春天到了,江面的浮冰开始溶化了,日本軍艦有二十余艘又从江口向庙街进犯。我們接受了游击队員們的劝告,全体官兵回艦暫時

开往馬街小港內以避其鋒。春天的陽光照耀着庙街岸上飄动的紅旗，我們的艦只漸漸地离远了，但是我們的心还是和他們紧密地在一起，三十八年了还是紧密地在一起！

本文系当时派出四艦中的利捷軍艦副艦長陈拔亲身經歷的回憶录。其中情况由陈鐸訪問过該艦書記官方沅(現年七十一岁)，所談無誤。文中所指陈世英艦長因此事受“撤职永不叙用”处分，后改名季良才恢复起用。

## 中日兩国外交使节表

林秀华

### (1) 中国駐日使节

就 职 日 期				使节銜名	使节人名	附 註
公元	中 国	日 本	月			
1877	光緒 3	明治10	11	公使	何如璋	
1882	光緒 8	明治15	2	公使	黎庶昌	
1885	光緒11	明治18	1	公使	徐承祖	
1888	光緒14	明治21	1	公使	黎庶昌	
1891	光緒17	明治24	2	公使	李經芳	
1892	光緒18	明治25	10	公使	汪鳳藻	甲午中日战争發生后撤退返国
1895	光緒21	明治28	9	公使	裕 庚	
1898	光緒24	明治31	12	公使	李盛鐸	
1901	光緒27	明治34	11	公使	蔡 鈞	
1903	光緒29	明治36	10	公使	楊 樞	
1907	光緒33	明治40	10	公使	李家駒	
1908	光緒34	明治41	8	公使	胡惟德	
1910	宣統 2	明治43	8	公使	汪大燮	
1913	民国 2	大正 2	8	公使	馬廷亮	(临时代办)
1914	民国 3	大正 3	3	公使	陆宗輿	
1916	民国 5	大正 5	8	公使	章宗祥	
1919	民国 8	大正 8	4	公使	庄璠珂	(临时代办)

續表

就 職 日 期				使节銜名	使节人名	附 註
公元	中 国	日 本	月			
1920	民国 9	大正 9	10	公使	王鴻年	(临时代办)
1920	民国 9	大正 9	12	公使	胡惟德	
1922	民国11	大正11	3	公使	馬廷亮	(临时代办)
1922	民国11	大正11	8	公使	江洪杰	(临时代办)
1922	民国11	大正11	12	公使	廖恩寿	(临时代办)
1923	民国12	大正12	5	公使	張元节	(临时代办)
1924	民国13	大正13	1	公使	汪荣宝	
1925	民国14	大正14	4	公使	江洪杰	(临时代办)
1927	民国16	昭和 2	5	公使	張元节	(临时代办)
1927	民国16	昭和 2	6	公使	汪荣宝	
1929	民国18	昭和 4	5	公使	江洪杰	(临时代办)
1929	民国18	昭和 4	6	公使	汪荣宝	
1930	民国19	昭和 5	5	公使	江洪杰	(临时代办)
1930	民国19	昭和 5	6	公使	汪荣宝	
1931	民国20	昭和 6	10	公使	蔣作宾	
1931	民国20	昭和 6	12	公使	江华本	(临时代办)
1932	民国21	昭和 7	7	公使	蔣作宾	
1933	民国22	昭和 8	3	公使	江华本	(临时代办)
1933	民国22	昭和 8	10	公使	蔣作宾	
1935	民国24	昭和10	6	大使	蔣作宾	第一任大使
1935	民国24	昭和10	7	大使	丁紹伋	(临时代办)
1935	民国24	昭和10	8	大使	蔣作宾	
1935	民国24	昭和10	10	大使	丁紹伋	(临时代办)
1936	民国25	昭和11	4	大使	許世英	
1937	民国26	昭和12	3	大使	楊云竹	(临时代办)
1937	民国26	昭和12	7	大使	許世英	抗日战争發生后,于1938年1月,由日本撤退返国

## (2) 日本駐華使節

就 職 日 期				使 節	使 節 人 名		附 註
公元	中国	日本	月		銜名	汉 文	
1873	同治12	明治 6	11	公使	山田 显 义	Ysmada, Arayoshi	
1874	同治13	明治 7	11	公使	柳 原 前 光	Yanagihara, Maemitsu	
1875	光緒元	明治 8	11	公使	森 有 礼	Mori, Arirei	
1879	光緒 5	明治12	3	公使	宍 戶 璣	Shishido, Tama	
1882	光緒 8	明治15	8	公使	榎 本 武 揚	Yenomoto, Takeage	
1886	光緒12	明治19	3	公使	鹽 田 三 郎	Shiyota, Saburo	
1889	光緒15	明治22	2	公使	大 島 圭 介	Oshima, Keisuke	
1895	光緒21	明治28	6	公使	林 董	Hayashi, Tadasu	
1897	光緒23	明治30	6	公使	矢 野 文 雄	Yano, Humio	
1899	光緒25	明治32	11	公使	西 野 二 郎	Nishino, Jiro	
1901	光緒27	明治34	1	公使	小 村 寿 太 郎	Komura, Jutaro	
1901	光緒27	明治34	11	公使	內 田 康 哉	Uchida, Yasuya	
1906	光緒32	明治39	6	公使	林 权 助	Hayashi, Gonsuke	
1908	光緒34	明治41	10	公使	伊 集 院 彦 吉	Ishuin, Hikokichi	
1913	民国 2	大正 2	7	公使	山 座 圓 次 郎	Yamaza, Yenjiro	
1914	民国 3	大正 3	8	公使	日 置 益	Hioki, Masu	
1916	民国 5	大正 5	8	公使	林 权 助	Hayashi, Gonsuke	
1918	民国 7	大正 7	12	公使	小 幡 酉 吉	Obata, Torikichi	
1923	民国12	大正12	7	公使	芳 澤 謙 吉	Yoshizawa, Kenkichi	
1929	民国18	昭和 4	10	公使	佐 分 利 貞 吉	Saburi, Sadakichi	
1931	民国20	昭和 6	6	公使	重 光 葵	Shigemitsu, Mamoru	
1933	民国21	昭和 7	9	公使	有 吉 明	Ariyoshi, Akira	
1935	民国24	昭和10	5	大使	有 吉 明	Ariyoshi, Akira	第一任大使
1936	民国25	昭和11	2	大使	有 田 八 郎	Arita, Hachiro	
1936	民国25	昭和11	6	大使	川 越 茂	Kawakoshi, Shigeru	抗日戰爭發生后,于1938年1月28日,由上海返日

(附录) 一 日本駐伪滿“大使”表

就 职 日 期			大 使 人 名		附 註
公元	中国	日本 月	汉 文	英 文	
1932	民国21	昭和 7 12	武藤信义	Buto, Nobuyoshi	“派駐”伪滿大使，概由侵佔东北之关东軍司令官兼任，均系陸軍大將
1933	民国22	昭和 8 8	菱刈隆	Hishikari, Takashi	
1934	民国23	昭和 9 12	南次郎	Minami, Jiro	
1936	民国25	昭和11 3	植田謙吉	Ueda, Kenkichu	
1939	民国28	昭和14 9	梅津美治郎	Umezu, Yooshijiro	
1944	民国33	昭和19 4	山田乙三	Yamade, Otozo	

(附录) 二 日本駐汪伪“大使”：

就 职 日 期			大 使 人 名		附 註
公元	中国	日本 月	汉 文	英 文	
1940	民国29	昭和15 4	阿部信行	Abe, Nobuyuki	(陸軍大將)
1940	民国29	昭和15 12	本多熊太郎	Hondo, Kumataro	
1942	民国31	昭和17 1	重光葵	Shigemitsu, Mamoru	

## 主要材料来源及参考資料：

- (一)中文：外交大辞典 王卓然等 1937年，中华書局  
 日本时人辞典 汪伪外交部 1942年，汪伪、中央电訊社  
 外国人名辞典 唐敬杲 1935年，商务印書館  
 日本現代人名地名表 李 籍 1946年，正中書局
- (二)日文：日本外交年鑑 日本外务省 1943年，日本外务省  
 同盟時事年鑑、每日年鑑、朝日年鑑 (1930年版—1944年版)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 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

- 一、为保存、整理并流传中国近代史资料，特征集鸦片战争以来各种文献。
- 二、征集范围，包括：
  1. 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项的重要资料；
  2.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各项资料（包括各少数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及华侨在国外的斗争）；
  3. 苏联援助我国革命及各国人民与我国友好关系的资料；
  4. 帝国主义对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侵略等项资料；
  5. 清朝政府、北洋军阀、蒋匪帮及其他反动集团等卖国、专制、残酷剥削以及其内訌等项材料；
  6. 近代人物的重要资料；
  7. 其他重要资料。
- 三、资料形式，包括：
  1. 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等；
  2. 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访问记与历史事件的调查记录等；
  3. 人物传记；
  4. 像片、拓片及各种遗物等；
  5. 旧报章杂志、各地方志，罕见书籍等；
  6. 史料长编、年表、统计图表、资料目录及资料考订等项著述；
  7. 非汉文资料或其汉文译本；
  8. 其他。
- 四、凡保有上列资料者，请将原件或抄本寄来。惟特别珍贵、数量较大、邮寄困难以及保有人希望仍收回原件或有其他意见者，均请先行来函告知，以便商定办法。
- 五、凡可以出版的资料，即编入《近代史资料》杂志或单册印行。
- 六、凡经出版的资料及不出版而有保存价值的资料均从优致酬；凡不愿受酬及不愿公佈姓名者请预先声明。未被采用的资料如须退还，亦请预先声明。
- 七、来件除原始资料 and 旧稿本外，凡最近抄辑或编撰的稿件，均请用有格稿纸正楷抄写清楚；凡抄辑原始文件，请均按原形式，切勿改变字体。
- 八、来件请寄北京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6

1958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1958年 第6期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学出版社出版

## 編輯凡例

- 一、選輯較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及經過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歷史科學工作者參考。
- 二、編次分為原始資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兩部分，各按所述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排列。
- 三、原始資料，不拘正文或原註，均酌量選錄或刪節，但不作內容和文字上的改動。
- 四、編者在每篇資料之前酌加按語，說明其來源、原作者立場與參考時應注意之處。
- 五、資料中難免有敘事失實、觀點錯誤之處，反動統治階級的言詞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實之處，編者均酌加註釋。
- 六、資料中殘缺之字，以口代之。資料中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簡單註釋，均加在正文之內以〔 〕號標明。較長的註釋列在正文外，以陽文①號標明。佚文的增補以【 】號標明。
- 七、編者按語和校勘、註釋均以編者所知為限，不知者闕之。
- 八、紀年原文用陰曆者，酌註公曆；原文用公曆，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前者，酌註中曆。

## 重要啓事

本刊自 1954 年創刊以來，共出版 23 期，另編專刊 10 種。但定期雜誌的形式，出版時間和每本字數都受限制，不能滿足大躍進的需要。因此本刊從 1959 年起，改為不定期刊，以方便及時地較多的向讀者提供歷史資料。凡同類性質的資料編為單冊，隨時刊出。今後本刊除繼續編輯出版鴉片戰爭以來各種資料外，擬用大力編輯五四運動以來的資料。深望愛護本刊的人士多多賜寄這方面的文獻，特別是革命根據地的和各地工农羣眾革命運動的資料。

本刊向蒙大家關懷，異常感謝。今後改進工作更須大家多方加以指導，協助本刊躍進。

### 《廣東歷史資料》(季刊) 徵求訂戶

《廣東歷史資料》創刊號即將在 1959 年元旦與大家見面了。

《廣東歷史資料》將在為政治服務和厚今薄古，古為今用的方針指導下，大力蒐集和刊佈有關廣東的歷史和考古方面的資料——特別是本省人民近百年來革命鬥爭的資料。《廣東歷史資料》以原始資料作為主要征集對象，兼及資料性的文章和有關動態報導。資料範圍力求廣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民俗和少數民族狀況諸方面。

《廣東歷史資料》每本訂價五角。

歡迎訂閱！歡迎指正！

編輯者：《廣東歷史資料》編輯委員會（廣州越秀北路 222 號）

出版者：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大南路 43 號）

預訂處：全國各地郵局零售代訂處；各地新華書店

科学出版社新書預告

太平天国資料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

本書內容分为：太平天国文件和納米執照等公据的原件照片十四幅；太平天国文献共十件；清朝档案和一般記載十九篇。

这些資料，記事時間自 1853 年至 1866 年，地区也及于十几个省。其中以記載 1853 年太平軍北伐，1860 年至 63 年在江苏浙江及西南各地作战等情况較多。

1958 年 12 月出版

近代史資料（双月刊）

1958 年 第 6 期 总 23 号

編輯者	中国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地址：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电话：5.5400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厂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京）1-6,230

1958 年 12 月出版

本刊代号：2-147

本期定价：0.60 元